

庞进文集第十二卷

说龙谈凤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作者“说龙谈凤”的随笔及相关评论等共七十六篇，二十一万字，配图八十八幅。内容涉及龙凤的起源与形成，龙凤的容合对象，龙与图腾，伏羲、女娲、黄帝、颛顼等人文先祖与龙凤，龙凤的品性、精神内涵、考古发现、民俗事象，龙凤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关系，龙与西方文化中 dragon 的区别等。具有多维的文化视角、深厚的历史意识、诗性的论述风格、创新的学术观点、深切的精神关怀等特色。



作者简介：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1956年生于陕西临潼。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发表各类作品两千多篇，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庞进文集》等著作四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

微信号：pang_jin

庞进文集第十二卷

說龍談鳳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庞进文集第十二卷

说龙谈凤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Western Ontario Press Inc.

加拿大安大略省剑桥市

119 Chateau Crescent, Cambridge Ontario N3H 5S3 Canada

Tel: 001-416-729-4381

Email: wopressbook@gmail.com

2023年11月第1版

开本: 300mm x 240mm

字数: 210千字

书号: ISBN 978-1-988641-55-3

定价: \$58.00

ISBN 9781988641553



9 781988 641553

目录

雕龙绘凤颂华魂——赞庞进的龙凤文化研究（赵馥洁） /1
龙颜沧桑/5
龙的起源与形成/16
也说龙与鳄/19
蛇与龙/22
蛇在中国的考古发现/24
龙是图腾吗？ /26
人文伏羲/29
女娲：亘古弥新的文化符号/32
黄帝与龙/34
黄帝故里多处说/37
王先生说龙之误/39
颛顼与龙/41
图徽中华/44
龙和中华/47
传承华夏/49
龙禧千年/51
愿众生同“禧” /53
龙的精神/56
龙马精神/58
龙的心愿/60
龙的祝福/62
天龙/64
绿龙/66

猪与龙/68
龙与虎/70
龙戏珠/74
“厉博”的龙/76
好看的龙/78
龙之雌雄/80
龙眼/82
龙茶/84
褒姒故事与龙文化/86
卧龙/89
太平天国与龙/91
孽龙与病龙/94
贬龙者之误/97
巨龙看飞/99
矫矫龙首/108
龙腾西部/111
龙池的说法/113
龙瑞香港/115
春风二月龙抬头/118
烟花璀璨话火龙/121
狮子与龙/126
有意思的形式/127
为中国龙落选而惋惜/129
熊猫与龙/131
羊与龙（二题）/133
鱼/137

燕/139
火/141
犬与龙/143
中国人的聪明/145
“云房”照人碑/147
关于《中华探源》/149
写在《王氏家谱》面世时/151
龙凤：和谐的象征/152
慧雨庐观凤/154
凤与朱雀/157
鸾/160
向阳的凤凰/162
达天的凤凰/164
自新的凤凰/166
崇高的凤凰/168
改生肖“属鸡”为“属凤”/170
凤凰与竹/174
凤凰为何恋梧桐？/176
凤茶/178
龙飞凤舞（石兴邦）/181
学者化的作家——记著名龙文化研究专家、作家庞进（秦音）/184
井深水旺——庞进与他的龙凤文化研究（陈长吟）/187
为了和美的世界——读庞进《凤图腾》有感（陈望衡）/189
庞进答《中年》杂志社问/192
“龙=dragon”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误读——答《文化艺术报》记者魏韬问/203
《庞进文集第十二卷·说龙谈凤》后记/207



雕龙绘凤颂华魂 ——赞庞进的龙凤文化研究

赵馥洁

龙凤是中华民族的原始图徽和文化象征，是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研究龙凤文化，对于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庞进同志近二十年如一日，潜心致力于龙凤文化研究，辛勤耕耘，奋力开拓，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先后撰写了《龙的习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等多部煌煌大著，为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民族精神的弘扬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成绩是可喜可贺的，其精神是可赞可佩的。综观庞进

同志的龙凤文化研究，其特色非常鲜明——

1，多维的文化视角。不局限于某一视点，某一学科，而是以宏阔的视野、多维的视角对龙凤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观照。以学科言，广泛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考古、社会学、文学、音乐、美术、工艺、建筑、民族、民俗、神话等诸多领域；以角度言，广泛选取了定义、形相、家族、起源、图腾、演变、崇拜、神性、品格、节日、祭祀、音乐、歌舞、名胜等多维考察视角；而且在一个角度中又多层次地展开，例如对凤凰体现的崇拜因素，就分为动物崇拜、太阳崇拜、风崇拜、族祖崇拜等层次。由此形成了一种立体交叉的研究坐标，从而较全面、较细致地展示了龙凤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

2，深厚的历史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文献资料的丰富翔实。不但在其论述中引用了大量资料，作为立论的根据，而且还专门附有“文献资料”。二是龙凤形象历史演变历程的专门论述。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叙述到近现代，而且还追溯了龙凤形象在海外的传播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可以说以龙凤文化为线索，贯通了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七八千年的历史。

3，诗性的论述风格。庞进是散文家，思维活跃，想象丰富，感觉敏锐，富于激情。表现在学术著作中，就是寓感情于论理之中，寄意象于叙事之内，形成了鲜明的诗性叙述风格。而且书中蕴含了不少美丽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绘画、图片，使学术著作充满了诗情画意，成了一种情理交融、图文并茂，既具感染力又有观赏性可读性的艺术品。这是许多学院派学者的著作很难企及的。

4，创新的学术观点。龙凤文化的现代研究从“五四”以后就逐渐展开了，已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治者日多，著述日繁，在不少学术问题上，存在分歧，颇有异解，也是很自然的。学术研究贵在不断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庞进的著述在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例如，他不同意学术界依据“一元性思维模式”而主张的“龙源单一说”和“凤源单一说”，运用多元容合思维方式明确提出了龙起源于古人对蛇、鳄、蜥、鱼、猪、鹿、牛、马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龙卷风等天象，进行模糊集合思维而形成的多元容合的神物形象；凤凰起源于众多鸟禽和动物形象的多元容合。又如他通过抽象概括大量文献资料，提出龙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

显灵、征瑞、兆祸、示威等八种基本神性；它们体现和对应着中华民族畏惧、飞离、合和、悖逆、彰力、求吉等六种深层文化心理。提出凤凰具有向阳、达天、自新、秉德、兆瑞、崇高、好洁、示美、喻情、成王十大神性，七八千年漫长岁月中所流传的关于凤凰的神话和传说，可以疏理、归纳为十种类型，等等。类似于这些发前人所未发的新颖独特之论，在诸书中可谓时有涌现，每有闪光。尽管这些学术见解，仍是一家之言，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尤为可贵的是，庞进并没有在已有的学术心得上停滞不前，而是在持续的探究中，不断深化、不断更新着自己的学术见解，形成新的著作和论文，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5，深切的精神关怀。庞进的龙凤文化研究虽然颇多学术创见，但其意义却并不局限于学术上，而是有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这就是透过龙凤文化观照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探究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弘扬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这种深切的民族精神关怀，是他的龙凤文化著作的自觉宗旨。庞进认为龙凤文化的物质层面固然丰厚，而它的精神内涵却最具恒久的活力，是永不衰竭的“九州生气”。根据这一观念，他在书中提出：龙形象体现着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基本精神，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凝聚、激励、教育、警示四大功能；凤凰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求明、献身、负任、敬德、尚和、爱美、重情、惜才的精神品格。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凤图腾》一开始就开始明义地宣告：“和美是凤文化的精髓”。并意味深长地说：“用和美来概括凤凰文化的精髓，不仅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切中肯綮，纲举而目张，对我们做事、做人、搞建设，也具有指导的可资借鉴的意义。”这种从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上，对龙凤文化深层结构的思考，不只是具有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而且表现了作者深切、宏远的精神关怀。这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是十分宝贵的。

总之，庞进同志的龙凤文化研究，成绩卓著，特色鲜明，价值重大。是一项关系到发掘文化遗产、承传文化使命、弘扬文化精神、推动文化建设、促进文化交流的宏业盛举。很值得赞许！当然，对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课题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有止境认识、终极答案。龙凤文化仍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解答，许多未知之域需要开拓，希望庞进再接再厉，继续前进，拿出更新更美的研究成果。我与庞进同志相识有年，由于多次参加西安市的社科成果评奖，也曾参加过庞进同

志组织的龙文化研讨会，所以对他的研究著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承蒙他每出一书都赠送与我，阅后多有所得，总觉应有言说，今借此良辰吉日，说了上面一番话，以言读后心得，以表赞佩之意。

（赵馥洁 著名哲学家，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时任陕西省社科联主席、陕西省哲学学会名誉会长。此文系作者 2006 年 3 月 25 日在“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上的发言）





龙颜沧桑

一

用散文的笔调将龙写一写，是我久有的夙愿。可一旦坐在桌前提起笔，竟迟迟地划拉不出一个字，有一种“难言语凝咽”的感觉。尽管多年来一直对龙投注着关切的一瞥，也还出版过几部专门研究龙文化的书。

不错，龙常常被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象征物，出现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建筑物上刻它塑它，工艺品上镂它绘它，影视戏曲里演它唱它；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三千六百个门类，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座名胜；时时在在都能见到它那或嬉笑，或和悦，或怖怒的容颜，和那或盘旋，或腾跃，或奋飞的身影。

龙的状貌也接近于完美了：耸一对鹿角，乍一双牛耳；圆睁着或楚楚流情的兔目，或烨烨喷火的虎眼；狮鼻隆挺，驴嘴大张；马齿列列，獠牙赫赫；蛇躯蜿

转着悠长，鱼尾摇摆着活泼；须髯飘飘带风，鳞鳍闪闪有光；鹫趾狞厉，鹰爪勇猛……

如此这般的形态，你在生物界里是找不到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对应物的，只能分别在一些动物身上找到“零部件”。既然大自然里没有，就只好以“神物”称之了。那么，这种神物是怎么来的呢？老祖先在创造它的时候是以什么为模特儿或参照物呢？

学者们为这个问题争论得胡子都白了，然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说，龙起源于鳄，多半是凶猛的又称为“蛟”的湾鳄，和又称为“鼍”的，皮可以用来蒙鼓的扬子鳄；这种鳄，东南亚一带现在还在养殖。有的说，龙起源于蛇，你看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不就是蛇的样子吗？有的说，龙起源于云和闪电，云的升腾翻卷，闪电的曲折变化，和龙的行为多么相似啊。还有人说，龙的起源和蜥蜴、鱼、猪、鹿、牛、马，以及虹霓、海潮、龙卷风、泥石流等等有关。

讲的都有道理，可也都是眉毛上挂着个草帘儿——谁也不能将老祖先创造的东西说个根筋分明一清二楚。问题还不仅仅是岁月漶漫年代久远，而是我们中国人崇尚“混沌”，从来不认真不精确，何况七八千年前的老祖先？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湾鳄凶残伤人，蛇类阴森可怖，蜥蜴形色怪异；天上云团翻滚，山间雾带缠绕，暴雨来临时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于是一些人就说鳄是龙蛇是龙蜥蜴是龙，另一些人则说龙是云龙是雾龙是闪电……你这样说，我那样说，大家各有各的说，说得多了久了，一个“群体表象”就“模糊集合”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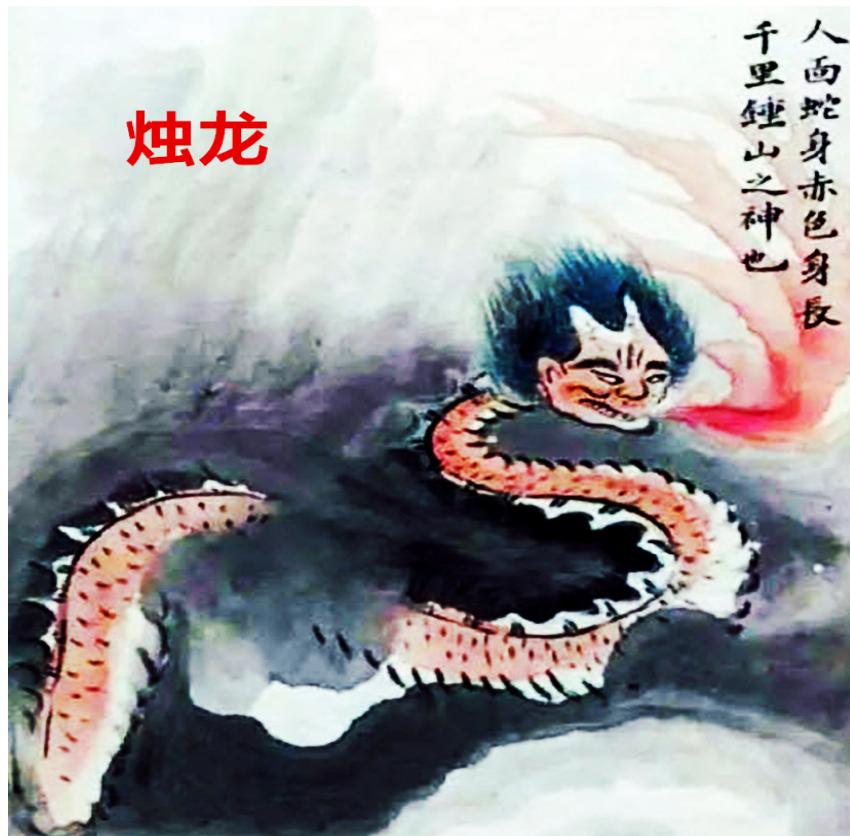
这样的“模糊集合”，起始时间就难以精确了。大概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前期吧。那个时候，原始社会这棵根系深远的大树已经长得枝叶繁茂了，人们已逐渐地走出蒙昧的樊囿，变山狩林猎为畜牛牧马，变采拾野果为种植谷物，脑子里蒸腾着万物有灵的观念，各部落也差不多都有了可事崇拜的神物。

既然是“集合”，就又投了我们中国人的另一个脾性：说一个人好，就把好多人的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好得不得了。对神也一样。龙总该有角吧？什么角最美呢？鹿的角最美，还有矫健、长寿的寓意，哪好，把鹿角拿来。龙总该有尾吧？什么尾最好看呢？鱼尾最好看，象征灵巧、体现活泼，哪好，就用鱼尾。还有威严的虎眼，富贵的狮鼻，勤劳的马齿……

二

龙从它来到世间的那一天起，大概就重任在肩了。

悠悠万事，最大的功德事莫过于开天辟地。且看这位以“烛”为名的神龙：闭上眼睛的时候，世界一团黑暗；睁开眼睛的时候，宇宙一片光明；吹口气，漫天飞雪，寒冬降临；呼口气，艳阳流火，盛夏到来。于是，有了白昼黑夜，有了春夏秋冬。据说这位烛龙先生，经常躺在西北海之外的章尾山上，口里衔一枚火精，不喝水，不吃饭，不睡觉，也不随便喘息，一喘息便长风万里，雷雨大作。如此能耐，足可以和盘古齐名了。而盘古，据说是由于一条“龙狗”变的，而且长着龙的头，蛇的身——显然也是一位功力无量的龙神。



天地开辟之后，就该创造生命、繁衍人类了。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这件伟

大的工作是由伏羲和女娲兄妹俩合作完成的。生活在既遥远，又幽美的“华胥氏之国”的“华胥氏”姑娘，到一个风景特别的“雷泽”去游玩，偶尔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便好奇地踩了一下，于是受感而孕，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伏羲”。雷泽中的脚印是“雷神”留下的，这位雷神长着龙的身子人的头。因此，伏羲本来就是一个龙身人首的“龙种”。由于再找不到其他女人，龙性在身又立志做“人类之父”的伏羲先生，只好和妹妹女娲氏小姐结婚，生下来第一批男人女人。这位堪称“人类之母”的女娲氏，也是龙身人首。这样，在那些汉代的画像石里，人类的这对父母便幸福地相依相偎，或手持吉祥物，相互礼敬，而两条龙尾，就紧紧地环绕着，亲密地交缠在一起。这大概就是“龙的传人”一说的源头吧。



伏羲女娲龙身像（汉代画像石）

三

有了人就有了争斗；争斗得厉害了，就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久了，就有人站出来朝一块统。最早对这种事情感兴趣的是先姓公孙，后改姓姬的轩辕先生，也就是后来成了大名的黄帝。

有神话说黄帝起初是雷神，既然是雷神，就和雷泽中的那位雷神一个血脉，也是龙身人首了。于是，有的典籍就直接了当地说黄帝就是“黄龙体”。黄龙体的黄帝先召集八方鬼神在西泰山会合，六条腾云搏浪的蛟龙随着他的车辇出行，为黄帝壮了行色，添了威仪。接着他便以熊、狼、虎、豹等为前驱，以雕、鹰、鸢等为旗帜，与炎帝决战于阪泉之野。获胜后，又与蚩尤再战于涿鹿之野。这次为黄帝冲锋陷阵的是生着一对翅膀的应龙；同时，黄帝还教兵士们用牛羊角吹出低沉的龙吟，以威慑那些为蚩尤卖命的妖魔鬼怪。最后，蚩尤终被应龙杀死在凶黎之谷。

为了彰记统一战争的胜利，黄帝决定在荆山下铸一尊龙鼎，鼎的周围雕刻云龙。鼎铸成后，一位神龙垂着长长的胡须，从天上来迎接黄帝。黄帝跨上龙背，群臣跨不上去，就纷纷缓拽龙须，龙须拽断了，就落地变作龙须草。黄帝乘龙飞经陕西桥山，眼见脚下万民欢呼，便下驾安抚。众百姓又拽住他的衣角死死挽留，终于未能留住，只拽下一片衣角。于是，这片衣角被葬于桥山，聚土起冢为年年代代吸引后世隆重祭祀的黄帝陵。

据说炎帝神农氏和黄帝是同母异父兄弟，说黄帝是龙，或与龙关系密切，那么炎帝也就是龙，或与龙的关系非同一般了。史书说炎帝的母亲有感于神龙而生炎帝，民间相传炎帝生下来时就具有龙的容颜，他的母亲女登曾在宝鸡姜水东岸的九龙泉为炎帝洗澡，洗完澡后又骑上一条青龙，飞到蒙峪洞隐居。那泉也是因炎帝的出生和光临才现出九条小龙的。又说炎帝三岁时就拜见龙王，要求龙王施雨要均匀。到他老死的时候，各处的龙王都争抢着要把炎帝的遗体葬埋在自己管辖的地方。最后，郿县的龙如愿以偿。直到现在，炎陵山下米水河边的龙脑石、龙爪石，还张牙舞爪、得意洋洋地笑着呢。

既然黄帝是龙，炎帝也是龙，那么，把天下的炎黄子孙都当成是龙的子孙，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



四

尧是黄帝六世孙，舜是黄帝的七世孙。相传尧是赤龙的儿子，他秉承火德，因此“赤龙应焉”。而舜即位时，曾有黄龙负河图而出；他自己也曾变作一条游龙，入黄泉，出深井。这两位都是以贤德闻名的帝王，却都没有在自己的任期内根治泛滥的洪水。他们派鲧担当治水的重任。鲧有一颗善良的爱民心，可惜方法不对头，他不懂得疏通，只是一味地填堵堙塞，甚至不惜偷来天宫里的能不断生长的神土“息壤”来堙塞。结果越塞越涨，老百姓依然被滔天的水患所困。可怜鲧劳而无功，终被尧杀死在荒凉的羽山。

鲧死后，尸身三年不腐，天神就用吴刀剖开他的肚子。这时候，一条无角的虬龙从他的腹中蹦了出来，这便是他的儿子禹。而鲧自己则化作一条黄龙，跳到羽渊里去了。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在神话中，鲧是黄帝的孙子，爷爷是“黄龙体”，孙子不化为“黄龙”，又化为什么龙呢？

承继父志的虬龙禹吸取了鲧的教训，改堙塞为疏导，辛苦奔波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疏通了江河，将水患平息。当年为黄帝的统一战争出过大力的

应龙，这次又为禹的治水事业立下了赫赫功勋：每到一处，都由它率领群龙在前面开路，它们用头和身躯冲开淤泥，用长长的尾巴规划水道，导引水流，沟通了江河湖海，使千秋万代受益。

其实，龙本来就是水神。不可离水的神性，司水理水的神职，大概在模糊集合之初就注定在身了。鳄鱼生活在水中，蛇和蜥蜴与水关系密切；云是水的凝聚，闪电伴随着雷雨；猪鹿牛马等等，没有水也都不能生存。由源于水物的水神来管理水的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龙对有关水的事情，历来都是当不让的。湖海里有龙，江河里有龙，泉里井里也有龙，几乎所有有水的地方都有龙。

既然有了管事的，那么出了事就要找你了。天旱了，找你布雨；地涝了，找你排水。风调雨顺了，抬猪献羊让你享用；江河泛滥了，就恳请你负起责任。于是，龙王庙到处都有，祈祷龙神的习俗也遍布华夏各地。

五

除了司水理水、兴云布雨之外，龙还承当着象征帝王的重任。

来由大概有两个：上古的帝王天神大都是龙，或具有龙性。像我们提到过的盘古、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唐尧、虞舜、夏禹，还有以龙为官的太昊，乘龙而行的句芒，生子句龙的共工，以猪婆龙为乐师、教飞龙效八方风音的颛顼，以及因母亲感龙才有幸出生的帝喾，等等。中国人生来尚古，喜欢效法圣贤，过去的帝王是龙，后来的帝王自然也是龙了。即就是不具备龙性，也得设法把自己包装成龙。

再说，龙要管地上的水，又要管天上的水，这就得具备在天地间来去自由的本领。它可以直达天廷，向天帝反映人间的情况；也可以从天廷下来，传达天帝的旨意，替天帝做事。皇帝不是说自己“受命于天”吗？不是自称是天的儿子，代天帝管理人间吗？显然，龙的神性和君主们的帝王性在这儿扣合在一起。于是，帝王们都成了“真龙天子”。

好像没有哪个帝王不说自己是龙的。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于是被称作“祖龙”。汉高祖是母亲刘媪与蛟龙相配或感两龙交配后所生，生得“隆准而龙颜”。楚汉相争时，范增发现刘邦具有“天子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汉景帝

梦见赤猪化为赤龙，于是有了汉武帝。晋时有童谣“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结果应在晋元帝身上。宋高祖小的时候独卧讲台前，上有“五色龙章”。唐太宗出世的时候，有二龙戏于武功县池……

帝王是龙，也就有了专供帝王使用的“龙词”：群雄割据称“龙战”，新王朝兴起称“龙兴”；未即位时称“龙潜”，即位之时称“龙飞”；面貌称“龙颜”，恣态称“龙凤”；居住在“龙脉”，子孙为“龙种”；走走路都是“龙行虎步”，死了也是“龙驭宾天”。至于“龙鳞”，乃是皇帝威严的喻示，只可顺附，不可触犯。一旦触犯，龙颜就会大怒，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就连浪漫诗仙李太白，也明白这一点：“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

六

这里触及到了我们中国人的一根敏感的神经：畏惧。

本来，龙的产生很大成分上是缘于古人对一些爬行动物和某些自然天象的恐惧。湾鳄凶残，蛇类阴毒，雷鸣电闪击伤人兽树木，云涌暴雨摧毁房屋田园，这一切都太神秘，太恐怖了。由神秘恐怖而畏怯而敬惧，由畏怯敬惧而神化，神化之后更畏怯更敬惧。

现在，龙又和帝王之权结合在一起。王权历来都有隐密无序、专制独裁，从血淋淋的一面。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帝制社会里，帝王们将至高无上威力无边的权力挥舞在手中，他们高兴了，可以和你喝茶饮酒，坐而论道，甚至唱歌跳舞，斗鸡走狗；不高兴了，轻者贬官削职，流放边野，黥为刑徒，重者杀头腰斩，五马分尸，凌迟万段。

于是，象征着王权的龙，便常常以张牙舞爪、狰狞蹈厉、耀武扬威、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目出现。芸芸草民，困于弹丸之地，财薄力散，有心抗暴，无意回天，长期的礼教训化，使那份抗暴之心也渐渐地萎缩了。因此，对这样的龙，只好或仰视拜伏，心惶惶故且敬之，或畏怯退避，意悚悚敬而远之了。

这大概就是人们在富丽堂皇的帝王宫殿参观时，对楼门上、梁柱上、藻井天花板上、丹陛石础上，那些蟠龙、卧龙、飞龙、行龙、腾龙、团龙、雕龙、绘龙，

尽管装饰得金碧辉煌，溢彩流光，且有祥云瑞气烘托，也总是难以产生亲切感、认同感的缘故。

七

事情往往不尽然。儒家讲入世参政，道家就讲出世成仙，从而“儒道互补”。龙文化也如此，有造福人类的善龙，就有祸及一方的恶龙，从而就有了斩龙除害的壮举，也说明龙未必全都是好的；有对龙的畏惧敬服，就有对龙的调侃、嘲讽、亵渎、要弄等等“大不敬”。

女娲氏当年就杀死过一条在中原一带作恶多年的黑龙。大禹也曾将一条错行水道的蠹龙斩杀在巫山三峡，至今巫山县还遗存着名为“斩龙台”的古迹。李冰父子在修都江堰时，也曾将一条孽龙擒伏，锁在“伏龙观”下的深潭中。

老百姓中同样有勇除龙害的英雄。周处便是其中的一个。一条蛟龙盘踞在义兴郡溪渚的长桥下，常常出来吞啖人畜，青年农民周处勇敢地持剑入水，与蛟龙搏斗了三天三夜，血流满溪，终于为民除害。还有叉蛟的谢盛，截蛟的邓遐，刺蛟的子羽，斩蛟的渔叟，射蛟的李增，药蛟的宣伯，砸蛟的张元，锄蛟的元仆，戮蛟的丘欣，等等。

至于对龙的“大不敬”，可以到舞龙的游戏中去体会。

每逢喜庆节日，各式各样的舞龙活动便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谷场、村巷、街院、海边乃至到城市中心展开。龙的品种丰富多彩，有竹龙、木龙、荆龙、草龙、布龙、纸龙；有由荷花和蝴蝶组成的“百叶龙”，用长板凳首尾钉上铁扣子，联在一起的“板凳龙”，将一棵棵大白菜插上竹竿，中间串以绳索的“菜龙”……人们以奔跑、跳跃、翻转、穿插、盘绕、呼喊、歌唱等，做着“龙出水”“龙摆尾”“蛟龙漫游”“玉龙盘柱”“龙参花灯”“一字长蛇”“二龙戏珠”“三环套月”“巨龙腾空”等等套路和造型。

应当说，舞龙的用意很大成分上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稼渔丰成，以至于除瘟灭邪，消灾弥难，这大半是因了龙是司理雨水之神的缘故。当然，也不排除舞龙本身的娱乐功能。长年累月忙于田间劳作，难得一次释放；五花八门的动作，众目睽睽的热闹场面，也为小伙子们展现提供了一次机会，倘若被哪位漂亮姑娘看

中，岂不应了“要龙得福”的民谚？

可是，人们或许能想到，或许想不到，他们尽情玩耍的，不仅是司理雨水之龙，也是象征帝王之龙啊！他们一会儿按下龙头，一会儿曲折龙身，一会儿掀起龙尾，把个帝王之象，折腾得威风扫地！这时候的龙，再张牙舞爪，再吹胡子瞪眼，也奈何不得了。

到了“烧龙”的份上，对龙的带有“大不敬”意味的戏耍，就接近于高潮。届时，狂欢的人们，或点燃鞭炮朝龙身上扔，或释放焰火喷龙，或把熔炉里滚烫的铁水倒出来，让四溅的火花烧龙……有的做得更干脆更彻底：在龙身里装满土火药、土烟花，要到最热闹的时候，一把火点着，只听“轰隆”一声响，龙嘴喷火，龙尾冒烟，龙身开裂燃烧……我们的水物之神、帝王之象，就在震耳的镣铐鞭炮声和喧天的欢呼惊叹声中渐渐地化为一团团灰烬。

八

将龙世俗化，是对龙的威严和神圣做矫枉工作的另一种途径。

威严的龙神能不能具有人情味呢？回答是肯定的。

相传，村姑珠凤打水时挂上来一条小黑蛇，她怜惜地将黑蛇放回井中。回家后屋中出现一位英俊小伙，将一颗宝珠放到她的手中，说自己是渭河龙君的五太子，诚谢小姐救命之恩；这是颗龙珠，放入水缸，可免天天挑水之苦。珠凤照办，果然甜水满缸，用之不竭。不久，尹姓财主欲强抢珠凤顶债，珠凤愤而投井，被乌龙搭救托起。尹姓财主又来抢亲，乌龙现出真形，口含龙珠，喷水逐浪，将财主一行冲入渭河，作了鱼鳖之食。天雾云散，乌龙和珠凤笑逐颜开，情结百年之好。

故事中的乌龙先生，诛灭强暴，救助危难，知恩图报，勇敢仗义，是很有人情味的。这样的人情味，当然不光是“龙子”们具备，在那些温柔娇美的“龙女”们身上，表现得还要更浓烈、更充分些。《柳毅传书》《张生煮海》《二奇缘》等传统戏曲中，就有这样的龙女；《许汉阳》《柳子华》《刘贯词》等传奇故事中，也有这样的龙女。

那么，现实中的普通人，能否变成龙从而具备龙的神性呢？回答也是肯定的。

相传，村童喜儿在溪水中拾得一珠，不慎吞入肚内。于是，头上生角，眼珠突出，嘴巴咧开，身子拉长，伏砚舔墨后，变作乌龙，轰隆隆腾空而去。他的父母一面追赶，一面大声呼叫。叫一声，乌龙回一次头。一共叫了十八声，乌龙回了十八次头，回头的地方就聚起十八个沙滩。乌龙惦记着父母乡邻，每年都要回家乡行雨。人们感念乌龙，每年清明节前后，都要从烟囱里冒一股青烟上去，使乌龙能准确地认出家乡。

故事中的喜儿，因吞食溪珠而变龙。还有一货郎，因误穿龙鳞胄而成龙，人称“货郎龙”；南阳人张路斯，因居水边宫殿而变龙，“夜出旦归，辄体寒湿”，人称“张龙公”……

当然不是人人都可以变龙，但你可以以“龙”为名，可以做“龙驹”，骑“龙马”，登“龙门”，上“龙虎榜”；可以“龙盘凤逸”“龙骧虎视”“飞龙乘云”“生龙活虎”“龙腾虎跃”；也可以“攀龙附凤”“望子成龙”“隆龙伏虎”“行运一条龙”；还可以“跑龙套”“摆龙门阵”，喝一杯“乌龙茶”，点一盘“龙虎斗”，吃一碗“龙须面”；养养“龙花”，打打“龙拳”，划划“龙船”，唱唱“龙歌”；“画龙点睛”地作文，“龙飞凤舞”地写字……

至此，龙已摘去神密森严的皇冠，走下神坛，以一种吉祥和悦的面孔，笑嘻嘻地来到我们中间，水银泄地般地渗入到你，我，他，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每个人身上也都有几分龙性了。

（刊于《都市》1998年第5期、《美文》1990年第4期；收入《慧雨潇然》，庞进著，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龙的起源与形成

龙是怎么形成的？历来众说纷纭，有从蛇、从鳄、从蜥蜴、从鱼、从猪、从马、从闪电、从云、从虹霓、从龙卷风等等说法。笔者的观点是“模糊集合说”，其思路是这样的：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是以原始思维面对身外世界的，而原始思维又是以直观表面性、整体关联性、非逻辑的神秘性和群体表象性为特征的“模糊思维”。这样的思维足以导致我们的祖先不清晰、不精确、不唯一地将身外世界的种种对象，集合、升华成若干个“神物”，然后加以崇拜。

在古人心目中，身外世界是神秘混沌难以捉摸的，原始模糊思维的直观性和表面性，使他们不可能像几千年后的、具有科学思维的今人这样，将雷电、云、虹、海潮、泥石流、龙卷风等分辨得清清楚楚；也不可能运用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将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的生活习性研究得明明白白。在他们看来，雷电、云、虹等在天上出现，都和雨相关，差不多是一类；鳄、鱼、鲵、蛇等在江河湖泊中穿游，都和水亲近，大体上也是一类；猪、鹿、熊、牛、马等动物也都离不开水——河马、水牛更是水中物。而且，天上的雨，落到地上便是水；水升到天上，再朝下落，便是雨。既然天上下的雨和地上流的水是一回事，那么，和雨相关的在天上和天地间出现的云、雷电、虹、龙卷风等，就和与水密切的在江河湖泊中穿游的鳄、鱼、鲵、蛇等差不多可看作是一回事了。雨水适度，牧草丰茂，谷物有成；雨水乏缺，叶草干枯，百谷旱绝；雨水过量，人畜受淹，农田泡汤。生产和生活不能不依赖雨水，雨水却常常让人们依赖不上。再看那些与雨水相关的物象：云团滚滚翻卷，变化万方；雷电叱咤长空，霹雳千钧；虹垂首弓背，色像瑰奇；龙卷风吸水带物，掠人畜，毁屋田；还有大小不一，脾性不同，长短参差，阴森怪异的蛇、鳄、蜥、鱼等等：这一切是多么神秘，多么雄奇，多么可怖可畏啊——令人惊惧不已！

于是，古人猜想了一个“神物”，主管这一切，总领这一切，支配

这一切，排演这一切。这个神物，体型是很大的，而且是能大能小的；肤色是多样的，而且是能明能暗的；还应当是有头有尾的，能起能卧的，擅爬会游的，弯转曲折的，快速行进的；总之是能量巨大的，善于变化的，天上可飞水中可藏的，容合了种种“水物”特性的，又和雨水有着特别特别密切关系的。

该怎么称呼这个神物呢？人们发现，雨水降临时，乌云汹涌，电光闪闪，相伴随的，是“隆隆”的雷声；海潮涨落，龙卷风吸水，泥石流下山，也都发出近似“隆隆”的声响；而“隆隆”声本身具备着粗壮、雄浑、深沉和悠远等特点，给予人的感觉是恐怖、壮烈、崇高和神秘。于是，人们就取其声，将这个模糊集合、多元容合起来的“神物”，以“隆（long）”这个音呼之了。

神物的发音是拟声，神物的形象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一些人说像其部族崇拜的蛇，一些人说像其部族崇拜的鳄，一些人说像其部族崇拜的蜥，一些人说像其部族崇拜的鱼，一些人像其部族崇拜的鲵，一些人说像猪、像鹿、像熊、像牛、像马，还有一些人说像云，像闪电，像虹，像龙卷风；也可能今天看像这个，明天看像那个，后天看又像别一个；还可能觉得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升到天上就是云、是雷电、是虹、是星宿，落到水中就是鳄、是鱼、是鲵，来到陆地就是蛇、是蜥、是猪、是鹿、是熊、是牛、是马。模糊思维是不讲逻辑、意识不到矛盾的，这种思维容许同一个物体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容许部分和整体、单数和复数的同一。

造字的时代到了，需要给这个以“隆”音呼之的神物搞个符号了。老祖宗最初造字，多以象形为之。那么，让这个神物够像什么形好呢？有人说像蛇，就造了几个像蛇的“龙”字；有人说像鳄，就造了几个像鳄的“龙”字；有人说像蜥，就造了几个像蜥的“龙”字；还有人说像闪电，就再造几个像闪电的“龙”字；另有人说身子像蛇、像鳄、像蜥、像闪电，头却像猪、像鹿、像熊、像牛，那么就造几个像这像那……的“龙”字好了。于是，甲骨文和金文中便有了各式各样的“龙”字。后来，逐渐演化，直到繁体字“龍”和简体字“龙”。

这样，笔者就可以这样说了：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模糊集合而创造的一种神物。先民们是以现实生物和自然天象为基础，将自己的对身外世界的疑惑、理解、猜测、想象、畏惧、崇拜等等，都投注、贯穿、体现到龙的

模糊集合中了。



甲骨文中的龙字

龙的集合过程是模糊的，这个“模糊”，既表现在集合对象的多元，即取材的多样性，也表现在集合结果和集合对象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代。这便是人们既将集合而来的神物称龙，有时又将蛇称龙，将鳄称龙，将蜥称龙，将鱼称龙，将鲵称龙，将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及闪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称龙的原因。古籍文献上讲的和人们口耳相传的“见龙”“畜龙”“豢龙”“御龙”“屠龙”“食龙”等，其龙当然不会是成为神物的龙，而是龙的某种集合对象，如蛇、鳄、蜥、鱼、鲵等动物，或闪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人们认为他们养蛇、鳄、蜥、鱼、鲵等等，就是在养龙。还有，模糊思维不排除古人在将某种动物和天象称龙的同时，也将其它动物和天象视为龙。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龙无疑是古人的一种艺术创造。它是从蛇、鳄、蜥、鱼、鲵、云、闪电、虹、龙卷风等一个个具体物象而来，经过由众多人参与的模糊集合，形成一个建立在各个具体物象之上，又涵蕴着各个具体物象的新的形象。它的形成过程，是“美”的因素集纳的过程，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间渗透着、灌注着古人的神话猜想、宗教体味、审美快感和艺术情趣。

（刊于《咸阳日报》2000年2月26日、《厦门晚报》2000年3月27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也说龙与鳄

杨万翔先生在《龙年说鳄》(《羊城晚报》2000年2月12日)一文中，言“20世纪80年代，京中一位才识超人的学者爆出石破天惊之说：‘龙在远古中原确实存在过，其原型即鳄鱼！’”又言“证据确凿的此说至今未逢挑战”“迄今尚未出现能够取代‘龙之原型为鳄’的新说”云云。

杨先生的话一半属一家之言，一半与事实不符。

“龙之原型为鳄说”可简称“龙从鳄说”，此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学固先生在《有没有龙》(《中国青年报》1962年3月13日)一文中，就讲龙的“体态由鳄鱼而来”，现代著名动物学家周建人就持这样的看法；还说鲁迅先生早年抄碑帖时，“发现石碑上有龙形很像鳄鱼”。到了80年代初，祁庆福先生明确提出：“上古时代人所传说中的‘龙’，其实就是鳄鱼的最早称呼”。此后，宋宝忠、周勋初、卫聚贤、王大有、何新等先生也都认为龙的原型是鳄鱼。

“龙从鳄说”的主要论据，一是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了约公元前4500年的龙虎蚌砌，经专家测量，其龙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关系，与鳄类身体的比例关系基本一致，而其眼眶和鼻端向上凸起的特点，也与鳄类适应水面生活所进化成的特征相符合。二是古籍中有畜龙、豢龙、御龙、屠龙的记载，学者们联系当时的气候条件，判断早期的龙就是现实中存在的动物——鳄。

笔者认为“龙之原型为鳄说”的证据不够确凿。一，濮阳蚌砌龙像鳄的成分多一些，但不能说完完全全就是鳄。西水坡大墓第一组龙虎蚌砌中的龙头和身躯的确像鳄，尾巴和腿足与鳄已有所区别；第三组人乘龙奔虎蚌砌中的龙脖颈之长，腿足之高，都与鳄相去甚远，显然取材于某些兽类（有些像马或鹿）；二，古人所畜、豢、御、屠的“龙”，可以是鳄，也可以是蟒蛇，还可以是其它什么动物。而且，不排除古人在将鳄视作龙的同时，也将蛇、蜥蜴、鱼、猪、鹿、牛、马等动物和云、闪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视为龙。因为先民们的思维是一种模



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出土的
人乘龙蚌砌（仰韶文化）



糊思维，这种思维没有确定的概念表达，不作分析或不可分析的神秘性因素占着很大的比重。它不讲什么逻辑，也意识不到矛盾，容许同一个物体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容许部分和整体、单数和复数同一。比如龙，既可以是天上的闪电、彩虹，也可以是地上的蛇、蜥，还可以是水中的鳄、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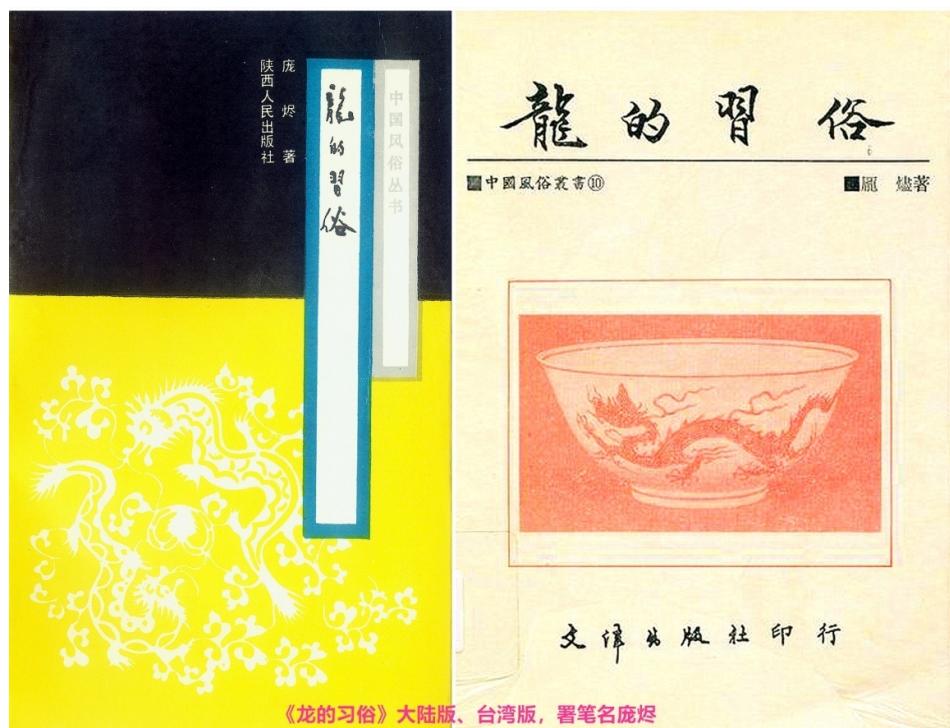
那么，鳄在龙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鳄是龙的主要的、重要的取材对象之一。这里的关键词是“之一”，而不是“惟一”。也就是说，龙的取材对象（或曰“原型”）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于鳄一个。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支持着笔者的观点：除比较像鳄的濮阳蚌砌龙之外，还有较多地取材于其它动物的龙纹出土。

至于龙之原型为鳄说“至今未逢挑战”的说法也于事实不符。

1988年，笔者在《龙的习俗》（中国风俗丛书之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0月出版；1990年7月台湾文津出版社再版）一书中，就提出“龙是古人对一些爬

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以及某些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此后，1992年，刘志雄、杨静荣二位先生在《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祥细地考察了渭河流域的鱼纹、鲵纹、漳河流域的鳄纹、辽河流域的猪纹和汾水流域的蛇纹等“原龙纹”，指出，龙起源研究中的一元论观点，即认为龙起源于某种单一原型的观点，“根本无法将已知的原龙纹安排得当，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其实，中国的史前文化是多元的，出现在各类型文化中的原龙纹也是多元的，因此龙的起源必然是多元的”。到了1998年，笔者在《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华夏文明探秘丛书之一，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将自己持的龙起源的“模糊集合说”进一步表述为：“中国龙是古人对蛇、鳄、蜥、鱼、猪、牛、马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

（2000年2月于西安慧雨庐；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蛇与龙

对蛇的崇拜由来已久，而且遍布世界各地。

居住在西非的蒂夫族人将蛇视作恩神。那是在远古的一次大迁徙中，波涛汹涌的刚果河挡住了全族人的脚步。是突然出现的一条小青蛇带领他们渡过了河水，让这些历经千辛万苦的跋涉者找到新的家园。在印度的一些地方，每年都要过一个盛大的蛇节。节日到来之际，男女盛装，向置于湿婆像前的眼镜蛇奉献贡品并顶礼膜拜。意大利的酉洛市每年也有一个蛇节。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将饲养的蛇放生。如果人们在路边遇到蛇或蛇爬到家里，就被认为是“福之将至”。

古老的中国也多有崇蛇的习俗。福建简称“闽”。闽字的写法是门内有虫，这虫即是蛇。南平市的樟湖镇建有蛇王庙一座，每年的元宵节都要祭蛇神、游蛇灯；到了农历的七月初七，还要举行隆重的赛蛇神活动。江苏宜兴有祭祀家蛇的风习。重阳节被认为是家蛇的生日，其它如元宵、二月二、清明、中秋、冬至、除夕等传统节日，也都要举行祭祀仪式。人们蒸一种盘蛇状，或人首蛇身状的“米粉蛇”，做为献礼。山西忻州、五台等地民众，将蛇视作财神，逢年过节，都要蒸一种盘着面塑小蛇的枣糕馍以“招财进宝”。

盘古、伏羲、女娲、黄帝等都是中华民族的创世纪英雄。在神话传说中，这些文化英雄多被描绘成人首蛇身。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了，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认同自己是“龙的传人”。而龙的形成，就离不开蛇的参与。一些学者认为，蛇是龙的主干和基调，龙图腾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崇龙习俗源于崇蛇习俗，是崇蛇习俗的转化和升华。对龙的起源，笔者持多元综合的“模糊集合说”，而蛇作为集合对象之一，正是这多元中的特别重要的“一元”。

考古发现支持着学者们的观点。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距今达八千年的石块堆砌龙呈长蛇形；内蒙古赤峰赵宝沟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六千五百年的陶器龙纹，

和赤峰羊场乡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五千年的玉雕龙纹，均为猪首蛇身；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出土的距今近六千年的河卵石摆砌龙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距今四千三百多年的彩陶盘龙纹，也都取蛇的成分居多。



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崇拜蛇呢？这要从蛇的自然属性上找，因为无论哪种社会属性，其根源都扎在自然属性上。蛇的习性神秘莫测，无足却能疾行，其来也快捷，去也倏忽。蛇是人类的朋友，因为它有捕鼠的本领；同时它有时又是人类的敌人，毒蛇轻轻一口，就足以致人死命；即使你大命不死，也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蛇又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相关，它萌于春，盛于夏，弱于秋，眠于冬，和农作物同步；而且雨多蛇多，水多蛇多。

还有更重要的：蛇有蜕皮的生理现象，两三个月蜕一次，蜕一次，长一节，不断地蜕皮，不断地长大。于是，人们认为，蛇不会死，蜕皮使蛇更新着生命。蛇的生殖能力很强，可以卵生，也可以卵胎生，一胎要产五至八条，一出卵壳，即可爬行。多样化的产，多子孙的生，使蛇成为古人心目中可司生殖的神灵。于是，蛇不仅仅是神秘，不仅仅是恐怖，不仅仅同农作物同步，它还可以象征生命，象征生命之链永续，象征生命之树常青，象征生命之河聚涛叠浪、气势如虹。

显然，正是这些象征，导致了蛇崇拜的普遍；携带着这些象征，蛇走进龙的队列，参与了龙的形成，龙的升腾。

（刊于《大江晚报》2001年1月19日、《文化报》第105期、《厦门晚报》2001年2月12日、《海口晚报》2001年3月7日、《西安晚报》2001年5月8日）

蛇在中国的考古发现

20世纪30年代，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施昕更先生在浙江余杭遗址群的一块陶片上发现了刻画蛇纹。到了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盖上发现了蛇纹，在上海金山亭林遗址采集到一块陶片，上面饰有蛇纹。到了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的腹部和鼎盖上、两件贯耳壶上，以及一件陶豆上均发现了蛇纹；在浙江奉化名山后遗址出土的两件陶豆残件上也发现了蛇纹。到了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杭庙前遗址一件鱼篓形贯耳陶罐上发现了蛇纹。这些蛇纹都属于良渚文化范畴。

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之一。因首次发现于杭州余杭良渚镇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包括余杭良渚、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扩张西到安徽、江西，北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影响至山西南部地带。断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200年，即距今五千三百多年至四千二百年。进入21世纪后不久，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五千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专家们认为，该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着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蛇纹在良渚文化的陶罐、陶豆、陶鼎上出现，至少说明蛇已对良渚先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影响，很有可能已成为良渚先民的祭祀灵物或部族图腾。

1991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蛇纹彩陶壶。据报道，该蛇纹由黑彩绘就，其头部略尖而圆大，颈部微细，卷曲处略粗，尾部细长有力，造型稳健，生动传神，似乎是用大写意的洗炼笔法，一挥而就，堪称原始艺术文化的杰作。此壶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广类型，断代约在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即距今约四千二百年至四千年。此蛇纹，有专家认为，是马家窑先民所崇拜

的蛇图腾在彩陶壶上的表现。

如果说考古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蛇纹还不够多的话，属于夏、商、周，及以后朝代的蛇纹就逐渐多了起来。如广泛地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的蛇纹、蟠虺纹；如出土于四川三星堆遗址中的蛇鹰阴阳形器、出土于四川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多达九件的蛇形石雕，等等。这些蛇文物，将蛇在古代祭祀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显示了出来，使我们可以做出“蛇是人天关系的中介”这样的判断。

蛇是龙的模特儿之一，是龙的主要的、重要的取材对象。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几件具有标志性的龙纹身上，我们看到了蛇的元素——

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断代在公元前 6000 年左右（距今约八千年）的龙形堆砌，其龙躯体绵长，显然取蛇的成分多，故有“蛇型原龙”或“蛇龙”之称。而同遗址出土两件龙纹陶片，一为蟠曲的尾部，一为一段盘旋的躯体，其鳞状纹饰亦如蛇纹。陕西华县仰韶文化（庙底沟期）遗址出土的断代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距今约六千年）的鸟龙彩陶盆，其“鸟龙”为“鸟首蛇身”。即其身上的纹饰取自于蛇。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的断代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距今约五千年）的彩陶瓮腹部饰有龙纹。这些龙纹，红地儿黑彩，两道或三道，看上去与蛇纹无异。

还有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断代在公元前 2300 年左右（距今约四千三百年）的蟠龙纹彩陶盘，其龙呈环状蟠于盘中，其头方而上抬，眼睛小而圆，长嘴微张，露排列整齐的利齿，吐树叶状长信。其躯体内卷似蛇，排列有对称的弧片状鳞纹。图案端庄，造型厚重，美丽而富于张力。

上述发现中，查海龙形堆塑及龙纹陶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华龙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对探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它证明早在八千年前，中华先民已经知道用龙这样的形态来表达某种宗教意识。据此，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中华民族“上万年的文明起步”的观点，并特意为查海遗址题辞：“玉龙故乡，文明发端。”而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纹彩陶盘也非常重要。专家们考证，陶寺遗址属于古“尧都”范围，此盘遂有由唐尧主政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国徽”之称。

（刊于《西安日报》2013 年 2 月 6 日）

龙是图腾吗？

图腾是人类社会早期产生的与自然崇拜、族祖崇拜、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文化现象，是环境自然力对人类的作用，和人类对自身和氏族本源追溯相结合的产物。“图腾”一词，源自北美印第安阿尔袞琴部落鄂吉布瓦人的方言“totem”，原意是“亲族”“亲属”等。图腾崇拜的核心是认为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和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是本氏族的始祖和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本氏族的保护神、标志和象征。世界各国不少学者，都对图腾这一既古老又奇特的文化现象做过考察和研究，普遍认为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有过图腾崇拜，其残余在近现代一些民族中还可以看到。

作为书面用语，“totem”一词，按迄今见到的报道，最早见于 1791 年伦敦出版的英国学者约翰·郎格（John Lang）所著的《印第安旅行记》（*Voyages and Travels of an Indian Interpreter and Trader*）一书中。1903 年，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在翻译英国学者甄克思（Edward Jenks）1900 年出版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 商务印书馆 1904 年出版）一书时，首次把“totem”一词中译为“图腾”。此后，中国学者普遍接受图腾概念和图腾理论，并认为中国古代也存在有图腾现象。

提出龙为图腾说的中国学者有姜亮夫、卫聚贤、闻一多等，时在 1940 年前后，以闻一多的“综合图腾说”最有名。闻先生在他的一篇专门谈论龙凤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人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

再恰当没有了。” 他还认为借龙凤二字来提高民族意识和情绪，是无可厚非的。关于龙图腾的形成，闻先生在他的名篇《伏羲考》说：龙这种图腾，“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随后，不少学者对龙凤图腾说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修补和发挥。

何星亮先生认为，“龙原是一种图腾，但它又与其他图腾有区别。它最初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图腾，后来演变为超部落、越民族的神，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敬奉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图腾神。”

王大有先生指出，“龙凤是炎黄子孙始祖的图腾。”“龙凤躯体上的一头、一目、一鳞、一尾、一爪、一冠、一翅、一羽，无不呈现出当年众多部族或部族联盟各自原先所崇尚图腾的标志，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血肉联系的整体性和凝聚力。”王先生甚至认为，“图腾”一语源于上古中华，是本音本读本义被传出复又返回时，被译写为“图腾”的。按他的解释，“图”的一个意思是“文”，即描绘状写事物的形象，一个意思是“自己的亲族”；“腾”即“媵”，是合婚的意思。他将图腾分为自然实体图腾和文化徽志图腾两大类，龙凤属于后者。

龙图腾说由 20 世纪 40 年代起步，至今流衍不衰，一度还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龙凤图腾说，并出现一些否定性观点。

阎云翔先生指出了闻氏图腾说的矛盾之处：“无论如何，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因为说到底，图腾制体现的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依据通行的理论和被学界接受的材料，龙作为一种图腾同时又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刘志雄、杨静荣二位先生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

有学者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时空范围上讲，前者比后者大得多。因此，某一类型文化中的某种纹饰与某一氏族的图腾划等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

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一般是不得损伤、杀害和食用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斩龙以及食龙的载述。至于王大有先生的“‘图腾’一语源于上古中华说”，论点很新颖，论据和论证却不具足，有些牵强。

针对图腾说引起的争论，有必要提出“广义图腾”说。

“广义图腾”是与“狭义图腾”比较而言的。依据中外学者对图腾现象的考察和总结。构成图腾的基本要素有：1. 图腾的实体是某种自然物（以动物为多）或天象；2. 这种自然物或天象被认为与族祖、族人有血缘关系；3. 是部族的保护神；4. 是部族的徽号标志。四条全部符合者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图腾，部分符合者即为宽泛意义上的广义图腾。

以此考量：首先，龙虽然不是某种自然物或天象，但却是诸多自然物和天象的容合。其次，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先祖，文献资料中有伏羲是雷神之子，是其母华胥氏踩踏了雷神在雷泽留下的“大迹”而孕生的描述，炎帝也有是其母女登感神龙首而孕生的说法，故可认为，在先民的心目中，龙与中华民族的先祖有间接的“血缘”关系。再次，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土的龙已有好多件，这些龙或摆在原始村落广场中央，或置于氏族首领身边，作为部族保护神和徽号标志的用意已很明显。

据此，可以做出判断：如果说龙作为中华先民崇拜的狭义图腾不是完全有理由的话，龙作为中华先民崇拜的广义图腾却是够格的。闻一多、何星亮、王大有诸位学者讲龙为图腾，实际上站的都是广义图腾的角度。

（刊于《西安日报》2000年2月16日、《厦门晚报》2000年5月22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023年10月26日修改补充）



人文伏羲

在中国，知道伏羲的人大概不在少数，一般也能讲出在那遥远的洪荒时代，伏羲和女娲兄妹成婚以繁衍人类的传说。多年前，作家刘恒写过一篇名为《伏羲伏羲》的小说，张艺谋据此拍了电影《菊豆》，很是红了一阵子。当时我有点纳闷：一个长工侄儿与女主人婢娘说雅些是“相好”，说白了是“通奸”，进而生子的故事，为何要冠以“伏羲”之名？想来想去，大概在“生命的繁殖与延续”这个问题上，二者有相通之处吧？

作为传说中的远古部落联盟首领，伏羲有“龙祖”之称。其来由是这样的：《诗含神雾》等典籍将伏羲说成是雷神的儿子，是其母华胥氏踩踏了雷神在雷泽留下的“大迹”而孕生的。雷电是龙的重要的取材对象之一，闪电为龙之形，雷

声为龙之音，雷神就是龙神，雷神的儿子也就是龙神的儿子，龙神的儿子当然是龙了。《拾遗记》是另一种说法：神母在华胥之洲漫游，忽然天降青虹，将神母缠绕，久久才散，于是神母“即觉有娠”，十二年后，生下了伏羲。由于虹也是龙的取材对象之一，其形状如龙，且两端常垂江河，民间谓之“龙吸水”。据此可断虹的后人即是龙的后人，龙的后人是龙无疑。

伏羲还生就一副“龙相”。《拾遗记》称其“长头修目，龟齿龙唇”；《春秋元命苞》称伏羲“龙颜”；《春秋合诚图》言其“龙身牛首”“龙唇龟齿”；《白虎通》说伏羲“鼻龙状”；《云中记》直言“伏羲龙身”。《三皇本纪》说伏羲降生的时候，有“龙瑞”出现，故“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伏羲怎样“以龙纪官”呢？《三坟》称伏羲任命飞龙氏造六书，潜龙氏做甲历，水龙氏平治水土，火龙氏炮治器用，降龙氏倡率万民。

始作八卦是伏羲的重要功绩了，这一功绩也被认为与龙有关。所谓伏羲“受龙图，画八卦”（《宋书符瑞志》）；“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出河”，伏羲参照此图，“以画八卦”（《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等等。

我曾将龙的精神总结概括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八个字。考察有关的典籍资料和民间传说，伏羲的所作所为与这八个字是相吻合的。

先说容合。伏羲是一个容合起来的称号。《遁甲开山图》说女娲氏之后，先后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等十五个氏族袭用伏羲的名号。伏羲还是来自黄河上游的伏羲氏与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太昊氏的容合，故称太昊伏羲氏。伏羲的创造发明很多，如织网罟、造书契、创八卦、制乐器、定婚姻、作历算、定节气、驯牛马等等。这些成就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也不是一个氏族能够做到的，是后人将众先民、众氏族的功劳容合在了伏羲身上。另外，伏羲还如上述，是祖先崇拜与龙崇拜的容合。

再说福生。无论是造书契、创八卦，还是定婚姻、作历算，等等，总之伏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造福众生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

再说谐天。《易·系辞》言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至少说明：伏羲是尊重天，即尊重自然界的；伏羲是想认识天，即

认识自然界的种种规律的；伏羲是想按照天的法则，即自然界的种种规律行事的。总之，伏羲是与天和谐的，不像当今的许多人，干的多是悖天、逆天、害天之事。

还有奋进。伏羲的生息、活动之地有多处。如甘肃天水，即古成纪，有华胥氏“生伏羲于成纪”之说，那里有伏羲庙，称“羲皇故里”；如陕西宝鸡，即古陈仓，有伏羲氏“徙治陈仓”之说；如陕西临潼，骊山顶峰上有“仁宗庙（人祖庙）”，庙内敬祀着伏羲女娲像；如河南淮阳，那里有“太昊之墟”，有伏羲女娲庙，有画卦台；如山东金乡、单县，相传有伏羲陵，等等。这说明，伏羲一族是大体上沿着黄河的流向，由西向东不断迁徙的。迁徙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开拓生存空间的过程，即奋发进取的过程。

以上我们讨论的伏羲，实际上是人文伏羲，即经过了历代人民用文化创造了的伏羲。那么，有没有一个史实的伏羲呢？我倾向于有。只是五六千年前的人事，毕竟太遥远，那个时候又没有文字，这便决定了我们只能根据一代一代的口头传说、星散的记述和考古发现来推测和想象他老人家当年的情形。这样的推测和想象是历久弥新、无穷无尽的，尽管与史实伏羲会有不小的距离。

比如，在陕北的延川县，有一个位于黄河古道、秦晋峡谷上的，被称作“乾坤湾”的大转湾。此湾转了差不多有 300 度，甚为壮观。当地人说，这是一幅“天造地设的天然太极图”，象征着天地、日月、阴阳、刚柔、乾坤等等，是太昊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创造太极八卦的地方。其实，乾坤、太极等，是周以后才产生的观念，而阴阳鱼太极图，则是晚到了元末明初时候，才由文人们创造出来——最早见于赵撝廉《六书本义》一书。这也就是说，伏羲到过没有到过这个湾无从肯定，但他老人家是不可能创造出阴阳鱼太极图的。将伏羲和太极图、乾坤湾联系起来，很大成分上出于人们寻根敬祖的愿望和美好的想象。

愿望和想象当然是必要的，对发展旅游事业、振兴地方经济也是有益的。而且，作为人文伏羲，对这些也是认可的、接纳的——因为伏羲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容合的系统。

（刊于《教师报》2006 年 7 月 19 日、《西安日报》2006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 年 9 月 7 日；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版）



女娲：亘古弥新的文化符号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七八千年来，创造了大量的旨在载传文化，并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符号。这些文化符号，有的主要取自于动物，如龙、凤凰、麒麟；有的主要取自于人，如女娲、伏羲、炎帝、黄帝。符号的功能主要是象征，即借助一种形式，反映和表达特殊的意思、别样的内容。

象征有单义象征和多义象征之分。单义象征如石榴，因其多籽，就被用来象征繁衍力强盛、子孙满堂、家族兴旺。女娲属于多义象征。我曾把龙的精神底蕴总结概括为八个字：容合，福生，谐天，奋进。这四种精神女娲身上都具备着。比如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女娲的形象、神迹和功德，就是古人对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众多女性首领容合的产物。这些首领可能还不止一代。——这样，便可解释为什么在陕西骊山之外，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陕南平利等地也有女娲氏的遗迹和传说。——顺便指出，如果将女娲氏分为若干代的话，骊山女娲很有可能是第一代，因为其生身母亲华胥氏，就生长、生活在骊山南麓。这种容合，不光发生在远古，后世也在进行着。我曾考察过骊山老母和女娲氏的渊源，发现她们原来不是一个神，是唐代以后才容合为一的。福生就是造福众生。

女娲的诸多功德，如炼石补天、抟黄土造人、做笙簧、置婚姻等等，都是造福众生的壮举；其反映和传达的勇于担当、敢于创造、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也都可以用福生和奋进来概括。

和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相适应，许多文化符号都呈现着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姿态，也即其象征义是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增加、丰富的。龙凤是这样，女娲、伏羲、炎帝、黄帝也是这样。2005年9月，我应邀出席湖南省举办的海见外华人公祭炎帝大典，在炎陵前看到这样一幅标语：“同一个祖先血浓于水，共一个中华情重于山。”我站在那里，将这幅标语读了好几遍，觉得现场好多标语，就这一幅内容最好。和我有同样认识和感慨的是几位来自马来西亚学者，他们当然都是华裔了。我觉得把这幅标语用在骊山人祖庙同样很合适。据史学家考证，炎帝、黄帝，都出自女娲、伏羲一脉。也就是说，炎帝、黄帝是女娲、伏羲的直系后裔，但女娲、伏羲要比炎黄早得多。所谓“龙的传人”一说，主要取自对女娲、伏羲及炎帝、黄帝的神化，即在古人心目中，女娲、伏羲都有龙之形、龙之态、龙之功、龙之名、龙之誉。——当然，此说只是人文意义上的说法，而非遗传学上的论断。

显然，我们应该敬祀我们的男性始祖炎帝、黄帝，也应该敬祀我们的女性始祖女娲。事实上，和炎帝、黄帝一样，女娲这个符号，早就具备着根源性的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意义，只是在现时期更需要彰显、弘扬而已。或许有人说，世界已进入全球化了，你还讲民族凝聚力，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非也！在我看来，全球化应当是世界各个民族、各种文明的多元集优化，而不是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一元“通吃”化。事实上，中华民族只有凝聚起来，强大起来，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得住脚、说得起话。——这当然不排除，在凝聚的过程中，虚心地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长处。

符号是精神的产物，精神可以变物质，换句话说就是，文化符号可以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资源。如果从塑造中华民族的始祖母、创造大神、东方美神的维度，高起点、高质量、高标准地开发和光大女娲文化，其效益当然不仅仅是文化的。

（此文系作者在骊山女娲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刊于《西安晚报》2005年11月22日）

黄帝与龙

炎黄子孙祭奠黄帝的香火，大约是从 2400 多年前燃起的，袅袅不息，一直燃续到现在。公元 2000 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而且是和世纪之交相重叠的龙年，这香火就燃得特别的红，特别的旺，特别的壮观了。有道是“遥远的东方一条龙，龙的祖先在黄陵”“龙年龙人祭龙祖，桥山盛装迎宾朋”……

那么，黄帝和龙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翻阅历代典籍，不外乎这么两条——

一、黄帝与龙关系密切。如“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得苍龙而辨于东方”（《管子·五行》）；黄帝“乘龙”（《大戴礼记·五帝德》）；“黄帝治天下……青龙进驾”（《淮南子·冥览训》）；“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上龙七十余人……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黄帝之弓”（《史记·孝武本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史记·封禅书》）；“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大山之上，驾象舆，六蛟龙”（《论衡·纪妖》）；黄帝“驾八翼之龙”（《孙绰子》）；黄帝“作龙袞之服”（《轩辕黄帝传》）；“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今本竹书纪年》）等。

二、黄帝本身就是龙。如“轩辕黄龙体”（《史记·天官书》）；“黄帝龙颜”（《论衡·骨相》）；黄帝“自以为云师，有龙形”（《列仙传》）；黄帝“日角龙颜”（《路史》）等。

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根据考古文物提供的证据，距今不会少于八千年——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约八千年的石块堆砌龙，而黄帝生存的年代距今在五千年左右。这也就是说：龙比黄帝早得多，在黄帝作黄帝，大搞创造发明，并努力地将各个部落朝一块统的时候，龙已经在先民们的想象中“成长”了差不多三千年了。

显然，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龙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工具性“神物”。进入阶



黄帝与龙

级社会以后，尤其到了秦汉时期，随着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初步完成，龙的通天、善变、灵异、征瑞、示威等诸多神性愈来愈强化，龙才被帝王们看中，才开始了它的“帝王化”。——你只要将上面的记述比照着读，就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汉以前，黄帝多是用龙、得龙、乘龙；汉以后，黄帝开始具龙颜，有龙形，甚至“黄龙体”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汉代，以及汉以后的历代帝王们都明白：要将自己说成是“应天承运”的“真龙天子”，就最好将远古的帝王，尤其是那些勤政爱民、功德很大、深得老百姓爱戴的贤明之王也说成是“龙”，这样，自己的“根”就正了，就“一脉相承”了。于是，连一个明显的矛盾都不予顾及了：如果黄帝本身就是一条升腾自如的龙，还用得着出游时再驾龙，升天时再乘龙吗？

好在模糊思维不管矛盾，怎么说着好就怎么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一代的人们接受了这些说，认同了这些说，不断地丰富、发展、完善、升华着这些说。这里面有迷信的成分，又不能斥之以迷信，因为神话和现实，无论在什么社会，都是人们生存之车的两个轮子呀。还有，尽管龙象征过帝王皇权，但是，一，帝王不全是坏的呀，黄帝不就是一个好领导吗？二，龙在象征帝王的同时，也没有和中国老百姓“断交”呀，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三、随着帝王皇权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由宫廷回到民间，由神物演变成了吉祥象

征物。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多一份吉祥的象征总被多一份灾难的预兆好是不是？况且，龙身上所具备的团结兼容、造福人类、奋发向上、与天和谐等精神要素，对我们这个泱泱古国、浩浩大族振奋精神、齐心协力向前走，总是好处多、坏处少是不是？

于是，大家便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推理：黃帝是炎黃子孙的共同祖先，黃帝是龙，炎黃子孙也就是当然的龙子龙孙。而且相信，龙的精神就是黃帝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中华国脉承龙脉，黃帝英魂壮民魂！



（刊于《西安晚报》2000年4月24日；《海口晚报》2000年5月16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黃帝故里多处说

黃帝是古代部落联盟的首领，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那么，黃帝的故里在哪里呢？至少有五说：一是陕西宝鸡。根据是《国语·晋语》载“黃帝以姬水成”，而姬水，不少学者考证在宝鸡，姬水即岐山县的岐水。二是甘肃天水。根据是《水经·渭水注》载“南安姚瞻以为黃帝生于天水”，其清水县有“轩辕谷”“轩辕窑”等遗迹。三是陕西黃陵。根据是《列仙传》载黃帝卒，“还葬桥山”，“还葬”有叶落归根之意。而桥山，在今黃陵县。四是河南新郑。根据是《拾遗记》载“轩辕出自有熊之国”，《帝王世纪》言“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五是山东曲阜。根据是《帝王世纪》载“黃帝生于寿丘”，《史记正义》称“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兗州曲阜县东北六里”。哪一说为确呢？

这使人想到了有关炎帝故里的争议。炎帝故里全国至少有四处：陕西宝鸡、湖北随州、山西高平、湖南株洲。哪一处为真呢？此问题在许多学者认可“炎帝多世说”后基本得到解决。按照炎帝八世说，出生、活动并葬于陕西宝鸡的是第一世炎帝神农，出生、活动于湖北随州的是第二世炎帝临（或帝柱）、第三世炎帝承（或其后裔），活动并葬于山西高平的是第五世炎帝明，活动并葬于湖南株洲今炎陵县白鹿原的是第八世炎帝榆罔。这也就是说，全国这四处炎帝故里都可以认为是真的。

炎帝八世说之外，还有炎帝十七世说，所谓“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吕氏春秋》）。我倾向于十七世说，理由是据有关专家考证，远古时的生活条件差，病亡率高，人们的平均年龄仅为 34.3 岁；而经过专家们对考古发掘出的上万片人骨鉴定，达百岁者无一例。《帝王世纪》言炎帝传八世共 530 年，平均每世 66.25 年，这个平均数和当时人们的平均年龄不符，若按十七世算，530 除以 17，约得 31.18，这个数字就和当时人们的平均年龄比较接近了。

炎帝多世，黃帝是否也多世呢？回答是肯定的。《古本竹书纪年》言“黃帝至

禹为世三十”，《春秋命历序》言“黄帝传十世”“或云十八世”：三种说法可合称为“黄帝多世说”。不管是三十世、十世，还是十八世，黄帝多世说都可以使本文第一段提出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即五处黄帝故里都有可能是真的。换句话说就是，陕西宝鸡、甘肃天水、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山东曲阜，都有可能是黄帝的出生地，只是各处的黄帝非同一世而已。

与“炎帝多世说”基本上得到认可有别，“黄帝多世说”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人都在著述中认同、延续“黄帝一世说”，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晋人皇甫谧之语：“（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岁。”其实，这样的说法大可质疑，因为按上述考古鉴定提供的数据，黄帝不大可能活到 111 岁。即使黄帝是位大寿星，也不可能执政百年。按《史记·五帝本纪》所言，黄帝是代炎帝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如果执政百年，黄帝就是 11 岁时称帝了。一个小孩，能指挥并取胜于与炎帝、蚩尤争夺天下的阪泉、涿鹿大战吗？显然不可能。

比照炎帝十七世的情况，我倾向于黄帝十八世；也参照炎帝每世 31.18 年的平均数，可算出黄帝族团大约传承了 560 多年（31.18 乘 18）。——这个数字当然属于推测性质，未必准确。——年代久远、资料不足，也难以准确。同样的原因，要搞清楚每一世黄帝的具体情况困难重重，但大体上可以断定，西北黄土高原，即黄河流域上、中游，至少是第一、第二世黄帝的出生地和发祥地，之后的若干世黄帝，则沿着黄河流域，甚至越过黄河流域多处迁徙，所谓“迁徙往来无常处”“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

综上所述，可以说，以“容合、福生、谐天、奋进”为精髓的黄帝文化，是十八世黄帝及其继承者、衍续者共同创造的；黄帝故里分布在黄河流域，甚至黄河流域之外的多处地方，而非一地。

刊于《西安晚报》2006 年 9 月 12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 年 1 月 18 日）

王先生说龙之误

2004年甲申清明节举行的黄帝陵祭祀大典，首次采用国家级祭祀规格，发达的资讯手段将空前的盛况展示在全球华人面前——相信看到巨龙腾飞的那一刻，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会为之震动。凤凰卫视和陕西电视台特邀有著名学者王先生进行现场讲解，王先生的博学和睿智令人钦佩，但在谈及龙时，却有错误和不确之处。

一是时序之错。

考古发现证明，中华龙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已有八九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目前可见的最早的龙是山西省吉县柿子滩岩画龙，此龙因已非具体动物的描摹，而是一种多元素的集合，虽与之后新石器时代的“原龙”有区别，但符合龙的创生规律，故可将其称为“萌龙”，即最早萌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龙。此龙距今达一万年。接下来有：出土于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石块堆砌龙，距今八千年左右；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的陶壶彩绘龙，距今七千年左右；出土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砌龙（即王先生最后展示出来的龙），距今六千五百年左右；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的陶尊龙纹图，距今六千年五百年以上；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的玉雕龙（即王先生展示的C形玉龙），距今五千年左右；采集于辽宁省建平县的龙形玉佩（即王先生首先展示的玉猪龙），距今五千年左右；出土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环形玉龙，距今五千年左右……

最早的“萌龙”因学界尚有争议，不提也可；但王先生没有提及距今达八千年、有“中华文明起源标志之一”称谓的查海龙实在是一个失误；而且，王先生认为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建平龙、赛沁塔拉龙早于距今六千四百年的濮阳龙，更是明显的错误。

二是龙的起源地说法不确。

新石器时代及随后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期。考古发现证实，在和这一时期相对应的东北红山文化，西北、中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原、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东南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南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区系类型文化中，至少产生了蛇龙、猪龙、鹿龙、鸟龙、马龙、熊龙、鱼龙、鲵龙、鳄龙、虎龙、牛龙等十余种“原龙”。中华民族的主体在这各大区系、众多类型文化的交汇影响、彼此“容合”中逐步形成，作为这个过程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龙也经同样的“容合”——历“原龙”“夔龙”“飞龙”等不同阶段而基本定型。

于是，龙的起源便具有了多方位、多地域、多元共生的特征，不仅出现于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也出现于长江流域，而王先生所讲的，龙在环渤海流域最早出现的说法显然失之片面。

还有，王先生在讲解中没有说清楚龙与黄帝的关系。其实，龙之所以能成为黄帝族崇拜、运用、比附、象征、升华的对象，是龙在多元集合过程中所形成、所体现、所凝结的精神品格，与黄帝的精神品格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龙的精神可以用容合、奋进、福生、谐天来概括，这样的精神，同样体现在黄帝身上。正是因了这样的精神底蕴，龙才走过上下两个五千年的风雨历程，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华夏儿女才成为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注：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

（刊于《西安晚报》2004年4月27日、《海口晚报》2004年5月9日）

颛顼与龙

颛顼与龙的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

颛顼位居“五帝”之列，一说他是黄帝的孙子（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一说是黄帝的重孙（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颛顼）。孙子也好，重孙也好，属于黄帝后裔是肯定的了。那么，史籍说黄帝是龙（“黄帝龙颜”“有龙形”“轩辕黄龙体”等），也就意味着说颛顼也是龙。

《山海经·大荒西经》讲有蛇化为“鱼妇”——半鱼半人的神，而颛顼“死即复苏”，也化为“鱼妇”。从中不难看出颛顼与蛇、与鱼、与龙的关系。——蛇、鱼都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龙取材于蛇、鱼，又常常以蛇、鱼的面目出现。

河南濮阳是颛顼一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史籍说他建都濮阳，死葬濮阳。那么，将颛顼同濮阳西水坡大墓出土的距今约六千五百余年的龙虎蚌砌联系起来作一番考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西水坡大墓的内容是龙虎蚌砌夹墓主人尸骨，其墓主人的身份多认为是巫师，或巫师兼部落首领。龙和巫的关系大墓本身已做了形象化的展示：龙是通天神兽，巫是祀天神人，龙摆在巫身边，巫乘龙升天。史籍载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洁诚以祭祀”，说明颛顼本人就是一个大巫。又言“颛顼乘龙而至四海”，龙作为颛顼的乘御工具似无可置疑。

西水坡大墓龙虎北侧有一组用蚌壳和两根人腿骨构成的图案，有学者认为这是北斗，进而断定此墓构图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天文星象图。北斗七星位于北方天际，是古人崇拜、敬祀的北方天神。而颛顼在古人心目中，是“北方之帝”“北方之神”，所谓“颛顼水德，位在北方”。

以上种种，说明龙与颛顼的关系是亲密的，不同寻常的，甚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尽管不能由此就断定西水坡大墓的主人就是颛顼，却至少可以说明中华民族的前身炎黄族，的确是一个与龙有不解之缘的“龙族”——这个族的历代首领



都和龙发生了关系。

2000年4月14日，发掘西水坡大墓的功臣、濮阳文化局的孙德萱先生，率出席“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们到颛顼陵一观。车是8点多出发的，到陵区也就10点左右。陵不大不小，三洞大门，红墙黄脊。对着大门是正殿，敬祀着颛顼和他的族侄帝喾的高大塑像，一个执斧，一个执尺。殿后不

远，便是二帝的堆土墓冢，皆杂树丛生。建筑有新有旧，祀殿和配殿都是新修的，青砖砌墙，琉璃作瓦；殿前却残留着不知是明还是清的老门洞，黄沙已掩其一半，墙斜砖裂，岌岌欲塌；有虬状树根斜穿门洞，却从乱砖废圮中探出峥嵘蝾蝾的两截，当地老乡焚香敬之，称作“二龙探头”。

我注意到了书在大门外东壁墙上的有关介绍：“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葬东郡顿丘城外广阳里中。……活动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东征东夷部族，南驱九黎部族，北战共工部族，发展民族联盟……静渊以有谋，绝地天通，使人神分开，社会有序；定婚姻，制嫁娶，研究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作历作乐，使中华民族步入文明时代。……功德显赫，泽被于世，尊奉为帝；因初封高阳，俗称高王。”



看来，这位颛顼，真是一位“继修黄帝之功”的，“英名远播”的古代帝王。我曾将“造福人类”概说为“龙的精神”之一，也曾分析过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大禹“造福人类”的种种业绩，那么，很显然，颛顼进入这个行列是无愧的。这也进一步说明，在“神话”和“历史”“两轮驱动”的文化视野里，龙和中华民族的创世纪英雄同一。

（2000年5月于西安慧雨庐；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图徽中华

庚辰龙年意气风发地向我们走来了。龙禧千年，千年龙禧。作为中华民族的图徽和标志，龙的形象在世纪之交格外引人注目。在世纪大典的游行队列中，我们看到了腾舞前行的九条巨龙。九，寓意九州华夏；巨龙腾跃欢舞，象征着中华儿女精神抖擞地跨入新的世纪，向着更辉煌的目标激情猛进。

是啊，从穴居野处、刀耕火种的远古走到信息时代的今天，龙一直伴随着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一个民族因龙的出现而有了自己的象征物，这样的象征物是多么的矫健，多么的华美，多么的富有生气啊！龙也因成为一个有久远文明的伟大民族的图徽和标志，而内涵深厚，而流传广远，而神采焕发，而光焰照人。

龙的民族象征物的意义，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而确立的。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差不多从汉代起，就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了。但在世界人民的眼里，龙的作为中华民族图徽的意义，还是在跨入近代的门槛后形成的。形成的重要因素是清王朝将龙的图案用在了国旗上。国旗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标志，极具图徽标志意义。

公元 1868 年 8 月 8 日，也就是清朝同治七年七月初一，从美国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开往波士顿的一列客车上，迎风飘扬着一面美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旗帜——正黄的底色，镶蓝的边，三米多宽的旗幅上，飞腾着一条五爪大龙。

这是在西方国家第一次升起的中国国旗——大清国的大龙旗。升起这面龙旗的，是清王朝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这面鲜艳的旗帜引起了好奇的西方人的广泛注意，龙的象征古老的中国、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图徽身份，也就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堂皇地展现在世人的眼眸里。

然而，满清王朝的封闭和腐败，帝国列强的凌辱与瓜分，军阀民贼的混战与独裁，使灾难深重的东方古国扑腾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远古走来的华夏巨龙，失去了周秦汉唐时的辉煌，成了无精打采的病龙弱虫。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尤其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之后，萎靡了几百年的中华龙，才算彻底睁开了眯觑朦胧的眼睛，展开了圈困已久的躯体，开始彻底告别贫穷和愚昧，告别封闭与落后，向着蓝天，向着阳光，向着繁荣和富强，携雷掣电，迅疾飞举。

如今，古老的图徽标志又洋溢着新时代的风采，节日庆典，民俗灯会，银幕荧屏，工艺画廊，繁华都市，边远乡镇，港台赛事，澳门回归……到处都能见到当代精神扑面而来的龙图龙徽。而且，图徽和标志是随人走的，哪里有华人辛勤的足迹，哪里就有中华龙矫健的身影；说汉语的人走到那里，中华龙就飞翔到那里。在新加坡，在泰国，在印尼；在欧洲，在北美，在世界各地，凡是华人居住区，或华人创办经营的公司、酒店、商号，几乎都能看到精美熠然的中华龙图。

是啊，没有哪一种象征物，像龙这样凝聚着众多先贤圣哲的梦想，浸透着无数志士仁人的血泪，也没有哪一种图徽和标志，像龙这样积蓄着、灌注着高翔天宇纵横四海的能量。写到这里，我不禁长吟高歌——

谁说你只是遥远的回忆？

民族的图徽啊，

八千年的风雨。

潜蟠霜雪重，

升举雷电疾。

几回回光荣，
几回回委屈。
滔滔血泪，
浸透了一个多灾多难的身躯。
啊，腾起，
腾起一个新的世纪，
龙的世纪。

谁说你只是幻想的神奇？
华夏的魂魄啊，
亿万人心的凝聚。
伏卧思霄汉，
振臂挽云霓。
几多多昂奋，
几多多不屈。
煌煌钟鼓，
激励着一个英姿勃发的身躯。
啊，腾起，
腾起一个新的世纪，
龙的世纪。

（刊于《咸阳日报》1999年11月24日、《西安晚报》1999年12月2日、《中国人事报》1999年12月31日、《大理市报》2000年1月1日、《都市》2003年第3期、《新现代画报》2000年第2期；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龙和中华

庚辰龙年刚好和公元 2000 年碰到了一起，算来是三千年一遇。在共和国华诞、澳门回归、千年庆典等重大活动中，龙都以盘旋腾空、欢舞前行等引人注目的形象闪亮登场；遍布华夏大地的各种各样冠以“龙”名的活动，如北京的“中华世纪龙”，山东的“飞龙在天”，陕西的“龙子龙孙迎龙年”等等，也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那么，龙是怎么回事呢？

龙是古人对蛇、鳄、蜥、鱼、猪、鹿、牛、马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头像马或骆驼，耸一副鹿角，乍两只牛耳，圆凸凸的虎目虾睛，似要喷射烨烨的火光；隆挺着狮鼻，大张着驴嘴，露出赫赫的獠牙，有时还吐出宝剑一样的舌头来；身子是蛇的，能盘曲，善弯转，悠悠长长，却生着鱼鳞；尾巴是鱼尾的样子，可以活泼地摇摆；腿是狗的，看上去很有力量，爪是鹰的，带着勾，颇凶猛。这样的形象，寄托着古人对身外自然界的猜想、敬畏、崇拜和审美情趣。

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神话中，盘古龙首，伏羲龙种，女娲具龙性，黄帝黄龙体，炎帝乃龙子，夏禹是虬龙。这些远古的英雄和龙的关系如此密切，而神话传说又和民族起源难以割离，于是，普天下所有的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

龙的精神是造福人类的精神，因为龙是水神，普降甘霖、司水理水是龙的天职；龙的精神是奋发开拓的精神，因为水中行是龙的拿手好戏，天上飞是龙的看家本领，而无论水中行还是天上飞，不聚劲凝神，不奋力开拓，就不能行得快、飞得高；龙的精神是与天和谐的精神，因为导致龙形成的动物和气象，代表着古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界。龙是人天关系的形象化表述，是古人对天道的理解、对身外众生的敬重。

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龙被最高统治者看重，成为帝王皇权争相比附的对象，龙便因此而愈发地神圣起来。然而不管怎么说，经过长期复杂的吸纳整合，龙终究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文化象征，有了徽志的意义。

时代变迁，文明嬗递，已使龙身上象征帝王皇权的一面衰落消失，而其他的与吉祥物相关的部分，却日渐强化和发扬光大。

中国有用十二生肖纪年的习俗，而龙年，则有中华民族的“本命年”之称。十二亿人，其中大约有一亿多人属龙，还有一亿多人属“小龙”（蛇）。牛、马、猪、狗等是龙的取材对象，以这些动物为属相的人，自然也就入了龙族。鸡（凤的主要模特儿）、虎与龙的关系也很密切，有“龙凤呈祥”“龙腾虎跃”之说。这样一加就更多。还有姓龙的——在中国人的五千多个姓氏中，“龙”算不上大姓，但若将“庞”“龚”“宠”“栊”“珑”“泷”“垄”“陇”“豢龙”“扰龙”“御龙”“古龙”“句龙”“祖龙”“龙丘”等含“龙”的姓氏和名字算上，人数就相当可观了。即使不属龙，也不姓龙叫龙，只要活十二岁，就得过一个龙年。这还不算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龙。这段话虽然说得未免艺术化一些，但毕竟可以看出人们对龙的热爱。

世纪之交，万象更新。凝聚着众多先贤圣哲的梦想，浸透着无数志士仁人的血泪，积蓄全民族奋发意志的中华巨龙，正向着繁荣和富强，向着壮丽和辉煌腾飞！



（刊于《人民日报》（2000年2月12日第5版）



传承华夏

庚辰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在以各种形式，迎接数千年一遇的“千禧龙”。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诞生于猿群中，我们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当然不会例外。但是，我们却说自己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这又是为什么呢？

说来话长了。为了探讨自身的来历，人类还在自己童年的时候，就开始“寻根问祖”了，于是，产生了创世纪神话，有了一串串文化英雄。这些神话英雄，多少都有些作为历史人物的实在依据，但更重要的是人文方面的意义：他们使一个民族有了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文化始祖、精神母题。

伏羲、女娲、炎帝、黄帝，还有夏禹，便是中华民族的神话英雄。

伏羲和女娲的功勋是繁衍人类。相传伏羲是其母“华胥氏”，偶尔到“雷泽”游玩，踩了雷神留下的巨大脚印后，受孕而生的。雷神的形象是龙的身子人的头脸。这样，从根子上讲，伏羲本来就是一个龙身人首的“龙种”。

龙性在身又立志做“人类之父”的伏羲先生，和女娲氏小姐结婚，生下来第

一批男人和女人。这位堪称“人类之母”的女娲氏，也是龙身人首。这样，在那些汉代的画像石里，人类的这对父母便幸福地相依相偎，或手持吉祥物，相互礼敬，而两条龙尾，就紧紧地环绕着，亲密地交缠在一起。这大概就是“龙的传人”一说的最早源头。

黄帝是部落联盟的领袖了。有神话说这位英雄起初是雷神，既然是雷神，形象上也同样是龙身人首了。于是，有的典籍就直接了当地说黄帝是“黄龙体”。黄龙体的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在一条应龙的帮助下，将分散的各部落归统于一。

炎帝是农业文明的肇始者，相传他和黄帝是同母异父兄弟，说黄帝是龙，也就等于说炎帝也是龙。史书说炎帝是其母有感于神龙而生下的，民间相传炎帝生下来时就具有龙的容颜，他的母亲女登曾在宝鸡姜水东岸的九龙泉为炎帝洗澡，洗完澡后又骑上一条青龙，飞到蒙峪洞隐居。那泉也是因炎帝的出生和光临才现出九条小龙的。

大禹是炎黄部落联盟后来的首领了。相传他是天神从其父鲧的肚子里剖出来的，一出世，便是一条无角虬龙的形象。虬龙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堙塞为疏导，在应龙和其它神龙的帮助下，终于平定了漫漶天下的水患。于是，在他创立夏朝的时候，蟠龙从藏身的地方纷纷跃出；立国之后，青龙跑到了都城的郊区。

伏羲为龙种，女娲具龙性，黄帝黄龙体，炎帝乃龙子，夏禹是虬龙，这便是普天下所有的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而且“永远永远是龙的传人”的“根据”了——谁让我们的祖先是“龙”呢。

当然，这一切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讲的。说来也算有趣，我们既承认自己的祖先是在山林间跳来蹦去的猿猴，又宣称自己是龙的后裔，矛盾吗？不矛盾。认猿猴为祖，我们依据的是科学；称龙为先，我们站的位置是人文。科学和人文互补。科学使我们破除迷信，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文使我们精神愉悦，活得情致深长，别有一番韵味。

（刊于《咸阳日报》1999年12月1日、《海口晚报》1999年12月13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龙禧千年

公元 2000 年说着笑着小跑着就向我们走来了。人生难活一百岁，能遇到一千、两千这样的整数年份，实在可算作大幸运了。有点像老百姓储蓄，多是凑得数整了才去银行，很少见人存 999 块钱或 1999 块钱的。于是大家都很高兴，纷纷以各种形式，迎接千载一逢的大喜之年——千禧年的到来。

无巧不成事。公元 2000 年，刚好是中国农历的庚辰龙年（准确些说，庚辰龙年是从公元 2000 年 2 月 5 日算起，到公元 2001 年的 1 月 23 日结束）。农历又称夏历，传说是从夏朝开始的，具体的起始年份没人能说清楚。这样也就难说哪一年是农历的千年、哪一年是农历的两千年了。因此看来，说千禧龙年，实际上是说中国农历的龙年，恰巧和公历的一个千年碰到了一块儿，这也算作一次“洋为中用”吧。

这样的“洋为中用”是不多见的。公元 1 年，也就是相传耶稣诞生的那一年，是我国西汉平帝的元始元年，干支推算是辛酉，一个鸡年。年轮转了 999 圈，到了公元 1000 年，是北宋真宗赵恒的咸平三年，干支算来是庚子，一个老鼠年。依次推算，到公元 3000 年的时候，也肯定不会是一个中国的龙年。谁有兴趣不妨算一算，下一个千禧龙年，是公元的几千年？几率大概是很少的。就是再有那么一个“千禧龙”，对活在当今的我们而言，遥遥何其远了。

按说时序是无所谓始无所谓终，没有头也没有尾的，公元纪年也好，干支纪年也好，都是人以自己的认识给天象时序以符号。问题是人一参与，就有了人文，而人文，总是传承的、积淀的，不断纳新渐次富饶的。就说中国的纪年吧，天干地支相传最早出现于夏朝或者更早，到战国秦汉之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戌亥，就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相配了。从此，每一个年份，都有了自己的生肖；每一个人，也都有了自己的属相。

按农历纪年法，十天干和十二地支配十二生肖，转一圈一个“花甲子”。这

六十年中，会有五个龙年，每十二年遇一个。中国现在有十二亿人，其中必定有一亿人属龙，加上属“小龙”（蛇）的，就是两个亿。再加上姓龙的，姓中含龙的（如庞、龚、庞、珑、陇、古龙、句龙、龙丘等），称龙叫龙的，人数就可观得很了。即使不属龙，也不姓龙叫龙，只要活十二岁，就得过一个龙年。这还不算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龙——那可是你想躲都躲不过的。

十二生肖中，龙是很特别的。其它十一肖都是自然界中常见的，多和人们的生活发生关系的动物，唯有龙是由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雷电、云、虹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神物就有神性了。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示威等来概括。这些神性，单说起来，某种动物身上或许具备，综合起来，就没有哪种动物能与之抗衡了。于是，龙一天一天地神圣起来，经过长期复杂的吸纳整合，竟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文化象征，有了图徽和标志的意义。普天下的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都以“龙的传人”而自居、而自豪了。

于是，千禧龙年就很有些意味了。从大处说，世纪新开，巨龙看飞，东方古国正好发奋雄起。对老百姓而言，千年龙瑞，吉祥可期。不见近来结婚者很多吗？大家都赶着攒着要生一个“千禧龙儿”。——美好的愿望让人心会神怡，却不免产生一点担心：大家都生“龙儿”，这些属龙的人儿，将来面临的各种竞争都会因同龄人太多而加剧。这大概是年轻的龙父龙母，以及年长的龙爷爷龙奶奶或许没有想到的。

（刊于《西安晚报》1999年10月28日、《通俗文艺报》总第452期、《海峡都市报》1999年11月21日、《太原晚报》1999年11月22日、《大江晚报》1999年11月25日、《乌鲁木齐晚报》1999年11月29日、《今晚报》1999年12月2日、《秦皇岛晚报》1999年12月28日、《佳木斯日报》2000年1月1日、《农民文摘》2000年第2期、《大自然探索》2000年第2期；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愿众生同“禧”

“千禧龙”裹着团团祥和、携着万千祝福向我们走来了。在这条“祥龙”到来之际，我很想说这样一句“龙话”：愿众生同“禧”。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龙是自然界里没有的神物了。然而，任何神物，都不会凭空产生，先民们创造龙的时候，无疑是有其“模特儿”的。

宋代人罗愿说龙有“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形成过程中的参照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狗、羊、大象、猴、蚕、螺、蝉、蚯蚓、鸟类，以及云雾、雷电、虹霓、海潮、龙卷风、泥石流、古动物化石等等，都多多少少地参与了龙的模糊集合。

如果说，龙是古人对自然界畏惧、疑惑、崇拜的产物，没有错；如果说，龙是古人对自然界，尤其是动物界理解、尊重和审美的产物，也没有错。

龙，几乎就是动物界的象征、代表和领袖。

几千年来，作为神物的龙，差不多一直是人们崇拜、敬祀的对象。经过漫长复杂的吸纳、整合、传承和演变，龙已成为我们伟大民族的一个文化象征，有着图徽和标志的意义。大家也都以“龙的传人”“龙的子孙”而自居、而自豪了。

和龙的这种倍受重视、时时处处多见其光辉的情形有别，那些曾为龙的形成贡献过力量的模特儿们，却都一个一个地过起了颠沛流离、凄凄惶惶、东躲西藏、断子绝孙的日子，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环境，都要被剥夺净尽了。

鱼是龙的比较重要的集合对象。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鸟鱼纹彩陶瓶，距今达七千年。有人说，上面的鸟鱼纹，便是最早的“凤龙纹”。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盆陶碗上，也有不少鱼纹，或人面鱼纹，说明了鱼和先民们的密切关系，反映氏族成员们对鱼的喜爱、尊重和崇拜。

神话中的“鲤鱼跳龙门”，听起来让人惊心动魄。每年的春天，都有成千上

万条黄鲤鱼，从大海百川里，从黄河的中下游，争先恐后地到龙门山来登龙门。据说登上龙门的，就会变成龙，从此平步青云，纵横天渊，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登不上龙门的，就只好“曝腮龙门”，一死了之。

不要以为“鱼跳龙门”只是传说。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深秋之夜，“鱼跳龙门”的故事真实地发生了。不过，不是发生在黄河，而是在长江。从下游来到葛洲坝的一条中华鲟鱼，为了继续上溯，拚命地向大坝冲撞，直到撞得粉身碎骨。接着，随后赶到的一批批鲟鱼，也都一次次地奋力向坝基冲刺，完全不顾由泄洪闸奔啸而下的惊涛骇浪，直到撞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漂尸江面。

中华鲟是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有“中华国宝”“活化石”之誉。过去的年年秋季，它们都要在东部沿海一带觅食养身，然后汇聚长江口，开始成双结队地溯江而上。它们的目的地是金沙江下游和宜宾川江一带，那里水流含氧量充沛，水质、水温等自然条件，最适宜“生儿育女”。

自20世纪80年代初，葛洲坝工程在宜昌江段落成后，中华鲟回“老家”的生命之路就被截断了，这种与恐龙同时代，距今已有一亿三千多万年繁衍史的珍稀动物，面临着种族灭绝，步恐龙后尘的危险。于是，就出现了上面我们看到的那极其悲壮、惨烈的一幕。

和中华鲟同样命运的，还有白鳍豚，新疆大头鱼，青海湟鱼……

“龙腾虎跃”“龙争虎斗”“龙蟠虎踞”“龙吟虎啸”等等，是我们口边常用的词汇了。这样的词汇反映了龙与虎对应与互补的关系。一个灵异善变出神入化呼风唤雨，一个勇猛异常威风八面震兽辟邪：二者携起手来，就神也有了威也有了，灵变也有了勇猛也有了。于是，我们看到了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龙虎蚌砌、看到了著名的商代龙虎尊、汉代的龙虎纹玉带钩，以及龙虎纹瓦当、铜镜、画像砖，等等。

时间的车轮滚到20世纪后半叶，作为神物的龙，依然在华夏大地上蟠踞、腾飞，而作为生物的虎，却很难听到其“啸”，看到其“跃”了。据专家们测估，野生的中国东北虎，超不过三十只。另一种我国特有的体型略小的华南虎，处境比东北虎还要糟，野生的怕只有二十只左右了。而属于亚种的新疆虎，早在20年代就在库尔勒灭绝了。

不仅仅是虎，还有滇、黔金丝猴、白唇鹿、雪豹、藏羚羊、黑冠长臂猿……

我们中国人喜欢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的图案，因为龙和凤都是老百姓崇拜的神物。龙是对诸多动物和某些自然天象的集合与神化，凤则是对众多鸟禽的集合与神化。当生死存亡问题，降临到龙的一个个集合对象头上的时候，凤的一个个集合对象，也面临着难以逃避的厄运。

猎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分布于我国东北、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营巢于高山悬崖的顶端，常栖于森林和草原。近年来屡屡成为偷猎的对象。

天鹅，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栖息地逐年减少、缩小，常被不法之徒用土枪、土炮猎杀。

还有朱鹮、黑脸琵鹭、白鹤、中华秋沙鸭、丹顶鹤……处境都很难说有多么好。

“砰”，一声枪响。

又一只动物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为了一片毛皮，一副熊掌，一块虎骨，几支花翎，为了永无止境的贪婪的欲望，甚至只是为了在情人面前露一手，或者试一把运气，他们举起了罪恶的枪管。

一发发呼啸的子弹，射向了动物，也射向了人类自己。

还有那一副副狰狞的铁夹、钢丝套，最后夹套住的，怕还是人类自己。

当最后一条河被污染，最后一棵树被砍倒，最后一只动物从地球上死掉，到那时候，我们人类不知是哭还是笑？

那时候龙怕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人都“泥菩萨过河”了，还能顾得上神？

于是，我有些杞人忧“龙”了：众生濒于危殆，领袖岂不悲寂？

于是，在龙禧千年的时候，我希望那些龙的模特儿，那些残存在地球某个角落的可怜的生灵们能够同“禧”：愿吉祥幸福的阳光也照耀到它们身上！

（刊于《西安晚报》1999年11月30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龙的精神

随着庚辰千禧的临近，龙文化也眼见着热起来了。那么，什么是龙的精神呢？有朋友这样问我。我回答说，龙的精神可以用团结凝聚的精神、造福人类的精神、奋发开拓的精神和与天和谐的精神来概括。何以这样说呢？

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参与者和见证物。当年黄帝发动统一战争，龙是出了大力的，涿鹿之战中，黄帝用雄浑的龙吟威慑敌方，并有一条生有双翅的应龙，为黄帝的事业冲锋陷阵。况且，神话中的黄帝本身就是“黄龙体”，炎帝也是其母感神龙而生的“龙种”，炎黄部落的融合，自然是龙族的融合了。再者，先秦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期，与此同步，龙的形象也在先秦各代得以长足发展，由杂多而整合，由粗简而趋美。就龙自身来说，也体现了一个“合”字，它不但集合了蛇、鳄、鱼、猪、鹿、熊、牛、马等动物，还融合了云、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正由于上述因素，我们讲龙的精神是团结凝聚的精神。

神话里的大禹是从父亲腹中蹦出来的一条虬龙了。虬龙禹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根治泛滥天下的洪水。他“尽力沟洫，导川夷岳”，三过家门而不入，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典范。而其麾下的首位功臣，却是万苦不辞的应龙。作为开路先锋，应龙用自己的尾巴划地，划到哪里，大禹就把河川道路延伸到哪里。以后的岁月里，龙又成了雨师和水神，兴云布雨、司水理水是龙的天职，于是，我们看到了演绎在全国各地的各式各样的祷龙习俗，看到了劳苦百姓因普降甘霖、旱象解除而酬龙谢龙，而奔走舞蹈，而欢欣落泪。同时，龙又有征瑞的神性，人们相信，作为吉祥嘉瑞的神物，龙能给他们带来绵延多多的幸福和好运。正是从这两层意思上讲，我们说龙的精神，也是造福人类的精神。

龙是水神，水中行走是龙的拿手好戏；龙又是天神，腾飞云天是龙的看家本领。无论水中行还是天上飞，要行得快，要飞得高，都得昂首扬鬚，瞪目振鳞，把劲聚起来，把神抖起来，奋力开拓，全速前进。因此，我们说龙的精神，也就

是奋发开拓的精神。

龙是中国古人对蛇、鳄、鱼、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兆祸、示威等神性的一种神物。导致龙形成的动物和天象，代表着古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界。先民们是将自己对身外世界的畏惧、疑惑、想象、崇拜、依赖等等，都贯穿、投注、体现到龙的形象中了。换句话说，龙是人天关系的形象化表述。所以，说龙是古人对天道的理解、对身外众生的敬重，没有错；说龙是人天相通，人和大自然风雨与共甘苦同行的产物，更没有错。因此，我们说龙的精神，也就是与天和谐的精神。

（刊于《咸阳日报》1999年12月8日、《承德日报》2000年1月9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双龙纹半瓦（汉）



龙马精神

一般辞典里，都把“龙马”解释为“骏马”。说“龙马精神”，就是像骏马一样的精神。我觉得“龙马”还可以有一解，就是龙和马。那么，“龙马精神”，就是喻指人身体好、体质强、魂魄健——精神得像龙和马一样。

那么，为什么龙和马在一起就“精神”了呢？

龙是古人运用多元容合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一种神物，马是龙的一个很重要的容合对象。龙头就多取材于马头。甲骨文中的某些龙字，头部窄长，很像马的头。汉代的王充言“世俗画龙之像，马首蛇尾”，由此推断，龙乃“马、蛇之类”。后世关于龙形状的“九似说”，言龙“头似驼”——驼头和马头相似。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童话》里，也认为龙，在它那蛇的身体上“长着一个马脑袋一样的头”。

不光龙头，龙身也有“似马形”者。《论衡》载，曾有两条身长十余丈的“黄龙”，在去泉陵城七里的湘水中出现，好似画中龙的样子，附近的居民都去观看。在距龙数十步的地方，又见到六条小“龙子”，在陵上嬉戏，这龙子的形状，就很像马驹。《录异记》记，有群龙出入汉江水上，大者长数丈，小者也有丈余，都“如马、驴之形”。

画像砖马龙纹（南北朝）



在古人心目中，马是具有龙性的，龙和马是可以互变的。《周礼》言“马八尺以上为龙”；《山海经·图赞》说“马实龙精，爰出水类”；《吴承恩诗文集》讲“马有三分龙性”；《西游记》里的白龙马，真实身份是一条龙。一些史籍还载称，修弥国有马如龙，“腾虚逐日”；汉宣帝时，使臣至大宛，“得名马像龙而还”；天宝年间，“有马生龙驹……身有鳞而不生毛”；唐明皇时，曾得到过生着龙鳞的异马一匹。后来，明皇西幸，这匹马在咸阳西跳入渭水化为龙，泳游而去；贵州有一个养龙坑，泓阔渊深，潜藏灵物。初春时，云雾晦冥，有物蜿蜒，若与牝马交接，“必产龙驹”，等等。

汉代双龙纹半瓦和北朝时的马龙纹画像砖，是马成为龙的模特儿之一的重要的实物之证。前者的龙头，差不多就是马头：长长的，吊吊的，大口对张，鬃发上扬；后者除头上挺一龙角外，几乎就是奔马的形状：头抬着，鬃飘着，胸挺着，蹄奋着，气宇轩昂，线条流畅。

按我的考察，龙是以多元容合、造福众生、与天和谐、开拓奋进的精神底蕴，成为中华民族的图徽和象征的。而其中的“开拓奋进”及“造福众生”，就很适合马，尤其是骏马、千里马。可以这样说，龙的精神汲取、蕴含着马的精神，马的精神是龙的精神的一部分。龙马精神就是以强健的姿态开拓奋进，从而造福众生的精神。

（刊于《海峡旅游周刊》2002年1月18日、《西安晚报》2002年2月5日；
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龙的心愿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农林牧渔的命脉。如果把各种自然力按其功能排个位次的话，水是要做“大哥大”的。那么，龙和水是怎样的关系呢？

龙是水神，龙本源于水。进入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诸多动物和天象，可以说都是“水物”或“水相”。鳄、鱼、河马、海马、水牛等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欢呆在水湿阴潮的地方；生活在陆地上的猪、鹿、牛、马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云雾、雷电、虹霓、海潮、龙卷风、泥石流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关系密切——似乎完全可以用“水相”称之。

水崇拜是龙崇拜的基础，龙崇拜是水崇拜的形象化和艺术化。对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而言，水是至关重要的。雨水适度，牧草丰茂，谷物有成；雨水乏缺，叶草干枯，百谷旱绝；雨水过量，人畜受淹，农田泡汤。生产和生活不能不依赖雨水，雨水却常常让人们依赖不上。再看那些与雨水相关的物象：云团滚滚翻卷，变化万方；雷电叱咤长空，霹雳千钧；虹霓垂首弓背，色像瑰奇……而和雨水关系密切的动物呢：湾鳄声形俱厉，吃人吞畜；鱼类大小不一，穿游不居；蛇类长短参差，阴森怪异：这一切是多么神秘，多么雄奇，多么可怖可畏啊！

于是，古人猜想了：一定有一个能量巨大、能上能下，善于变化、天上可飞水中可藏，集合了种种“水物”特性，又和雨水有着特别特别密切关系的“神物”，总领、主管、支、排演这一切。经过一个长期复杂的“模糊集合”，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身负行云布雨、司水理水等神职的中国龙，便在华夏大地上摇头摆尾、扬首振鳞地诞生了。

于是，在国人心目中，江河有龙神，湖海有龙王，潭渊溪涧，泓池井泉，大凡有水的地方，都有龙神驻守，龙王庙也就到处可见了。而且，每遇久旱不雨的年月，老百姓都要到有水地方，举行隆重的祈祷龙神的活动。为了救命的雨水，虔诚的农民兄弟们就是把头磕破，把嗓子喊哑，把腿跑肿，也在所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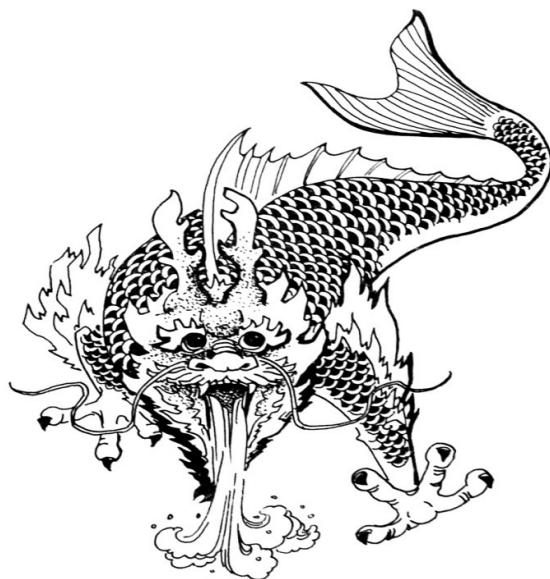
是的，这些祷龙祈雨活动是可以视作“迷信”的，但若将这种“迷信”一概地否定，就失之肤浅和简单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通过这种祖先发明的，一辈一辈传下来，且不断地有所发展的形式，人们在和“龙”沟通，在和“龙”对话，在表示自己对神秘莫测的、难以抗衡的自然力、自然界的理解、畏惧、诚敬和期盼。

在 1998 世纪洪水汹涌而来，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频频告急，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有人就惊呼：龙神爷呀，你这是咋得啦？是谁得罪了你呀？

龙是自然界的代表的象征。龙神发怒，也就是自然界在发怒。自然界为什么会发怒呢？这得问问我们自己。长期的乱砍滥伐，使森林覆盖率急剧减少，水土严重流失，泥沙大量沉积，河床日益增高；加之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导致气候异常——龙，作为自然界的代表，不发怒，不示威，才是怪事！

看来，保护生态环境，走建设绿色中国的道路，不仅是我们的心愿，也是龙的心愿——神的心愿呢。

（刊于《海口晚报》1999 年 12 月 23 日、《中山日报》2000 年 1 月 11 日；
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龙的祝福

农历的庚辰龙年跨了公元 2000 年和 2001 年，成为三千年一遇的“世纪龙”。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很高兴，哪里有黑头发黄皮肤的华夏儿女，哪里就有五彩骄龙在欢舞、在腾跃、在高飞。对我而言，世纪龙年，是有生以来特别幸运、特别忙碌的一年，也是收获最多、最大的一年。

上一个龙年，即 1988 年，我为“中国风俗丛书”写了一部《龙的习俗》，出了大陆和台湾两个版本，从此踏入龙文化研究的大门。后来，又相继推出了获奖著作《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和《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十多年的孜孜不倦，使我在扑面而来的龙文化热中如鱼得水，一边频频触电，在中央、地方电视台、电台做龙的节目；一边应约为各地报刊撰写“龙文”，算下来已发表了一百多篇；还应邀出席在海南东方、河南濮阳、辽宁阜新、重庆铜梁、湖南宁远、甘肃天水等地举办的有关龙文化的艺术节、研讨会，就龙的神性与国民心理、龙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龙的哲学思考、龙与绿色中国等话题做重点发言。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国际互联网创建开通了目前世界上惟一的纯粹以龙文化为内容的中文站点——“中华龙文化”网站，这也是陕西作家学者的第一个个人网站。由于我们以“研究龙的文化，弘扬龙的精神，团结龙的传人，昌盛龙的故乡”为宗旨，力求内容丰富深邃且图文并茂，因而一开通，便受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欢迎，被誉为因特网上“最优秀的中文站点之一”，是为龙的传人奉献的一份“文化盛宴”。新华社、中国文化报、中国信息报、今晚报等众多传媒都曾以《中华龙“飞”上了互联网》等为题报道、推荐。目前，我们的“龙网”，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喜爱的一个文化家园。

在龙文化的海洋里畅游，自然感受多多。作为一个伟大民族不可多得的文化标志，龙简直可说是一种全时态、全色彩、全方位的象征。虽然历史上有象征专制皇权的负面的承载，但它的正面承载更博大，更悠远，更璀璨。它是智的结晶、

力的显示、美的化身、情的寄托、梦的花园；它凝聚、承载、体现着一代一代的先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尊敬和审美；它使远古活到今天。而今天，我们依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求所愿，诸如团结兼容、造福众生、开拓奋进、与天合谐的精神，绿色龙族、文明龙族的理念等等，投注、寄寓、昭示在龙的身上，它使我们活到永远。

我姓庞，是一条“广龙”，这似乎决定了与龙的不解之缘。最近，我的三部新著将和大家见面。一部叫《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叫《龙起东方——庞进龙文新作》，重庆出版社出版；还有一部散文集《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这该是我献给新世纪的一份薄礼了。人们说，新世纪是一个龙的世纪，那么，让我们深切地祝福吧，祝福中华巨龙，矫健再矫健，腾飞再腾飞；祝福龙的传人，吉祥随身，慧力勃发，生气冲九天！



（刊于《海口晚报》2001年1月15日）



天龙

金庸先生有一部武侠小说叫《天龙八部》，同名电视剧也在荧屏上演得有声有色。于是，有朋友问了：天龙是怎样的龙？为什么会有天龙？

天龙，当然指天上的龙，或升天的龙。这样的龙，中国自古就有。龙能够腾翔于云天，是由其取材对象和神性决定的。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兆祸、示威来概括。其中的“好飞”和“通天”，是“天龙”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知道，作为龙的集合对象，雷电、云雾、虹霓等本来就是飞腾在空中的“天象”；而鱼、鳄、蛇等在水中潜游之快，鹿、牛、马等在陆地上奔跑之速，都类似于“飞”——古人由于思维的模糊性，往往将潜游于水中的鱼、鳄、蛇等，奔跑于陆地上的鹿、牛、马等，和飞升腾跃在空中的雷电、云雾、虹霓等看成一个神物的不同表现，从而认为能在水中游、地上跑，也就能在天上飞。

“好飞”必然“通天”，因为“飞”的方向和域界，自然是，也只能是神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因而，从远古到如今，人们总是让神龙常常出现在浩渺无

垠的昊天云气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双耳盆上，就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划在一起的图案；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也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龙的集合对象联系起来。这就透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了一件“龙凤导引升天帛画”。画面上的龙，竖身卷尾，头脸朝天，肢爪划动，跃跃而上。旁边是它的同伴——昂首展翅的凤。龙凤之下，站一位双手合十的裙服女子。显然，这位女子在祈祷着、接受着龙凤的导引，要飞升到天上去，做一名自由自在的“女仙”。

龙“喜水”，水聚流于地；龙“好飞”，飞升于云天。于是，龙就具备了沟通天地，做天地间的桥梁和信使的能力。那些专制帝王们之所以以龙自比，将自己包装成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龙”，其根本点就在于瞅准了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和信使的能力。

对于老百姓而言，“天龙”则是一种民族心理的对应、释放和外化。我们的祖先们，生活在异常艰辛的环境里，自然界灾害频仍，氏族间你争我斗，自身面临生老病死诸多苦痛。进入阶级社会后，又增加了来自专制皇权的压力，而这后一种压力又同道德伦理相结合，以“三纲”等形式箍桶填鸭般灌进人们的血脉中，不容分说、无可拒绝地捆绑住人们的手脚。然而，追求自由乃是人之为人的天性——天性自由却无时不在羁绊之中，于是，人们期冀着、希求着、幻想着挣开绳索，超脱尘世，过一种能使天性充分展开的无拘无束的生活。

龙为满足人们这样的心理提供了可能。它既可以舒畅地在水中游，矫捷地在地上走，更可以潇洒地在天上飞。天上多么美妙啊！皎洁的明月，雪白的云团，艳丽的霞光，更有长风千里，电掣万仞，雷霹八方……天龙，天龙，实际上是人心想高飞、在高飞啊。

至于“天龙八部”，则是佛教八种天神的总称——金庸先生只是借用其名而已。佛教中的龙和中国本土龙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中国龙早于佛教中的龙，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融会了佛教中的龙。

（刊于《太原晚报》1999年5月10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绿龙

在西安生活了二十余年，要说对这座天下闻名的古城没有感情那是假的。有千丝万缕的依恋，依恋这里的深厚的人文积淀，从古到今，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多得像垒起大雁塔的青砖，每一个门类，都有全国拔尖的。也有挥掸不去的厌烦，厌烦这里的自然环境，土太大了，尘太多了，树太稀了，水太少了，吃完饭想散个步都没地方去。一年到头，总有些日子天昏地暗，脏兮兮的泥雨下得人人都像兵马俑。

这其实不能全怪西安，那沙尘是从空中刮过来的，源头在甘肃、宁夏和内蒙古。曾去过敦煌，一路上难见一片绿色，光秃秃的山，浑浊浊的水，一望无际的大戈壁，看不到一棵像样的树。也曾到过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原想草原草原，当然到处都是绿草萋萋，花朵儿烂漫，“风吹草低见牛羊”嘛。到了以后才发现，羊有，间或能看到土巴巴的一群两群，草却几乎看不到了。成吉思汗，一代天骄，当年就因这儿水草丰美，是“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孵化之乡”，才选这儿做安息之地。可如今呢，要水没水，要草没草，人都生活困难，还谈什么花角金鹿，戴胜鸟儿，画上看吧。

见到过一份资料，由于过度开荒、过度放牧和破坏性使用，导致退化、沙化、盐碱化加快，目前我国西部的合格草地已不足三成，有的地方甚至连一成都不到，而沙漠化的速度却以每年 2460 平方公里的速度推进。这“2460 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四个新加坡，七个马耳他，四十个圣马力诺；也大体相当于三个西安城，五个杭州市，十一个海口市。今年的沙尘暴似乎特别邪乎，入春以来，刮了总有十多次了。北京来的朋友讲，最厉害的那一次，对面人不见人。那天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黄沙肆虐、吞埋村庄的镜头，夜不能寐。遂坐在桌前，写下这么一首诗来：

“黑风袭卷着城市，黄流吞噬着村庄。抬头两枚浑珠：一枚太阳，一枚月亮。

天空没有了瓦蓝，白云逃向了远方。低头两行浊泪：一行黄河，一行长江。”

2000年4月，出席在河南濮阳召开的“龙文化与现代文明”研讨会。会上，学者黎明的发言堪称一个亮点。鉴于“纵览九州方圆，人均资源的匮乏已不容许任何数量型、高耗型发展模式的继续，人均空间的狭小决不容再经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丰裕”，他提出了“绿龙”这个涵纳着经济与文化、现实与历史、实体与理念的“集成概念”。认为“黑龙（资源型传统经济）日衰，绿龙当立”；“能拔地而起凌空飞翔的中国龙，非绿龙莫属”。

会后，我对黎明说，你这个“绿龙”提得太好了，我曾讲“龙的道路，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中国的道路”，可谓不谋而合。和“绿龙”相对的不光是“黑龙”，还有沙尘暴，可称为“黄龙”；白色污染，可称为“白龙”，这黑黄白三龙都该斩杀，如此，“绿龙”才能兴立，才能高飞。

第二天，电视台来采访，我说，在沙尘暴越来越频繁，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的今天，“绿龙”的提出和兴立，可说是太及时、太重要了。这其实也是当代龙学的新课题。龙是动物和天象的多元综合，是自然力的形象化，它反映着古人对天道的理解、对大自然的敬重。倡扬“绿龙”，就是倡扬龙的“与天和谐”的精神，就是绿色的龙族，绿色的中国。绿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还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对政府而言，是河流治理，荒漠造林，山川秀美；对公民而言，就是爱护每一棵树、每一片草，珍惜每一张纸、每一滴水。

（刊于《西北航空》2000年第5期、《企业信息报》2000年6月20日、《中山日报》2000年8月1日、《西安晚报》2000年8月21日、《濮阳日报》2000年9月16日、《山西环境报》2001年9月6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猪与龙

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就开始养猪了。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已发现经过驯养的猪的遗骸，距今达 10000 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家也都有家猪骨骼出土，距今在 7000 年以上。

猪以其肉味鲜美以及和水关系密切，成为龙的容合对象之一。

先民们相信，天上的神灵和地上的人类一样，是要吃要喝的，而且是喜食美味的。猪肉味鲜美，在祭天、祈雨等等祀神活动中用作祭品是比较好的；而且猪属于“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淮南子·汜论训》），是便于取用的。这样，成为祭祀的猪，就比人更能同神接近，渐渐地，猪也就有了作人神之间信物的身份。同时，猪又是“水畜”，性喜水，曾被奉为雷雨之神，有“雷公豕首麟身”和雷公“状类彘”（唐李肇《国史补》）的说法。而水、雷雨和龙的关系又是特别密切的。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猪型原龙”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山赵宝沟文化遗址。猪龙纹与鹿龙纹、鸟龙纹并列地描绘在一件泥质加砂陶尊上，断代在公元前 4000 年前后，距今约 6000 年。该纹表现的是猪龙的头部，吻长伸，牙翘起，显然多取了野猪的成分。



陶尊猪龙纹
(赵宝沟文化)

之后有征集于辽宁省建平县的猪龙玉佩。黄绿色，高14厘米。吻前伸，双鼻孔；鼻间和眼周有阴刻皱纹多道，耳宽厚，体肥硕。头部呈猪首，身躯却卷曲成环状，且首尾相对，缺而不断，背部有供系挂的小孔。征集于辽宁省建平县。断代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距今5000多年。

上述之外，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原始聚落遗址，曾发现和墓主人同穴而葬的两头整猪。在辽宁喀左县牛河梁的一座女神庙遗址中，曾发现属于红山文化的泥塑“猪龙”；在环绕神庙的积石冢里，有两件玉雕“猪龙”被放置在墓主人尸身的胸部。先民们大概认为，心为灵魂之窍，将“猪龙”置于心窍附近，死者的灵魂就可以在“猪龙”的导引下升天。

民间也有猪化龙、猪代龙的传说。河北省有一条“猪龙河”，相传即是古时有猪“龙化”而成河的。《北梦琐言》讲邛州临汉县有“母猪龙湫”，只要献上好吃好喝的，湫上便黑气如云，狂电烨然，雷雨冰雹说来就来。

猪作为龙的容合对象之一无容置疑，但如果将“之一”夸大到“惟一”，甚至说“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黄守愚《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对远古猪灵崇拜的再认识》，红网2006年7月1日），就有些荒谬了。

猪是一种具体的动物，将其再神化，也脱离不了作为自然界具体动物的生态特征；而龙则是容合了众多动物和天象的神物，它来自自然物又超越了自然物，其神性、神职之大、之多，是任何一种单一的自然物所不能比拟的，猪当然不会例外，不管是黄守愚先生褒扬的野猪，还是其所贬责的家猪。

显然，“猪的传人说”不在于提出了猪崇拜的问题，而在于拔高了猪崇拜，将猪从龙的容合对象之一的位置，抬高到了惟一的位置，从而对龙的除猪之外的众多的容合对象视而不见，并将其全都排除在外。这里可做一比，如果龙是一棵大树的话，猪只是组成这棵大树的一枝，大树之一枝能与整棵大树划等号吗？显然不能。

（刊于《西安日报》2007年2月24日）

龙与虎

有媒体报道，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8号坑内，一条“虎头虎脑”的青铜龙被发掘出土。这条龙高约80厘米，头部耸起两只短圆的虎耳，有大而凸圆的瞳睛，大嘴裂开，露出粗壮尖锐的牙齿，上下齿之间，还咬衔着一把刀；头顶长着一根较长的先向上、再向后、尖儿又向前伸的龙角；身躯显然是龙所具备的长弯之身了。考古人员说，这样的造型有点奇怪，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其他遗址里，还从未发现过。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虎头龙呢？回答这个问题，得从虎崇拜说起。

虎，俗称老虎，是哺乳纲大型猫科动物，主要分布于欧亚大陆的中国、俄罗斯、西伯利亚、苏门答腊、爪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东北虎、华南虎、巴厘虎（已灭绝）、东南亚虎、爪哇虎（已灭绝）、孟加拉虎、新疆虎（已灭绝）等种类。虎的身形巨大，成年雄虎身长可达3米以上，野生虎体重可超过350公斤。虎生得圆头圆脑，短耳，前额处有似“王”字形的斑纹，脸颊四周有较长的颊毛环绕，这使得它看上去威风凛凛。作为生活在山林之地的掠食性肉食动物，虎的听力、夜视力十分敏锐，其捕食动作之凶猛，在动物界罕有匹敌。

《渊鉴类函》卷四二九引《本草集解》：“虎，山兽之君也，状如猫而大如牛，黄质，黑章，锯牙，钩爪，须健而尖，舌大如掌生倒刺……声吼如雷，风从而生，百兽震恐。”作为处于生物链顶端的“山兽之君”，虎对古人的生活秩序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它不但噬吃野兽、家畜，有时还伤人吃人。于是，虎很容易被古人因恐惧而神化而崇拜。人们崇拜虎，可以说是人的畏惧心理的对象化，或虎的威猛自然属性的人文化。人们崇拜虎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愿这位“百兽之王”不要危害自己、亲属、族人及家畜；二是幻想借助虎的威力来制服、震慑、祛辟其他野兽、鬼怪，以及那些可能对自己造成危害、灾祸的力量。这样，被放



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虎头龙 (商)

到崇拜位置上的虎就具备了显猛、示威、辟邪等品性和功能。

大凡有虎生存的地方，都有对虎的崇拜。《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黄帝曾“教熊黑貔貅貔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对这句话的一种理解是，黄帝动员并指挥以“熊黑貔貅貔虎”为图腾的部族参与与炎帝的决战。在宁夏中卫大麦地发现虎形岩画多幅，据研究人员考证，这些岩画创作于新石器时代或青铜时代，说明其时虎已进入了先民的视野，并已成为先民的崇拜对象。

在中国古代的四方神崇拜中，有虎的位置，所谓“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

北玄武”。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十二生肖就几乎完整地出现了，而十二生肖中有虎。汉族民间至今流行的挂虎画、枕虎形枕以及幼童穿虎头鞋、戴虎头帽、玩虎形玩具等等，都是虎崇拜的体现。古代巴人以白虎为图腾，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彝、白、羌、壮、怒、布依、土家、普米、纳西、哈尼、拉祜、傈僳、基诺等也都是崇虎的民族。



虎头龙剪纸（韩靖）

虎崇拜属于自然崇拜中的动物崇拜。龙崇拜是产生于自然崇拜基础之上的神物崇拜，其源于自然崇拜，又高于自然崇拜。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神物，那么，进入龙的容合过程的诸多动物中，包括不包括虎呢？回答是肯定的。龙对虎的容合，主要是取其威猛的品性，而虎不光是威猛之兽，还是“阳物”“阳兽”。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龙的主要容合对象，有蛇、鳄、蜥、鱼等喜水动物和云、雷电、虹霓、龙卷风等涉水天象，喜水和涉水，使龙的身上多有“阴”气。先民让虎进入龙的取材对象之列，自然也有给龙的身上增添“阳刚”因素的考虑。

龙对虎的吸纳、容合，在形象上已有呈现。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古墓葬，出土了一件大型玉琮，断代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其纹饰浅雕在玉琮的胸腹部，为良渚文化玉器的典型纹饰。因其方头、圆眼、短耳、獠牙、利爪均和虎接近，

又做了神化处理；古生物学资料也表明，其时其地确实有虎：故有学者将其称为“虎型原龙”，即“虎龙”。认为其文化内涵是“神人骑虎龙，上下通天地”。此纹饰，学界通称为“神人兽面纹”或“兽面纹”，为后世饕餮纹之滥觞，而饕餮后又归入龙子一族。

笔者认同“虎型原龙”或“虎龙”的提法，进而将学界通称的“兽面纹”都概称为“龙面纹”。当然，“虎型原龙”是就其多取材于虎而言，并不等于就是虎。事实上，这些图纹在虎之外，还吸取了鹿、牛、鳄等动物的某些元素。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断代在公元前 1900 年至公元前 1500 年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该龙大首、圆脸、圆睛，显然多取材于虎。这也为夏王朝崇龙提供了证据。之后的商代妇好墓，也出土有虎面、虎睛、虎齿、龙角、龙身、龙尾的虎头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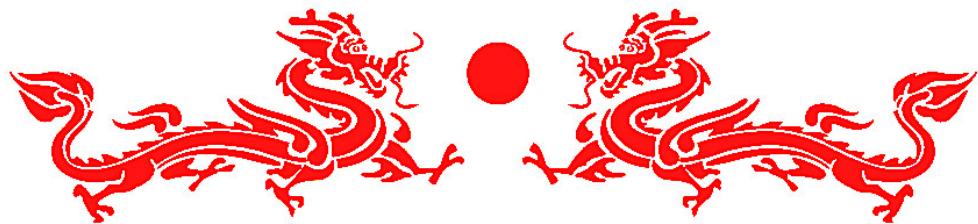
虎的形象元素被龙吸纳、容合，虎的显猛、彰阳、示威、辟邪等品性和功能，也就成了龙的品性、功能的组成部分。

宋代学者罗愿在《尔雅翼·释龙》中称龙“掌似虎”，即龙的足掌取材于虎。虎掌是虎进攻其他动物的利器、重器，遇到捕击目标，虎首先伸出的是掌，然后才是口。其掌包括掌面和趾，虎前掌五趾，后掌四趾，平时缩在掌鞘之内，攻击时迅速伸出，最长可达 10 厘米。虎的掌力居猫科动物之冠，据说可达 1 吨。因而，龙将虎之掌容合于己身，就意味着虎的威猛、威力已被龙吸纳、容合。

有了上述析理，我们就可以猜测、领会三星堆先民创制虎头龙的用意了，即：作为神物，龙本来就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而虎头龙的创制，给龙增加了“阳刚”之气，使龙“示威”的神性更突出、更强大、更能发挥“辟邪”的功能——让虎头龙嘴里咬衔一把刀，大概也是为了强化“辟邪”的功能。

“辟邪”的反义词是“祈福”“纳祥”。在现实生活中，谁不希望吉祥顺利、平安幸福呢？如此看来，虎头龙就是，或者说可以成为寄托人民群众美好愿望的吉祥物。2022 年是中国农历的壬寅虎年，愿虎头龙给大家带来吉祥！

（刊于《西安晚报·文化纵横》2022 年 2 月 20 日）



龙戏珠

人们在建筑彩画、雕刻、服饰绣品等载体上常见“龙戏珠”（有“单龙戏珠”“二龙戏珠”“三龙戏珠”“多龙戏珠”之分）图案。有朋友问了：什么是“龙珠”？“龙珠”因何而来？“龙戏珠”又是怎么回事？

龙珠是与龙有关的珠。“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领下。”这是《庄子》的说法了。《埤雅》也言“龙珠在领”。《述异记》讲，“凡有龙珠，龙所吐者……越人谚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上述说法讲了两个意思：一是龙珠常藏在龙的口腔之中，适当的时候，龙会把它吐出来；二是龙珠的价值很高，用民谚来说，就是得一颗龙珠，胜过种一千亩柑橘。

那么，龙珠从何而来呢？龙为什么要戏珠呢？

我们知道，珠，是水中的某些软体动物，在一定的外界条件刺激下，其贝壳内分泌并形成的圆形颗粒，因其有亮丽的光泽而被人们所喜爱，因而被称作珍珠。既然水中的动物能生出珠来，作为水族之长的龙，自然也要有珠而生了——这该是龙珠神话产生的一个基本思路。

但是，事情好像还不是这么简单。龙是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集合的对象有蛇、鳄、鱼、猪、鹿、牛、马以及雷电、云雾、虹霓、龙卷风等等。其中，蛇类和鳄类是卵生的。卵是圆形的，也可以说是颗粒状的，是比珍珠大得多的颗粒。那么，古人会不会把蛇卵鳄卵当作一种“珠”呢？回答是肯定的。古人能将蛇鳄

作为龙的主要的集合对象，对其卵自然不会忽略；对蛇和鳄来说，卵的意义是重大的，是生命之源，有卵便有蛇、有鳄，进而才有龙。因此，卵是完全可以以“珠”的身份进入龙的生活之中的。那么，龙珠就是龙卵；龙戏珠，实际上就是龙戏“卵”，是龙这个神物，对生命的呵护、爱抚和尊重。其中体现和表达的，是古人的一种“生命意识”，即对转承不息的生命现象的认识、理解和发挥。

民间吞珠化龙的传说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了注脚：某少年割草（或打水）得一宝珠，此珠放到米缸涨米，放到钱柜生钱。某财主知道后，带人来抢珠。少年情急中将珠放到口里，却一不小心咽了下去。于是口渴求饮，缸水喝干了，又去喝河水、江水。喝着喝着，头上冒出了角，眼睛朝外凸，身子变长出鳞——化为龙了。这样的传说广泛地流传于四川、浙江、广东等地，从中透示出“珠”的珍贵，以及珠和龙生命相依的关系。

太阳，是我们对“珠”的另一个理解。我们见到的一些龙戏珠图案，尤其是那些二龙戏珠图案，其珠多有火焰升腾，分明是一枚“火珠”或“火球”；下面是滔滔海水，可以理解为火球跃出海面。在人们的视野和观念中，堪称“火球”的，太阳可排在第一。那么，很显然，火球出海也就是太阳出海了。既然是太阳出海，为什么要龙来“戏”呢？这里要引入古人眼中的四方神：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龙则是代表东方的神物。这样看来，龙戏珠就有太阳崇拜的意思了，该是太阳崇拜和龙崇拜的交融。

球状闪电，也可作为对“珠”的一种解释。叱咤长空的闪电是龙的重要的集合对象，闪电又有枝状闪电和球状闪电之分。如果将曲折弯转的枝状闪电以“龙”视之的话，滚圆的火球——球状闪电就可视作“珠”了。

龙分雌雄，这是二龙戏珠的图案比较多的原因。如果珠作卵解，就是父母双方共同呵护、爱抚他们的子女；如果珠作太阳解，就是雌雄二龙共迎旭日东升，让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再者，二龙对称，龙体弯长，珠形滚圆，在构图上也具有一种美感。

（刊于《西安晚报》1999年9月29日、《新民晚报》1999年10月24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历博”的龙

出土文物是龙文化的重要载体。陕西历史博物馆有“古都明珠，华夏宝库”之誉，龙的形象自然精收贵藏，光彩熠人。

龙的形象大体经过了新石器时代的原龙、商周时的夔龙、秦汉时的飞龙、隋唐时的行龙、明清时的黄龙和近当代的祥龙几个阶段。

“历博”所藏的龙以秦汉飞龙和隋唐行龙为主。

秦汉飞龙的造型手法简约、粗犷，体现出豪迈、奔放的气势和强烈的动感。其头角多呈带状飘起，眼珠突出，吻长伸，口大张；颈弯曲扬起，躯干或似蛇盘绕不已，或似兽线条流畅；有鳞，似鱼鳞，排列疏松；四肢加长，足爪取兽类，强健有力。尤其突出的是背部生翼，给人似欲腾空、翱翔天宇的飞动之感。

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汉长安城遗址的四神瓦当龙纹在“历博”的展柜中是引人注目的，其龙纹就是这样的龙。此龙昂首扬角，瞪目张口；胸部前挺，壮阔而饱满；四足强健，尾部向上蟠举；背上长翼，飘然飞起。这样的龙显然是吸收了鸟类的特征，突出和强调了龙的好飞、通天的神性。这说明汉代人已创造性地将飞禽纳入了龙的集合过程，反映了追求高远、向往辽阔、超尘脱俗的精神理念。

和秦汉飞龙相比，隋唐行龙背上已不在生翼，强调的是一个“行”字，即“行

走之龙”居多。这些龙纹，身材多取兽类，常以雍容、矫健的姿态和通达、威猛的气势出现在人们面前。“厉博”收藏的唐代赤金龙就属于这样的行龙。这些赤金龙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西安何家村，长4厘米，高不足3厘米，或扬头，或摆尾，或奔跑，或游走，造型精美。

和繁荣开明的盛唐气象相吻合，唐代龙纹还具有比较强的吸纳性和兼容性。这可以从“厉博”收藏的鱼龙纹四瓣金盘得到验证。这是一件盛食器，盘子的内底中心有鱼龙纹图案。其状保留了传统龙纹扬首、瞪目、翘鼻、张口等特点，而密鳞、摇鳍、曲身、摆尾状，又明显取自鱼类。这样的鱼龙纹有印度“摩竭纹”的影子。在印度神话中，摩竭是一种长鼻、利齿、鱼身的水兽，梵文为makara，汉文译作摩竭、摩羯、摩伽罗等。其来源，大概是古印度人对鱼（尤其是鲸鱼）、象、猪、鳄等动物的多元集合。随着佛教的东进，摩竭纹也来到了中国。开放的有唐一代是中华本土文化大量吸纳、容合外来文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华夏龙纹吸纳、兼容摩竭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曾讲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龙的精神是容合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刊于《西安日报》2002年1月12日）

好看的老龙

一个女大学生告诉我，她不喜欢龙，说龙的样子不好看，张牙舞爪，瞪眼咧嘴，凶巴巴的。想了想，觉得这个大学生的看法不无道理。目前人们见的最多的，是取自北京北海九龙壁上的五爪大龙。龙的象征帝王皇权的神性是以明清为最的，这就使明清大龙的身上有了高高在上、耀尊显贵、张扬声势的宫廷气派、帝王神态。专制帝王对老百姓而言，总是威严的、可怕的，甚至是残酷的成分居多，作为其象征物的龙，又怎么可能给人以亲切和悦的感觉呢？

我是上一个龙年，也就是公历的 1988 年，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进入龙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龙，龙图是必看的。由远古开始，一路看下来，总有上千条龙从眼前过了。感觉大体上是新石器时代的龙简约，商周龙抽象，秦汉龙粗犷雄健，隋唐龙大气放得开，宋元龙威猛与柔和并存，明清龙复杂华丽，装饰性强……至于好恶嘛，有一点，但谈不上多强多烈。我想我就像搞天文的看星星，当医生的看病例一样，是只将龙作为一种具体的物象来考察了。

这是开始几年的情形。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广，接触的龙图越来越多，对龙的感情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深化了，而且呈现着越来越浓厚的趋势。这里有一比：先结婚后恋爱。我和龙文化就是“先结婚后恋爱”。现在，只要看到报刊上有关龙的资料、信息，都要剪下来或记下来；凡是撞到眼皮下的龙图龙塑龙雕，也都禁不住多看几眼，琢磨一番，特色鲜明的，就用相机拍下来。

2000 年是和世纪之交相重叠的龙年，三千年一遇，喜庆的气氛是空前的，龙的造型龙的图案大量涌现。于是，令我眉开眼笑、心领神会的情形屡屡发生：和上一个龙年相比，今年的龙品种丰富多彩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新的好看的老龙。这些龙，穿福字褂、钱字衫，着休闲装，蹬旅游鞋；嘴依然张咧，却是笑呵呵的模样；眼依然圆瞪，却荡漾一派柔情一片幽默。有的龙腰别传呼机，手举大哥大，似乎正忙着生意上的事；有的龙兴高采烈逛超市，选购的物品装满

了货篮。尤其可爱的是科龙集团的“生态世纪龙”:圆硕的头,圆挺的腹;足着休闲鞋,手做“V”字状;鼻似小猪,须像大猫,翘起的花尾巴上鳞纹细细;犹为可贵的是以绿叶为发、为眉,尽管只有少少的几片,“生态”的意思也切切在眼前了。

想来真是神奇,龙的象征竟是全时态的:过去时有它,现在时有它,将来时肯定还会有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龙,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龙。那么,百年以后千年以后的龙是什么样子呢?想象不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中华民族不从地球上消失,就一定有吉祥可爱好看的龙。



(刊于《西北航空》2000年第5期;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龙之雌雄

一次做谈龙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问我：龙有没有公母？我说龙开始是有公母的，后来和凤产生了恋情，发生了关系，就整体上都是公的、雄的、阳性的了。凤是凤凰的简称，起初也是公母有别的，凤为雄，凰为雌，所谓“凤求凰”，后来做了龙的比照、匹配、爱恋对象，就整体上“雌化”了，变成了母性、阴性、女性的代名词和象征符号了。你看，叫龙的多为男性，贺龙、成龙、李小龙，称凤的多为女性，王熙凤、林凤娇、郭凤莲；生一对有男有女的双胞胎，就叫“龙凤胎”，对下一代的期望也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连西凤酒做广告，也要讲“西凤酒，西凤酒，伴我龙族到永久”。生活中这样的例证还有许多。

龙的公母之分，盖源于其取材对象的雌雄有别。我们讲龙是古人对诸多动物和诸种自然天象经过模糊集合而产生的神物，蛇、鳄、蜥、鱼、猪、鹿、牛、马等，都在“诸多动物”的包括之内，它们都是有公有母、有雌有雄的。小时候在野外看两条青花蛇交配，绳子一样纠缠在一起，打都打不开，家乡人谓之“蛇背鼓”。后来看汉唐石刻伏羲女娲图像，就是两条蛇尾（也可称“龙尾”）交缠在一起，联想到古书上讲的“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和“伏羲蛇身人首”“女娲人头蛇身”等等，我们有理由推想：伏羲是公蛇身，女娲为母蛇体。在龙的形成过程中，蛇的主要贡献是绵长宛转的身躯，也就是说龙的身子主要取材于蛇。这样再一推衍，伏羲就是公龙身，女娲就是母龙体了。公龙母龙结合，生下的当然就是有性之分的龙子龙女了。这差不多就是“龙的传人”说的“神话人类学”依据。

具体到龙的形象上，龙的公母雌雄说好分也好分，说不好分也不好分。舞台上、荧屏银幕上的形象比较好分辨，从衣着上就能看出来谁是龙王龙子，谁是龙母龙女，前者着男装，后者穿女服，而且龙子多变作英俊的后生，龙女多化作美丽的姑娘。绘画雕塑中的形象就难分辨了。有说是公龙有角有须有鳞，总之是雄性体征明显，母龙无角无须无鳞；还有说雄龙“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鳞密，

上壮下杀”，雌龙“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鬚圆鳞薄，尾壮于腹”等等。这些都是说着容易辨来难。就说有角无角吧，古书讲“无角曰螭”“无角曰虬”，那么，是不是螭龙、虬龙都是雌龙呢？显然不是。还有宋代以后，大家都认同了龙的“角似鹿”，画龙雕龙都特别突出龙的两只伸到眉头的杵状叉形角，这是不是意味着宋之后就没有母龙、雌龙了呢？



看来，对龙之雌雄，我们只能“模糊”的理解了。好在龙是生物界不存在的吉祥神物，人们看重的，是它的丰富卓越的文化品质、精神内涵；对其公母雌雄，似已无较真的必要。

（刊于《西安晚报》2000年10月23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龙眼

龙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宋人罗愿的“九似说”有两个版本，一言龙“眼似鬼”，一言龙“眼似兔”。我倾向于后者，觉得那个“鬼”字，很可能是“兔”字的笔误。因为龙的其它“八似”，似的都是驼啊鹿啊蛇啊鱼啊鹰啊等等，总之是自然界中活生生的动物，怎么唯独眼睛要似一个谁也没见过的鬼呢？鬼眼是什么样子？谁能讲出个一二三？兔眼就不同了，比较圆，也亮一点，还汪着一包水。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还不够大，光波中的柔顺多了些，威猛几乎看不到。

于是，有人说龙的眼睛应该像虎，虎眼不小，威严有王者之气；有人说龙的眼睛应该像牛，牛眼很大，波光执着而坚定；还有人说龙眼应该像虾，外凸而圆，整体上看不大，但同虾身一比，也就够大了。我的看法是不妨将几种动物的特长都取一些，来它个兼收并蓄，让我们的龙之眼，既有牛之大，虾之凸，又有虎之威武，兔之柔情，岂不更好？

龙眼还是一种水果，我国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份多有种植。其果肉透明，浆汁饱满，有一种特别的甜味。烘干即成名贵滋补药品“桂圆”，有开胃健脾、补虚养血、安神益智的功效，常服如《本草纲目》所言，能“强魄聪明，轻身不老”。史书载，汉代皇家曾派使者将橙桔、龙眼、荔枝赐送匈奴单于。可知我国种植龙眼的历史，少说也有两千多年，而且早已成为皇室贡品。如今交通便利，北方城市的街头果档，也常见新鲜的褐皮、黄皮的龙眼。

那么，有朋友问了：作为中国四大名果之一的龙眼，和作为神龙眼睛的龙眼有没有关系呢？

有的。

相传古时有一条恶龙兴风作浪，摧田毁屋，为害一方。有英武少年名叫桂圆，决心为民除害。他只身与恶龙搏斗，用钢刀先刺出恶龙的左眼，在恶龙反扑时，又挖出其右眼，恶龙因流血过多而死，桂圆也因伤势过重去世。乡亲们将龙眼和

桂圆埋在一起，第二年便长出两棵大树，树上结果，果核圆亮，极似龙眼。于是，称树为“龙眼树”，称果为“龙眼”，又名“桂圆”。

还有一则传说：有一个人，结识了一条善龙。后来街上贴出皇榜，招寻龙眼为皇后治疗眼病。此人去找善龙，善龙就把自己的一只眼睛挖下来给他。此人把龙眼献给皇帝，皇帝大喜，赏其金银若干，说你若能把另一只龙眼也搞来，我让你做大官。于是此人又去找善龙。善龙说不行，一只眼可以给你，两只眼都没了，我怎么行云布雨？此人便趁善龙不注意，掏出刀子就朝龙眼上猛刺。善龙疼而大怒，张口将此人叼起，摔了个一命呜呼。那只龙眼掉到地上，变成了龙眼树。

传说多有附会，龙眼之得名，大概是因为此果凸圆晶亮，恰似龙的眼睛而已。然而这两则关于龙眼的传说，读来颇有意味，尤其是后者，重庆铜梁举办龙灯艺术节，有一龙灯造型就以此为题材——贪得无厌者当戒！



（刊于《大江晚报》2000年11月23日、《神州》2001年第1、2期合刊、《厦门晚报》2001年3月26日、《党风与廉政》2001年第3期、《西安晚报》2001年9月28日）



龙茶

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诸多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一种神物。经过至少八千年的容合、演进和升华，龙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和文化象征，龙文化也广渗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龙茶”的出现，便是龙文化渗入茶文化的结果。

龙茶首推产于浙江杭州西子湖畔的“西湖龙井”。

龙井，原名龙泓，又名龙湫，为圆形泉池。池壁高出地面尺余，上刻云龙。相传此井与海相通，井下有龙，故称“龙井”。“西湖龙井”因色绿、香郁、味醇、形美而驰名，以产于距龙井三里的狮子峰的“老龙井”为最佳。

龙井茶历史悠久，唐代陆羽的《茶经》里就有载述。宋以后，龙井茶被列为历代皇帝的“贡茶”。“西山之泉以虎跑为最，西山之茶以龙井为佳”，因而“龙井虎跑泉”，被称作“杭州双绝”，历来为世人称道。而由龙井茶和虾仁烹制而成的“龙井虾仁”，也是闻名天下的杭州头牌名菜，其风味独特，得“天堂菜”之誉。

“茶兴于唐，盛于宋”。据载，宋太宗赵光义曾下令专门为皇室制做“龙凤团茶”，以和民间茶相区别。有“茶之品莫贵于龙凤”之说。宋仁宗时，又出现一种比“龙凤团茶”还要精制的“小龙团”茶。宋神宗熙宁年间，福州转运使贾

青，又创制了“云纹细密，更精绝于小龙团”的“密云龙”茶。宋徽宗宣和年间，在建安为官的郑可闻用臻于极致的采制工艺制成“龙团胜雪”——采择新抽茶枝上的嫩芽尖，蒸后剥去稍大外叶，只取其心一缕，放入珍贵的贮器内，用清泉渍润，使其光明莹洁，像银线一样，所谓“银丝水芽”。制成方寸小茶饼后，“有小龙蜿蜒其上”，故名。时人慨叹：“盖茶之妙，至胜雪极矣！”这种茶造价高得惊人，“每片计工值四万”，专供皇帝品用，老百姓是难以沾唇的。除“龙团胜雪”外，北苑当时所造的贡品“龙茶”还有多种，如“万寿龙芽”“龙凤英华”“无疆寿龙”“瑞云翔龙”“龙苑报春”等。这些龙茶，既反映了皇室生活的豪奢侈靡，也凝结着显示着无孔不入、无处不有的龙文化。

进入龙茶行列的，还有产于福建、广东、台湾等地，俗称“绿叶红镶边”的“乌龙茶”。乌龙茶香气清冽，既有绿茶之鲜浓，又有红茶之甘醇。主要品种有福建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广东凤凰单枞和台湾冻顶乌龙。品饮此茶，有“小杯啜乌龙”的讲究：不但要选取上好的茶叶、洁净的溪泉水，还要有一套小巧精致的茶具——“玉书碨”（赭褐色的扁形烧水壶），“潮山烘炉”、产于宜兴的“孟臣罐”和“若琛瓯”（四只一套的小瓷茶杯）。饮前要经过洗、烫、冲、刮、盖、注等工序，饮时要先闻香，后辨味，由远近往复，小口品啜。这种饮法，可谓龙文化和茶艺文化的交融。

江西的“九龙茶”也是渗透着龙文化的茶。相传古时有一个刘姓樵夫常在江西安远城南的大山中砍柴，一日忽见九条金龙在青山群峰间盘旋飞舞。过后，金龙盘舞的地方便长出了九棵枝繁叶茂的大茶树。樵夫遂采其嫩叶，炒制成茶。此茶香醇甘厚，有利尿、除痰的健身作用。民间有九棵茶树乃九龙化身之说，于是茶因名九龙茶，山因名九龙山。清代雍正年间，此茶曾被列为皇室贡品。

还有一种茶，叫“龙虎斗”（与广东名菜“龙虎斗”同名），是云南少数民族同胞用于治疗感冒的一种饮茶验方。其制法很简单，将煮好的浓涩热茶冲入盛有酒的杯中即成。喝下“龙虎斗”后，会浑身发汗，再美美睡上一觉，醒后感冒就会大大减轻甚至痊愈了。

（刊于《西安晚报》2001年7月26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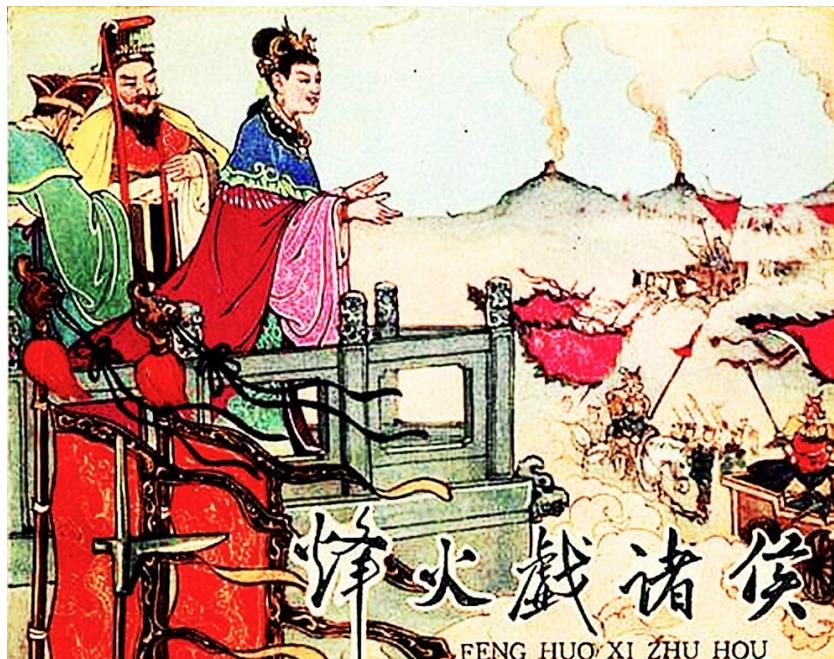
褒姒故事与龙文化

骊山西绣岭顶端的烽火台我是登临过数次的，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2002年为写作《大悟骊山》一书又登了一次，此次和前几次有不同。行前，我刚看过一部写中国人文历史的电视专题片。此片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分成两半，前两千五百年，即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人们敬畏上天，君王以禅让的方式选择接班人，人民过着清淳古朴、友爱互助的生活，社会安定而祥和；后两千五百年，人们不再敬畏上天了，君王以神自居，残暴天下，人间你争我斗，相互虐杀，中国陷入“痛苦痉挛如羊癫风一般的周期性大震荡”中了。而其前后的转捩点，就在春秋战国，准确点讲，就是褒姒烽火戏诸侯从而导致周朝败亡，即“一笑倾国”这件事。

关于褒姒的身世，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夏朝末年，有两条龙来到王庭，自称是“褒之二君”。夏后通过占卜得“漦而藏之吉”。于是，待龙离开后，就将龙遗留的“漦(chí)”即口水和唾沫，装在木匣子里收藏起来。这个木匣子一直传到周厉王末年，厉王打开观看，一不小心，使龙漦洒流于庭，无法清除，眼看着化为一只“玄鼋”即黑色的鳖，爬到王府里去了。一个童妾恰巧碰上了这只鳖，于是莫名其妙地受了孕，到周宣王的时候生下来一个女婴。这个女婴被扔在野外，褒国的一对夫妇将其捡回家养育成人，因貌美而献给好色的幽王。之后，便有了“一笑倾国”的故事。

电视专题片的作者据此将龙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是“周幽王和褒姒，人的罪孽和龙的权势，联手送走了中国的敬虔时代”。从而向龙发难：“看吧，褒姒那淡淡一笑，岂不正是恶龙对整个中华民族极大的戏谑和嘲弄吗？这个亵渎上天、遗祸人间、被祖宗视为不祥之物的东西，后来竟然在神州大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变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甚至将‘真龙’冠于‘天子’之先，一个个‘真龙天子’就俨然取代了上帝。从宰相到草民，无不怀着恐惧和无奈的心

情，像承受天灾一样无条件地承受着‘真龙’的吞噬和蹂躏，又像期盼春雨一样饥渴地期盼着‘龙恩’浩荡和‘龙颜’悦色。”接着，作者发出诘问：“曾几何时，神州竟落入了恶龙之手？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龙的传人？”



这部专题片整体上是震聋发聩的。作者从信仰的高度剖析中国问题的症结，给人的启示丰赡而深刻，许多观点我是认同的。然而，我觉得，该片对龙的认识和定位不够公允和客观。不错，龙在中国，有象征帝王皇权的神性，几千年来，也曾以张牙舞爪、狰狞蹈厉、耀武扬威、高高在上、不容冒犯的面目为专制独裁壮胆效力。这是龙文化中需要清算和批判的隋性部分。但是，此部分远非龙文化的全部。

事实上，龙的出现，比专制帝王要早得多，辽宁查海已发现距今八千年的龙，距今七千年到六千年的龙也先后在陕西、内蒙古、河南等地发现。这也就是说，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就开始以多元容合的方式创造龙，进而崇拜龙、敬畏龙了——在先民的心目中，龙是自然力的代表，是“天”的形象化。而专制帝王的出现则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事情。是专制帝王们看重了龙身上具备的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拿去做自己的象征物的。随着专制制度最终被历史抛弃，龙也必将失去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回复其作为神物、吉祥物的本来面目。

在中国，龙的象征是全方位、全时态、多方面、多层次的。龙族中有恶龙、歹龙，也有善龙、祥龙。敬畏上天、奉行大道的炎帝、黄帝以及尧、舜、禹诸帝，就都有善龙、祥龙之谓。即使在象征专制帝王的同时，龙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打龙拳：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

至于“龙的传人”一说，实源自中国人对自己远祖的尊敬和神化。伏羲女娲被称作“龙祖”“龙源”，炎帝黄帝呈“龙颜”“龙相”，舍其象征专制皇权的惰性部分，取其多元容合、造福众生、创新奋进、与天和谐的精神底蕴，从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图徽和象征，又有何不可呢？

这样，再来看发生在骊山上的褒姒故事，我们就不会因“周之幽、厉，皆悖乱逆天，故有龙鼋之怪”，而将表象神奇、内涵丰富的龙文化一股脑地否定了。

（刊于《陕西交通报》2002年7月16日；收入《大悟骊山》，庞进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卧龙

听到有人这样说：“能腾飞的是龙，不能腾飞的是蛇。”想了想，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其道理在：一，作为龙的重要取材对象，蛇是只能在水中游、在地上爬的动物，不能腾飞的，只有会同、融合其它动物和自然天象的有用成分，升华而为龙，才能飞到空中去。二、好飞和通天是龙的基本神性，如果不能腾飞，就意味着不具备，或丧失了神性，龙就不是龙了。

但是，这话又不能绝对的理解。有些龙能腾飞还没有腾飞，或者腾飞之前聚聚精儿，会会神儿，腾飞的间隙找个什么地方歇一歇，缓缓劲儿，喘喘气儿，你就不能因见这龙没有在天上飞而说它是一条蛇。如果说腾飞是“起”的话，能腾飞而未腾飞就是“卧”了。起和卧是矛盾的统一：起是动，卧是静；卧是起的准备，起是卧的目的；没有卧的积蓄和休整，起就不能长远；反过来，没有起作目标，卧的意义也就大打了折扣。

华夏大地上有多处名为“卧龙”的景观，可视作上述说法的形象化注解。这些景观，有的因“卧龙”传说而得名，如北京门头沟“卧龙岗”——传说一条白龙，从戒台寺来永定河喝水，不想离去，就留卧此地，化作白石山脊，蜿蜒二十余丈。福建武夷山大藏峰下的“卧龙潭”——相传曾有九龙在此戏水，之后留下幼龙一条，潜卧潭中，作了守水护山之神。有的因山川树木形似“卧龙”而得名，如福建长汀城中心一山平地崛起，如巨龙盘卧，因称“卧龙山”；河南嵩山有一峰，形似伏卧之龙，因名“卧龙峰”；山东泰山龙泉观有一株明代古槐，虬枝偃地，蟠根生干又成一树，状如卧龙回首，因称“卧龙槐”；北京戒台寺有一古松，枝干苍驳，蜿蜒匍地，似虬龙盘曲，故名“卧龙松”等等。

当然，最有名的还要数两处“卧龙”之地——湖北襄阳古隆中和河南南阳“卧龙岗”。两处“卧龙”，都是既没有什么有关神龙的传说，也没有什么山水树木盘曲如龙，而是都因了一个人，一个姓诸葛，名亮，字孔明，有“卧龙”称号的人。



在这里，“龙”指的是人间俊杰，“卧”是隐居的喻词。龙因将众多动物和天象做集合对象，而成为能量巨大的神物。这样的神物，人间只有两种人可以比附：一是君临天下的帝王，二是才智超群的俊杰。诸葛亮无疑是一代俊杰，他不但博览群书，兼采众长，而且抱负远大，尽管选择“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密”的古隆中“躬耕”隐居，却常借吟诵《梁父吟》来抒发情感，每每以管仲乐毅自比。于是，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孔明“一番知遇英雄心”；于是，龙出山了，不在茅庐“卧”了；于是，三国争霸狼烟起，九州动荡风雷疾；于是，诸葛先生羽扇纶巾，鹤氅丝履，眯目掐风，挥手决雨……尽管“出师未捷身先死”，却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之是成就了一番事业、“龙”的事业，完成了自己。

看来，龙，是不可久卧的。

看来，卧，只是龙的一个“计”。

（刊于《中国旅游报》2001年5月16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太平天国龙袍图样

太平天国与龙

在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里，龙的形象频频出现：起义的旗帜上有，王侯们的服饰上有，龙椅、龙床、龙柱、龙帐、龙冠、龙袍、龙车、龙轿、龙壶、龙碗等等，把这个南京天王殿，装饰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龙之宫。那么，太平天国与龙是怎样的关系呢？

作为先民对自然界多种动物和天象的多元集合，龙这个神物，从一开始就具备着丰富的，多方面、多角度的象征意义。进入阶级社会后，君主帝王们看中了龙的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纷纷以龙自比，所谓“龙颜龙准”“龙形龙态”“真龙天子”云云。这样的比附，发展到明清两朝，可谓登峰造极，别处不说了，光北京一座太和殿，就雕龙、绘龙、藏龙一万二千多条，整个故宫的龙之多可想而知。如此众多的龙构成一种森凛凛的无与伦比的气势，象

征和体现着专制帝王至高无上的尊贵和不可一世的威严。

有这样的龙文化背景，张牙舞爪的帝王大黄龙，盘盘绕绕在太平天国首领们的心目中，就不奇怪了。“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坤乾。”这首题为《龙潜》的诗，是洪秀全应试不第，由广州乘船返回花县的途中作的，时在1843年，即创立“拜上帝会”的前一年。诗中，洪某人将自己比作暂且“在渊”的“潜龙”，一旦时机成熟，风聚云会，就要“飞腾六合”，做主宰乾坤的“真龙天子”了。

有意思的是，在起义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曾斥龙为“妖”，将截获的服饰、器物上的龙称为“妖龙”，规定对其必须做“射眼”（即用双箭插其双目）的处置后，才能使用。而在称王、封王后，尤其是打下南京后，领袖们对龙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不再斥龙为“妖”了，变成赞龙颂龙了，言“金龙之龙是大宝，非妖也”。同时，开始大量地用龙。攻克武汉后，洪、杨等王即“戴绣龙黄凤帽于内，上戴龙凤金冠”，丞相、军帅等也“龙袍角带在天朝”。占领南京后，又对诸王朝服做了具体规定：天王九龙，东王八龙，北王七龙，翼王六龙，燕、豫王皆五龙。还大修金龙殿，其梁栋栏阶门楹，皆刻龙绘龙；铸龙头金玺、铸纪念币性质的二龙抢珠纹大铜钱……



上述情况，反映了洪秀全等人的复杂心理：一开始便做着“龙梦”，即帝王龙之梦；又因对立面——满清帝王为龙而贬龙斥龙；后来又觉得龙自古以来都是帝王和尊贵的象征，不是“清妖”的专利——弟兄们现在成王的成王，成帝的成帝，“天朝”建立了，把个锦绣河山拥有半壁了，为何不可称龙用龙呢？

对假“上帝”之名，行中国式的农民起义之实的太平天国而言，称龙用龙固然没有什么不可。但是，可悲的是，他们或许压根就没有认识到，历史的文化的局限，也使他们不可能更多地吸取中国龙所具备的团结凝聚、造福众生、开拓奋进等积极的精神要素，他们看重的仅仅是龙象征帝王的尊贵威严、豪华富丽、张牙舞爪、耀武扬威。龙的象征是全方位、全时态、多层面、多色调的，它像一座蕴含丰赡、取之不尽的宝山，就看你从中挖掘取用些什么。骄浮之龙在天国领袖们的宫殿、冠服、器具上盘旋飞舞，使我们依稀看到了他们后期的内讧、分裂、腐化、败亡竟是一种必然。



刻有龙纹的太平天国天王玉玺

（刊于《兖州日报》2000年8月13日、《长沙晚报》2000年8月14日、《重庆晚报》2000年8月15日、《西安晚报》2000年9月11日、《佳木斯日报》2000年11月7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孽龙与病龙

农历庚辰龙年和公元2000年碰到了一块，算来是三千年一遇，于是，这“龙”就成了特别珍稀的“千禧龙”。企业家、文化人都纷纷围绕着“龙”做文章。总体上讲，龙当然是好的，不好，怎么会将我们民族、国家、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都比作龙呢？具细些说，对龙族的成员就不能一好而蔽之了，这里得讲点辩证法，就像人间有好人坏人之分一样，龙族也有孽龙、歹龙、恶龙、祸害一方的龙。即就是好龙、善龙、祥龙、忠于职守的龙，也不能保证生生世世都不生疮、不患病呀。

好龙和孽龙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

早在传说中的女娲氏时代，中原一带，就曾张牙舞爪过一条为非作歹的黑龙，这条黑龙被女娲氏斩杀。到了舜帝的时候，九嶷山一带一下子冒出了九条兴妖作怪的恶龙，舜帝从遥远的北方来到湖南，帮助老百姓除掉了这九条恶龙。滔滔黄河过龙门。龙门附近有一条卧龙沟，当年曾有十条恶龙盘踞在沟中，时不时地爬出来伤害人畜。勤政爱民的治水英雄大禹经过这里，见恶龙呈凶，便持长弓，搭神箭，将这十条恶物一一射杀。也是这位治水英雄，将一条作恶多端的太湖孽龙锁在了湖底龙洞，并在洞口压上了一口大铁锅。

可见，神话英雄们对付孽龙的办法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斩除。

为什么非斩除不可呢？英雄们明白：对歹恶的估息，就是对良善的犯罪；只有除掉孽龙，龙的队伍才能纯净，才能担负起布雨理水，为众生造福的重任。

巫山的错开峡和斩龙台是很有名的。相传大禹当年引导洪水到这里，一龙行错了水道，被大禹拔剑斩之。玩忽职守，与孽龙无异。

斩龙台，一座警示台。

四川的都江郾也是很有名的。都江郾有一座伏龙观，观里敬祀着一位颇具神话色彩的真实人物——李冰。相传秦时蜀地水患不息，一条孽龙兴风作浪为害一

方，逼得老百姓不得不用牲牢甚至幼儿相祭。蜀郡太守李冰和儿子二郎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缜密的擒龙计划。当孽龙随风雨入庙攫取祭物的时候，李冰子二郎率众勇士突然出击，齐战孽龙。孽龙搏战不过，终被擒服，李冰将其以铁链系之，锁在伏龙观石柱下的深潭中。蜀地遂无水患。



**李冰斗蛟
(连环画封面)**

像李冰这样的太守还真是不多。

马师皇是黄帝时代有名的马医了。相传有一条患了病的龙，从天上来，耷拉着耳朵，张着大口，求马师皇医治。马师皇用铜针扎其嘴唇，又服之以汤药，几天后，龙病情好转，点头谢恩，腾云而去。

流传最广远的还是药王孙思邈医龙的故事。说是孙药王五十岁那年的某天晚上，正在灯下潜心地攻读医书，忽然雷鸣电闪，暴雨倾盆。有人笃笃地敲门，药王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穿黄袍的干瘦老头来求医。老头衣不沾水，一进屋便

雷停雨息。药王为其切脉，说：“这脉像起如腾云驾雾，落如倒海翻江，你是龙吧？”老头顿首叹道：“真是神脉啊！”药王说：“你的病是吃出来的，如今肚子很饿，却什么都吃不进去，对吧？”龙又点点头。药王说：“后天现出真身来吧。”第三天，龙来了，从后山脚直穿到药王的院中。药王在龙头上深深地扎了一针，又给龙灌了一桶汤药，龙上吐下泻地折腾了一阵，又在洞子里养了几天，好了，飞走了。

如今的痘疮和病变不算少了，多么需要医术高超的当代马师皇、当代孙思邈啊！



（刊于《海南特区法制报》1999年12月31日、《咸阳日报》2000年1月8日、《通俗文艺报》总第473期；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贬龙者之误

每逢龙年，报刊上都要涌现一批说龙谈龙的文章。这些文章，颂龙，赞龙，也即说龙“好”话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贬龙，骂龙，也即说龙“坏”话者。

贬龙者认为龙是帝王皇权的象征，进而认为龙是农耕文明，即黄色文明的象征，从而和以工业化、信息化为特征的现当代文明格格不入，应该被列入批判、抛弃的对象。这是贬龙者最主要的观点。

《我不喜欢龙》的作者这样写道：“龙，始终是黑暗的封建皇权的象征。它凶恶、残忍、非人道至极；它愚昧、浮浅、非理性至极；但它却炫赫、奢侈、荣华富贵至极。我们中华民族受制于龙、荒疏于龙、罹难于龙的历史实在是太漫长了。龙，过去不曾载我民族腾飞，龙的观念在现代生活中一天不扫除，我们的民族就一天不够清醒。龙之误国已久，龙之荒唐已久，为什么今人还认龙作父，这真是无异于认贼作父啊！”（《中国文化报》1988年4月6日）

《中国不再是龙》的作者亦言：“张牙舞爪、金碧辉煌的龙的形象给我的直觉仍然是皇帝权威或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象征。就算把它说成是象征了中国文化，也是传统中属于糟粕的一部分。把一个以高度民主、高度文明为目标，正在奔赴现代化的共和国比作龙，我感到很不恰当。……龙在今天，是中华民族的腐蚀剂。龙制造迷醉，使我们不求上进！使我们故步自封！使我们妄自尊大！使我们守残抱缺！它在中国人的精神里盘踞一天，中国的现代化就被阻滞一分。”（《人民日报》1988年5月3日）

贬龙者的观点笔者是不同意的。觉得其误在于不够客观，以偏盖全，倒脏水连盆子都扔掉了。

不错，在中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龙的确是帝王皇权的象征，也的确以张牙舞爪、高高在上、耀武扬威的形象，起着为专制统治壮胆效力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几个事实——

其一：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甚至更早，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帝王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自然与帝王皇权无关。

其二：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这些神性和“帝王性”有吻合之处，遂被帝王们看重，拿去做了自己的象征物；随着帝王们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

其三：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打龙拳：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

至于将龙和现代文明对立起来的观点，就更是站不住脚了。龙是古老的，也是当今的，它一直紧随着人们前进的脚步。农耕文明有陶龙、玉龙、青铜龙，以及木龙、石龙、水龙；进入工业文明后，我们见到了铁道龙、大桥龙、石油龙、电缆龙；当今是信息时代了，光缆龙、数码龙、融入现代科技的声光电动的龙，直到直冲九霄、遨游太空的卫星龙、飞船龙，等等，纷纷亮相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龙；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龙；有什么样的理想，就有什么样的龙。

龙是可以涵盖黄色、蓝色、种种色彩文明的全色彩象征。在世纪之交的今天，龙非但不会腐蚀中华民族，阻滞中国的现代化，不会制造迷醉，使我们不求上进，故步自封，妄自尊大，守残抱缺，等等，其身上蕴含的团结凝聚、造福众生、奋发开拓、与天和谐等精神质素，反而会激励我们图强雄起，再创辉煌。

（刊于《各界导报·百姓周刊》2000年1月21日、《都市时报》2000年3月14日、《咸阳日报》2000年3月17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巨龙看飞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龙是无处不在的。巍巍中华，龙的家园。幅员辽阔的华夏大地上，龙的名胜比比皆是，龙的身影随处可见。

神话龙，帝王龙，和自然龙，是形成龙名胜的三个主要因素。

龙的名胜和龙的神话传说关系密切。作为口碑流传的民间文化现象，龙的神话传说寄寓着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表达着素朴的思想感情，许多龙的名胜或以龙的神话传说而形成，或得名后附会以龙的神话传说。

一位美国宇航员从月亮上朝下看，说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它好似一条银色的项链，镶嵌在蓝色的地球上。而我们中国人，则喜欢将万里长城比喻成一条龙，一条宛延起伏在崇山峻岭中的巨龙。

于是，便有了长城与龙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塞外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住着一母一子，儿子靠割草卖草奉养老母。一天，小伙子发现了一片又嫩又绿的“神草”，怎么割也割不完。后来，财主发现了这个秘密，认为草地下有宝，带人来挖，果然就挖出一颗宝珠来。小伙子赶来护宝，与财主争打起来，抢到宝珠后，小伙子一口吞进腹中，瞬间就变成了一条巨龙。母亲见儿子变成了龙，哭喊不已。

巨龙看见白发苍苍的老母孤独无依，不忍离去，就化作长城卧在高山峻岭之上，时时刻刻，凝望着他的出生地——望母营。

这个传说有“感生神话”的影子，颂扬的是一种既古老又伟大的情感——母子情。

长城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因此，就有了将龙、秦始皇、长城三者编在一起的传说。据说，秦始皇原是天上的一条草龙，因为和一条真龙打赌，输了后，从天上掉下来，变成了一条大鱼。百姓将鱼肉分吃了，将鱼骨鱼刺扔得七零八落。草龙魂难附体，就向玉皇大帝诉苦。玉帝说，那你就去凡间，设法全你的身体吧。于是，秦始皇就来到人间，干成了一统大业。做了皇帝后，巡视边关，发现了残破的六国城墙，不禁感慨万端。原来这些边墙就是当年百姓扔下的那些鱼骨鱼刺化成的。于是，秦始皇就下令征集全国民夫，将六国边墙连起来，修筑一道长长的高厚大墙，以“雪我耻辱，完我体肤，劳其民夫，使龙体现出”。于是，就有了巨龙般的万里长城。

长城东以山海关起头，中有八达岭，西边以嘉峪关煞尾。关于这三处名胜，民间也有传说。说的是东海龙王的长子不学好，成了一条为非作歹的恶龙。玉皇大帝决定为民除害，就派天兵天将斩杀恶龙。恶龙不敌，仓皇向东海逃去。玉皇大帝随手从帽子上摘下三颗宝珠向恶龙掷去，击中了龙头、龙心和龙尾，恶龙的身体变成了万里长城，三颗宝珠变成了长城的山海关、八达岭和嘉峪关。

河北省山海关的南海口关，建于明初洪武十四年，是万里长城的起点。它扎根渤海之中，恰似老龙俯首饮水，因而被称作“老龙头”。到了明末，“老龙头”被附会增编以新的传说。据说明朝总兵吴三桂，在镇守老龙头期间，迷恋于陈圆圆的床幄，沉醉于酒色之中，老龙看不惯，便常常发怒，掀浪扬波，搅得吴三桂不得安宁。后来，李自成的起义军打进北京，老龙便施展神力，引导农民军出京东征，收拾吴三桂。当清朝摄政王多尔袞，以十万之师猝然猛攻农民军时，神龙又抖须振威，呼风扬沙，配合农民军抵抗清兵。据记载，当时确实“大风弥漫，沙石滚滚，黄尘飞扬”，大大地挫伤了多尔袞的锐气。

地处广东东江之北的罗浮山，山势奇特雄伟，有“岭南第一山”之誉。罗浮山的形成，当然是几千万年前地壳运动，使地下的花岗岩体受挤压隆起的结果。民间传说却与龙有关。说是东海龙女和南海龙子私定终身，引起了他们的父母，

东海龙王和南海龙王的震怒，于是，龙女被囚禁在蓬莱孤岛，龙子被关压在罗山下的古井中。海底的灵龟同情龙女，便驮着孤岛漂向罗山。龙子见龙女到来，便张开双臂迎上前去。于是，刹那间天崩地裂，罗山与浮山合为一体，成了罗浮山。

广东德庆县的龙山宫位于粤西北山区。相传永乐年间，该地发生了一场罕见的旱灾，井干了，河涸了，庄稼苗枯死了，人们不得不告别家园，出外逃荒。村里一些老年妇女走不动，就聚集在东南边的山岗上烧香磕头，祈求苍天开眼，给老百姓一条生路。也许是被老妇们的虔诚所打动，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来了，雨也来了。甘霖普降，救了全村人的命。事后才知道这雨是居住在西江河畔悦城的龙子，奉龙母之命专来此地行的。为了答谢龙母，人们便自发地筹款出力，建造了这座古朴生动、精巧玲珑，具有汉代遗风和明代格调的龙山宫。

阿里山是台湾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就像大陆人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一样，台湾人说“不到阿里山，人生有遗憾”。阿里山的得名，相传与龙有关。说的是很久以前，高山族首领阿巴里，打猎时发现了这片神奇秀美的地方，便率族众来这里居住。山里有两条恶龙，不欢迎人们侵犯它们的领地，就经常出来骚扰。阿巴里放箭射伤了恶龙，还砍断了龙尾。恶龙吓得再也不敢骚扰了。为了表示对阿巴里的怀念，人们就把此山叫阿里山。

阿里山是台湾五大山脉之一，十几座山峰海拔都在千米以上。阿里山之所以这么高，相传也与龙有关。说的是早先的时候，一位老人捡到一颗五彩花蛋，拿回家孵出了一条小花蛇。老人精心喂养，小花蛇逐渐长成了一条龙。老人经常下山买猪血给龙吃。有一天，邻村一位瞎眼奶奶的小孙女穿着红衣服从龙面前经过，龙以为是猪血，一口将这孩子吞下。老人回来后，砍掉龙的尾巴以示惩罚。这条秃尾龙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就每天潜回东海龙宫，衔来许多金银财宝放在山洞中，叫瞎眼奶奶去取，直到老人去世。后来，天上的妈祖婆提拔秃尾龙去守宫门。临升天前，秃尾龙尾巴一扫，封住了洞口。封在洞中的金银财宝因衔来时沾了不少龙口水而逐渐膨胀，又没人去取，便越长越大，直到把原本低矮的阿里山胀成了高山。有一首民歌，就唱的是这件事：“秃尾龙山里吐唾沫，阿里山腹金银多。手挥锄头挖山坡哟，锄小力微无奈何！”这个传说内含丰富，还把龙与闽台一带敬祀的妈祖神联系在一起。

日月潭堪称台湾名胜之最。相传日月潭最早叫龙湖，湖里潜蟠着一公一母两

条恶龙。某一天这两条龙恶性大发，分别将太阳和月亮吞入腹中，使天下漆黑一团。大尖和水社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决心找回太阳和月亮。在一位白发老人的指点下，他们到阿里山挖出了金斧头和金剪刀。大尖用金斧头劈开了恶龙的脑壳，水社用金剪刀剪开了恶龙的肚皮。于是，太阳和月亮滚了出来，被他们分别送上了天。他们担心太阳和月亮再掉下来，就一直站在那儿守护。天长日久，就化成了两座大山。人们为了感谢和纪念他们，就将龙潭改名为日月潭，将那两座山，一座叫大尖山，一座叫水社山。

龙的名胜与帝王皇族多有瓜葛。

由于帝王们都是所谓的“真龙天子”，他们居住过的城池宫囿，游历过的山水林泉，就不可避免地要留下“龙”的痕迹，从而形成龙的名胜。

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南郊的云龙山，相传就与汉高祖刘邦有关。这山长约六华里，连绵九节，好似一条卧龙，因称“九节龙”。这条“龙”也暗喻刘邦，他隐居在山中，山上就蔚起一股云气，形象亦似龙。吕后看见“云龙”后，上山寻找，终于找到了刘邦。“云龙山”因此而得名，连同山西面的云龙公园和云龙湖，成为徐州的主要风景名胜区。

吉林省农安县的农安古城，是辽代的“黄龙府”。因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战归来，“驾崩”此地，“有黄龙见”而得名。农安古城内现存一座辽代古塔。这座古塔与“帝王龙”有关。相传当年传言说农安古城有龙脉出现，不久就会有真龙天子降世与辽帝争夺帝位。辽帝得知后，赶快派兵匠建高塔以压龙脉。高塔建起来了，辽国国祚却没有因此而维系多久。

事实上，作为一种想象中的神物，龙是不能为一个国家的兴亡负责的。

安徽蚌埠有一条“龙子河”。——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少年时曾在此撑船，将竹篙落入河中，那竹篙不久即化为巨龙，因而得名。

庐山仙人洞的两面断崖之间，卡着一根石条，人称“天桥”。这处景观，与传说中的金龙搭救朱元璋有关。说的是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朱元璋的坐船被炮火击中搁浅，朱元璋仓皇上岸，骑马逃跑。陈友谅随后紧追不放。朱元璋跑到庐山仙人洞，一道悬崖横在眼前。身后“不要跑了朱和尚”的喊声越来越近，朱元璋正要叹一声“天杀我也”，却见一条金龙从天而降，化

作一座天桥，搭在两崖之间。朱元璋刚策马过桥，天桥就哗啦啦断落，赶到桥边的陈友谅眼睁睁地看着朱元璋沿着山道越跑越远。如今残留的一石和崖边的马蹄印，使这段明显属于附会传说，似乎有了几分“真实”性。

满清统治者全面接受了汉文化，对龙的敬祀和垄断，比起以往各朝代的帝王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位于长白山主峰白头山东侧的布里瑚里湖，湖水清澈碧蓝，景色绮丽幽美。相传很久以前，天上来三个仙女，在这湖里游泳嬉戏。忽然，一只神鸟衔着一枚朱果飞来，将朱果吐在三仙女佛库伦的衣裙上。佛库伦上岸后，吞吃了朱果，不久便怀了孕。后来生下来一个聪慧漂亮的男孩，取名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按照母亲的指点，来到三姓一带，平定了那里的战乱，被各部族共推举为首领。爱新觉罗氏成大事后，布库里雍顺被奉为祖先，布里瑚里湖也就成了满族的发祥地。清政府将其尊为“生龙圣地”，每年都要派亲信大臣来这里祭拜。光绪三十四年秋天，朝廷还专门在湖边立了块“天女浴躬处”的石碑。

崇陵是光绪皇帝的陵墓，在现存的帝陵中属于最后一座。有意味的是，这座陵墓选中的这片谷地原名“绝龙峪”。大臣们觉得这名字太不吉祥，就改名为“九龙峪”，因为光绪是清入关后的第九代天子。后来，又觉得这“九龙峪”也不合适，有说清朝只能有“九龙”之嫌，于是，又再次更名为“金龙峪”。

问题是，“金龙”也好，“九龙”也好，作为帝王的“龙”，到光绪手里，基本上也就算“绝”了。——继任的溥仪，皇帝未当到头就被迫退了位。

阳间的天子以“龙”自比，阴间的天子也要挤进“龙”的行列。

据说刘备初主蜀时，曾派著名的阴阳先生张琦选“九龙捧圣”之地建造皇城。张琦选中了平都山，只是龙形山脉数来数去，仅有八条。张琦犹豫不决，赶回成都向刘备禀报。刘备说：“孤乃真龙天子，正合九龙之数，就在那里建吧。”然而，当张琦返回平都山时，阴间的天子已选中此地作阴曹地府的首都，开始建城了。张琦后悔不已，自尽而亡。阴天子感念其忠义可嘉，就封其为地仙菩萨，留在住幽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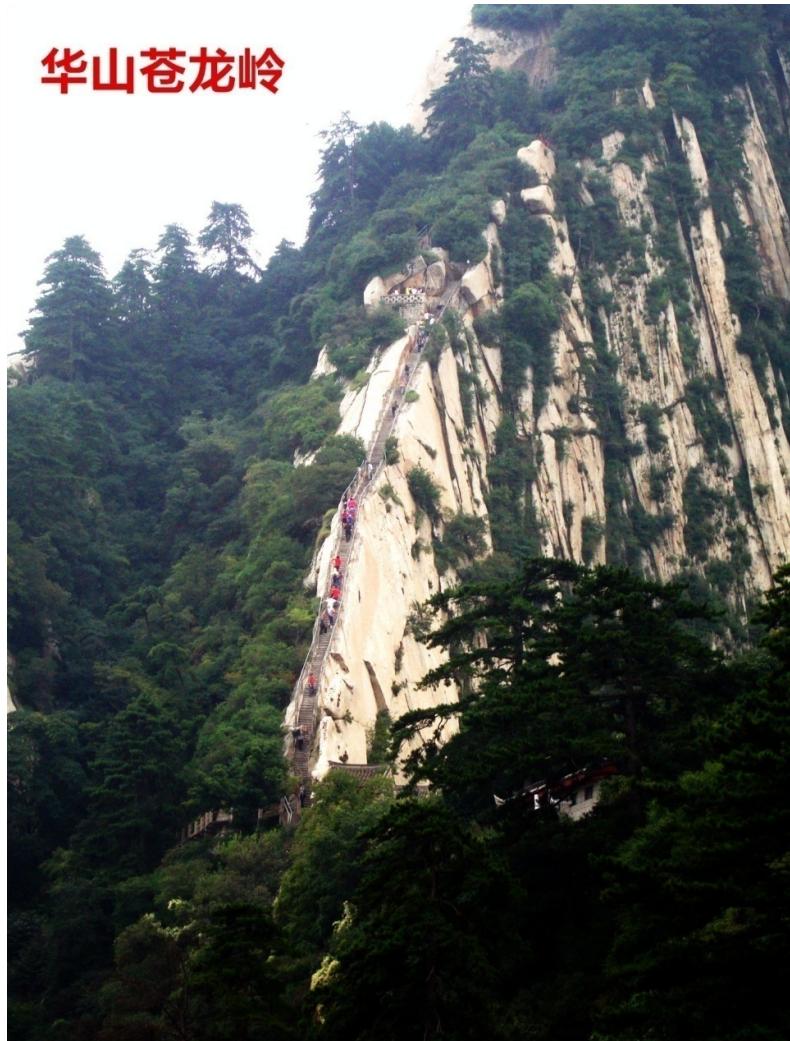
许多龙名胜因山势、岩石、泉瀑天然具备“龙形”“龙态”而得名。

辽宁铁岭市东的风景区“龙首山”，山势蜿蜒十余里，势如长龙，至柴河曲

折处，嶙峋突起，如巨龙昂首。

西岳华山上有“苍龙岭”，极为险峻，曾把唐代文学家韩愈吓得大哭。从华山北峰望此峰，体背青黑，真如一条苍龙腾凌在空中。

华山苍龙岭



广东惠州的九龙潭古称白水山。一条“白水”从二百多米高处飞流而下，腾越八九处悬崖，每处悬崖下都冲有一个深潭，恰如九龙跃水。

安徽黄山的“九龙瀑”，飞流九折而下，大雨过后，飞瀑宛如九条白龙凌空起舞，十分壮观。

有的名胜既与形态像龙有关，又与神话传说或帝王行踪有关，是“自然龙”

“神话龙”和“帝王龙”的交融综合。

苏州马迹山有一个龙头渚。绵延的山势像一条游龙，直插湖中。从南湖北望，但见龙头、龙舌、龙颈、龙背、龙爪、龙尾，逼真地浮现于碧波之上。传说此龙本是兴风作浪、为害一方的活龙，后来被十八勇士斩断了龙头，钉上了七只大铜钉。如今龙颈涧每逢雨天，岩石土壤溶解，有暗红色的水淌出，人们便说这是龙头被斩后流出的血水。

自龙头渚攀石而上，东北行成十里，有一处四面环山的幽谷，一条小河通向太湖，这便是风景殊美的“盘龙湾”。相传美女西施曾陪吴王夫差在此小住，故有“伴龙”之称。之后，东汉时的光武帝刘秀，未登基前被王莽的部将追杀至此，一樵夫将其救至家中隐藏，由此，“伴龙”改称“盘龙”。

“青龙倒吸水”是北京关沟七十二景之一。其得名，一说是一条青色的岩石直通泉池，宛如一条青龙倒着吸水。又有传说：龙王的九女儿金波，拿来一瓶龙宫圣水给修边的民工解渴。民工不慎，将宝瓶跌落到地上，形成一汪清泉。几百年后，清朝的康熙皇帝路过这里，见泉水清冽，便低头喝了几口。随行的一位将军赶快拍马，说皇上的姿势像青龙倒吸水。于是，这眼泉池就有了“青龙倒吸水”的名字。

吉林省吉林市的北山，本因九座山峰连绵盘接，如群龙盘距，而称“九龙山”。后来有一年，清朝的康熙皇帝到长白山一带祭祖，途中游览九龙山，听当地人说，九龙山有帝王之气，不久将会有真龙天子出现。康熙闻言十分恼怒，就下令将山名改为北山，并派人率兵削铲山头，以削除帝王之气。

中国古代盛行的风水理论对龙的名胜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龙脉”，认为中原大地的龙脉，皆发自关中，古长安即高居龙首之位，“处上游以制六合”。于是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

龙脉还以山势的起伏走势分赴龙、卧龙、蟠龙三种。蟠龙指山脉依江湖首尾相顾，成回环形状，认为这样的形局比较完整，可以互为依靠，包藏王气。据载，三国时诸葛亮就曾骑马上石头山观察金陵形势，发出了“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的感叹。此后，人们便用“龙蟠虎踞”指称金陵。李白有《金陵怀古》诗：“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毛泽东也留下了“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诗句。

北京被认为是“北干之龙”正结之地，龙脉悠远，“鸾凤峙而蛟龙走”，山水环抱，帝王之家。

洛阳位在天下之中，龙势强健，遂成“九朝故都”。

杭州也是六大古都之一，只因西湖的出水不佳，断了龙脉，终非长都之地。

龙的名胜，是龙文化的物化场、播演台和集散地。祭祀龙神，祈雨祈福和舞龙灯、划龙船等民俗活动都多在龙的名胜风景区举行。

龙的名胜还是地域取名的依据。在我们这个“龙之国”里，有“龙省”一个，即黑龙江省；“龙县”（市）二十五个，如龙山县、龙泉县、龙门县、龙州县、龙游县、青龙县、黄龙县、龙岩市等；城区名称中有“龙”字的十一个，如龙凤区、龙亭区、龙潭区、龙山区、云龙区等；县城所在地的镇名中有“龙”的二十七个，如龙江镇、龙井镇、龙岗镇、龙城镇等。至于以“龙”为名的乡村寨堡、街道巷里就多得不可胜数了。

龙的名胜离不开龙的建筑。龙的建筑是以空间组合、体型、比例、尺度、色彩、质感、装饰等建筑语言，构成龙的形象；并通过建筑借景等手段，和自然风景相结合相呼应，从而凝结和表现龙的文化、龙的习俗。

北京的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集中龙最多的地方。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三大殿之一。殿正中，有象征帝王权威的金漆雕龙宝座。宝座两侧有六根漆金沥粉的盘龙大柱，顺着龙柱朝上看，宝座顶上，有一口藻井，一条巨大的浮雕蟠龙雄居藻井中央，作腾云飞升状。蟠龙的嘴中衔有一枚外涂水银的玻璃大宝珠。这宝珠号称“轩辕镜”，又名“避尘球”。由于采用了透雕等手法，龙头探出。龙须飘起，稍有清风，宝珠便微微晃动，与井口四周的十六条小金龙相映生辉。这是故宫第一绝：藻井蟠龙。

第二绝是那块最大的丹陛云龙石雕。这块石雕，长近17米，厚近2米，宽3米多，重约二百五十吨。四周刻缠枝莲花纹，下部为寿山福海纹，中间是九条蟠龙戏珠于突起的朵朵瑞云之中。瑞云缓缓流动，蟠龙雄健逼真，堪称我国古代石雕艺术的瑰宝。据说这块整体石料，采自距北京一百多华里的房山县。当年的工匠民夫，为了输运巨石，从石窟到京城每隔一里就挖井一口。寒冬腊月将井水汲

上来泼成冰道，用旱船将石头一步一步地拉进宫中，其情景之艰难，可想而知。



三大殿外的台基分上中下三层，每层之间以龙墀相叠连。太和殿有 1460 根望柱，望柱下面伸出 1442 个螭首。螭是无角的龙。每逢雨天，螭首嘴里泄下一条条连珠状的白色水线；雨如果大一些，连珠状的白线就变成一道道喷玉溅珠的白练。千龙吐水，白练飞悬，蔚为壮观。这便是故宫第三绝：龙墀白练。

龙在建筑上的形象，分别以石雕（碑座、碑首、须弥座、御路、望柱头、泉口等）、彩画（天花板、垫拱板、梁栋、墙壁等）、木雕（梁柱、天花、藻井等）、窑冶（花样砖、瓦当、滴水、吻兽、脊件等）、雕銮（辅首、包叶等金属饰件上的错镂龙纹）、铸造（铎铃、塔刹、钟钮等）的形式表现出来。

（刊于《西安旅游报》1999 年 4 月 19 日、5 月 3 日、5 月 1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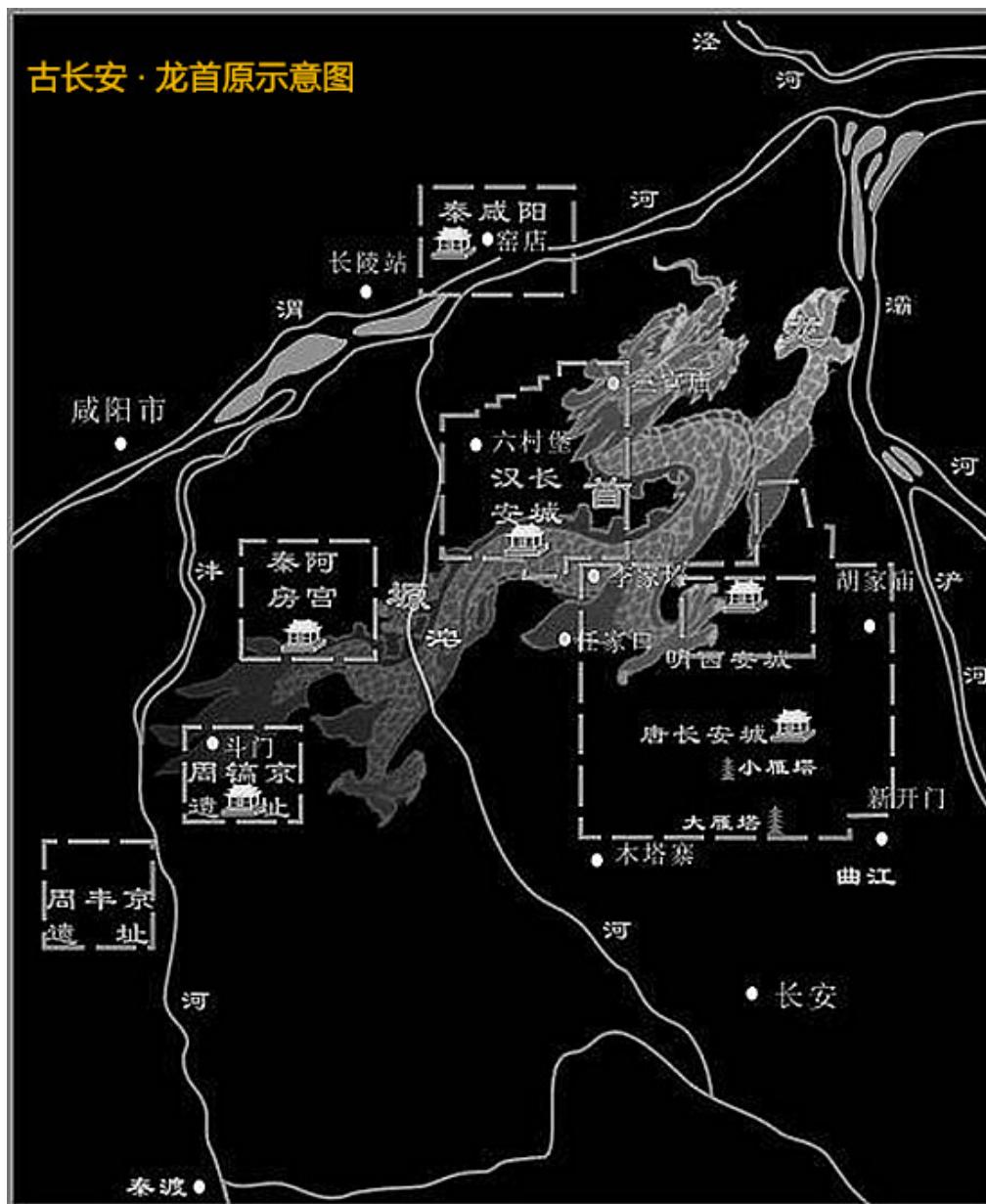
矫矫龙首

作为表象神奇、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龙的象征性是广渗的。比如，在古代那些勘舆家也就是风水先生眼里，苍苍莽莽的中原大地就被视作一条龙，这条龙由关中发脉，古长安，也就是后来至今的西安，高居于龙首的位置。它依山挟水，俯瞰中原，“处上游以制六合”。

这样的形胜之地，作帝都是很合适的。当年刘邦平定天下后，曾为建都何处犹豫再三。娄敬、张良等谋士建议说：关中长安，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可以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络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这些话说得刘邦频频点头，遂决定立都长安，并令肖何在渭河南岸的龙首原（亦称“龙首山”）修建未央宫，开创了西汉二百多年的基业。后人还根据龙首原的走向，引浐水入城，号“龙首渠”，入东内苑汇为“龙首池”。现在西安市未央区还有龙首村的地名。

龙首原位于陕西西安城城北，是一块黄土台地，地势高起，原面完整，景色壮丽。范围大致在浐河以西，沣河以东，今绕城高速以南，西安城墙以北。关于龙首原的得名，传说秦朝的时候，有一年夏天，秦岭山林发生了火灾。火势熊熊漫延，许多树木被烧焦，生活在林中的鸟兽多被烧死。栖息在秦岭腹地黑龙潭里的黑龙见状，就将潭水喝饱肚腹，奋身飞至灾情严重处，喷水灭火。无奈火势太大，它反复几次，潭中水就几乎被喝干，而火势依然不减。于是，它飞出秦岭，到渭河去喝水。然后飞回秦岭喷水灭火，反复无数次。火势渐渐地小了。不料最后一次，当它头正要伸向渭河时，竟因劳累过度，“轰”地一声倒了下去。这一倒，就没有再起来。黑龙的身体变成了一道土原，这土原比一般地面高出五六丈。龙头所在的地方，崛起一座比一般地面高出二十丈左右的土山，后来，人们就称其为龙首山。再说那秦岭余火，在黑龙倒地的时候，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浇

灭了。由于龙首原由北至南，如一条巨龙连接着渭河和秦岭，人们就说这条巨龙是古长安的龙脉，龙头就是今天的龙首村所在地。



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周、秦，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建都之地，秦阿房宫、汉未央宫、唐大明宫都建在龙首原上或附近，算下来，先后有五十多位“帝王龙”即所谓的“真龙天子”，常年在“龙首”居住、办公，使用时间近八百年。

在做都城的岁月里，西安真是龙首——中华民族这条巨龙之首。华夏各地，甚至一些亚欧国家，都曾以此龙首是瞻，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此龙首，视界开阔，目力深远，其态也矫矫，其势也勃勃。龙首高昂云天，龙体奋腾向上，那些岁月便为之生动了，为之振奋了，也为之辉煌了。其精神光芒，穿越时空，一直映照到今天的我们。

后来，差不多是唐代之后，中国的政治中心东移了。政治中心东移使西安作为“龙首”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时间上讲，依然是龙首，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就距西安不远，“桥山龙驭”是任何一位龙的传人都向往的地方；更早还有半坡先民、蓝田猿人。从空间上讲，虽不再是中原大地的龙首了，却还是大西北的龙首，“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里，连接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通讯中心在这里，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中央的西北局及西北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都设在这里。

西安成为中国西部的龙首，历史的和地缘的因素是重要的，而其本身的优势也是显然的。作为西部最大的中心城市，西安的轻重工业在西部地区举足轻重；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第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邮电通讯发展迅猛，城市面貌大大改观；而以丰富且拔尖的人文资源所支持的旅游业，多年来一直是全国的热点。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落脚的第一站就选了西安。

参与过或欣赏过舞龙表演的人都知道，龙首是关键，所谓“龙头动一动，龙尾跑十程”，“龙首舞得好，龙身跟着跑”。龙首也最难舞，唯其难舞才最见功夫，最能出彩。它比较大，比较高，也比较重，要舞出花样，舞出造型，舞出独特的风格，舞出磅礴的气势，不但需要足够的力气、熟练的技巧，还需要一种精神，一种蓬勃向上、奋发有为、敢于打头的“龙首”精神。这种精神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轩辕黄帝，上溯到周秦汉唐，而继承韵脉者、发扬光大者，却是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每一位当代公民，你、我、他，我们大家，都责无旁贷了。

（刊于《西安晚报》1999年4月30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龙腾西部

雄奇辽阔的西部，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的细颈瓶龙纹，距今 7000 年；甘肃甘谷西坪、武山傅家门出土的彩陶瓶龙纹，距今 5500 年和 5200 年；三者都属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龙纹，是考察龙起源的重要物证。以水为龙，长江黄河的源头在青海省的唐古拉山和巴颜喀拉山；以山为龙，北、中、南三大干龙皆从巍巍昆仑发脉。

城乡地望龙和名胜风景龙是龙文化的凝聚点、物化场和演播台。在西部，这样的点、场、台，可以说多得举不胜举，即使你是一个一年到头，背着行囊“走四方”的旅游观赏家，也未必看得完看得全。稍作提名，便有广西的大龙潭、白龙洞、龙角山、龙眼村；四川的龙门浩、黑龙滩、伏龙观、龙凤祠；贵州的九龙洞、龙船石、潜龙阁、回龙庵；云南的龙泉山、异龙湖、双龙桥、飞龙白塔；陕西的龙首原、苍龙岭、青龙寺、兴庆宫龙池；甘肃的黄龙碑、卧龙桥、青龙殿、仇池山滚龙珠；还有宁夏的老龙潭、青海的盘龙柱、西藏的龙王堂、新疆的雅丹龙城、内蒙古的龙首山、成陵龙雕等等，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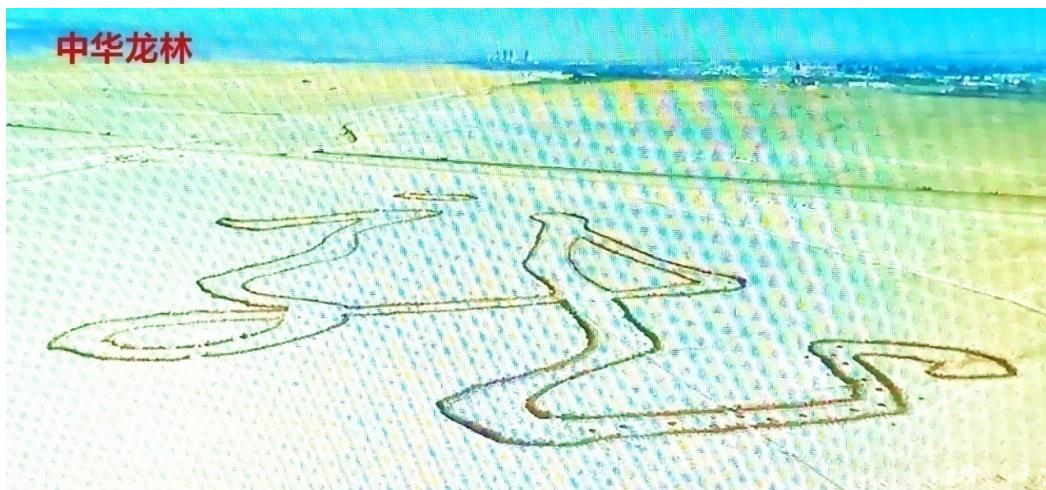
民俗活动是龙文化的活化石。人们通过祭祀，体察呼唤龙的神异；通过舞蹈，模拟展现龙的神韵；通过竞技，秉赋和显示龙的神力；这一切，在西部，都呈现得源远流长，多姿多彩。“二月二，龙抬头”的传说和崩包谷花的习俗，就产生在关中一带，且流行于北方广大农村。“抬龙王”、“转龙阁”、“请龙神”等祈雨祈福习俗，遍布西北西南各地。重庆铜梁的龙灯久负盛名，国家级的庆典上常有他们矫健亮丽的身影。居住在西部的各少数民族同胞与龙有不解之缘，布依族“白龙会”，毛南族“分龙节”，普米族“祭龙潭”，纳西族“龙王庙会”，哈尼族“竖龙巴门”，阿昌族“耍白象青龙”，彝族“花腰女子舞龙”，傣家人“划龙舟”，侗族“打花龙”，苗族“龙纹蜡染”、“龙船节”……

从人文的角度看，西部是伏羲和炎黄二帝的家乡，黄河中上游是华夏文明及

后来的周、秦、汉、唐文明的摇篮。甘肃天水有伏羲庙，相传伏羲是雷神的儿子，人首龙身；陕西宝鸡有炎帝祠，相传炎帝乃其母梦神龙而生，少时曾沐浴于九龙泉；黄陵县桥山山麓有轩辕黄帝的衣冠冢，神话讲黄帝是“黄龙体”，并在桥山乘龙升天，人称“桥山龙驭”。炎黄英魂壮民魂，中华国脉承龙脉。每年清明节前后的黄陵祭祖活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成为华夏儿女团结凝聚的纽带，五湖四海八方归宗的壮举。

龙对西部的启示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团结兼容，造福人类，开拓奋进，与天和谐，是龙最基本的精神要素。这些精神要素可以激励、鼓舞西部人思想解放再解放，发奋发奋再发奋，齐心协力，惠及苍生，在开发经济的同时，特别注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传媒报道，国家已着手在嘉峪关外辽阔的沙漠地带，搞一个特别大的绿化林，这个绿化林的形状和走向是以唐代著名书僧怀素草书的那个特别好看的“龙”字为蓝本的，因而被命名为“中华龙林”。造成后，将是人类在地球表面“书写”的最大的文字图形：此壮举可视作龙的精神和西部大开发相结合的一个形象化说明。

庚辰龙年恰好和公元 2000 年相重叠，成为 3000 年一遇的“世纪龙”。世纪龙喜遇西部大开发，真可谓：天时地利逢人和，龙腾西部看今朝！



（刊于《广西日报》2000 年 3 月 14 日、《咸阳日报》2000 年 6 月 10 日、《三秦都市报》2000 年 6 月 30 日、《甘肃日报》2000 年 8 月 14 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

龙池的说法

西安兴庆宫南大门朱红色的楹柱上，悬了一副金字对联，是霍松林先生的墨宝，云：兴华夏龙池龙飞舞，庆长春凤苑凤高歌。到这儿参加龙年龙池龙游会的人们，凡是通点文墨的，都要在这副对联前驻足片刻，赏一赏先生的书法，品一品联语的意韵。我也没有例外。想这“凤苑”，该是“凤城”的活用，指的是古长安，即现在的西安城了。传说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同其夫萧史，吹奏紫箫将凤凰引降于京城，后世遂称京都为“凤城”。古长安长期为都，因而有“凤城”之称。杜甫诗句“步蟾倚仗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章八元诗句“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蒙蒙”中的“凤城”，指的都是长安。

那么，“龙池”又有什么说法呢？

池者，周围高中间低的蓄水之地也。龙是水神，大凡有水的地方，龙都要光顾的。然要成为龙字号的名胜，就还得具备点条件：要么有美丽的关于龙的神话传说，可名之“神话龙”；要么和历史上的某个帝王有些瓜葛，可称作“帝王龙”；要么其自然形状像龙，可谓“自然龙”。兴庆宫占的是第二条。

唐初，兴庆宫一带被称作隆庆坊，后来天雨积水成为小池，称隆庆池。武则天执政后，将其孙儿李隆基兄弟五人的宅第赐于此坊，不久又通过龙首渠引来浐河水，池也就一天一天地宽广了。到中宗时，水面已弥数顷，深达数丈。于是，说法来了，有说此池气滋云生，乃风云际会之兆；还说曾见一条金灿灿的黄龙跃出水面，是这儿要出真龙天子了。事有凑巧，几年之后，李隆基果然面南登基，做了皇帝，成为开创一代盛世的唐玄宗唐明皇。于是，隆庆坊成为“圣地”，隆庆池更名为“龙池”，显赫了，光辉了，免不了要开动宣传机器赞歌一番，且时不时地被人们瞻仰之了。

李隆基自然对“龙池”感情有加，他不但要继续住在池边——兄弟们自然要移宅让地了，还要在池边办公。于是，一个被称作“兴庆宫”的，宏伟壮丽的建

筑群出现了。兴庆殿、大同殿、南薰殿、龙池殿、跃龙门、沉香亭、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改元、大赦、殿试、出征等等许多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都在这儿发生，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风流故事也在里演绎了。其景况，今天的我们从“帝宅王家大道边，神马龙龟涌圣泉”“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等唐人诗句中还能感受得来。

悠悠千载成过去。昔日的龙池宫苑，今天的民众乐园。适逢庚辰龙年，又是世纪之交，兴庆宫公园画龙图，雕龙像，竖龙门，亮龙灯，林间龙阵群龙聚会，湖中巨龙吐火喷水，还敲锣打鼓，把个祥瑞之龙舞得欢天喜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节日快乐，龙年发达。园长蒋蔚奎先生是位艺术家，深谙摄影之道，还写得一手好字。那天我去他那里商量召开龙文化研讨会的事，一进门，宽大的案子上正展开着一幅书法作品，是行书写就的唐人沈全期的《龙池篇》：“龙池龙醒龙已飞，龙德光天天不违；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笔势洒脱，书体飘逸。见我进来，蒋先生玉管高提，朱印低落，将书作款然赠我。又数了数，说：“你看，一共六条龙。”我说：“该是八条龙，我姓的这个‘庞’字藏了一条龙，你蒋先生不是也属龙吗？”园长笑了，说：“要是再有一条龙，就是大吉大利的‘九龙’了。”我说：“这不难呀，庚辰年不是一条龙吗？其实，八条龙也不错。‘八’者，‘发’也。不光是‘发财’的‘发’，也是‘奋发’的‘发’、‘开发’的‘发’，现在西部要大开发了，用龙的精神来开发西部，不是很好吗？”

两天后，中华龙文化研讨会在兴庆宫龙池殿隆重召开，“弘扬龙的精神，开发龙的故乡”，就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了。

（刊于《中国旅游报》2000年5月12日、《三秦都市报》2000年5月13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龙瑞香港

我这里有两幅“龙图”。一幅是“香港徽章”上的坐龙——此徽章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频频地出现在香港旗和港英政府出版的诸多刊物上。一幅是为了迎接和庆祝香港回归，九龙各界集巨资架起的灯饰——“万尺金龙”。两幅龙图有着很强烈的对比：香港徽章上的龙，头小身细，发疏眼眯，看不到高扬突出的角，两须耷拉着，一只龙爪有气无力地扒着有城墙海船纹案的盾牌，眼看着一只小狮子将一枚宝珠双手捧给盾牌对面的大狮子。——那大狮子头戴高冠，挺鼻吐舌，尾巴翘起来，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而灯饰金龙一扫痿靡和病弱，以蜿蜒之长、规模之大、通身之亮等特色令世人瞩目。此龙由香港弥敦道最北端的尖沙咀文化艺术中心起身，一直通到梳士巴利道，长达 3.5 公里；尤其出色的是那有数层楼之高、重达吨余、内装 2400 多个彩色灯泡和灯管的龙头：头昂角起，眉展须奋，睛圆口阔，喷光溢彩，神韵煜然，气势磅礴。



香港徽章图案

龙和中华民族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和原始宗教的产生、神话的起源同步，先民们因对自然界诸多生物和天象的敬畏，开始了龙的模糊集合。参与集合的对象有蛇、鳄、蜥、鱼、猪、马、牛、鹿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霓等天象。由于雨水直接影响着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而参与集合的动物和天象又都同雨水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集合成的神物——龙，便有了喜水、好飞、通天、善变、兆瑞、示威等神性。按照神物和强人互渗益彰的规律，先民们很自然地在神话传说中将自然界的神龙和人间的始祖帝王联系起来。于是，被将有“人类之父”之称的伏羲誉为龙身人首的“龙种”，他的配偶“人类之母”女娲氏也是龙身人首；最早的氏族首领轩辕黄帝是龙身人首的“黄龙体”，炎帝神农氏也是母亲感神龙而生，从而具有了龙的容颜。神话传说和民族形成的关系是难以割离的，因此，龙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所有的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都可谓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香港与龙的关系源远流长。“九龙”的名称就是龙文化的产物：一说横列于九龙半岛北部的九座山岭，岭岭有伏龙之势，故以“九龙”称之；一说南宋末年，幼帝赵昺自福建出海，逃难到广东，转至九龙半岛登陆，屈尊于海湾边的一个山洞里。有一天，幼帝环顾四周山野，对大臣们说：“每山都有一龙，这里有八座山，势必有八条龙吧？”大臣陆秀夫上前道：“应是九条龙。”幼帝不解。陆秀夫说：“帝为天子，就是第九条龙了。”从此，这一带地方，便称作“九龙”。

这后一说，说出了龙的又一个象征：帝王皇权。龙有通天的神性，有在天地间自由来去的本领，帝王们认为自己受命于天，是代天帝来管理人间的：龙的神性和帝王的“帝王性”扣合在一起；加上远古的帝王是龙，后世的帝王自然也该是龙了。于是，几千年来，大大小小的帝王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而且家国一体，“朕即天下”。国家的主体是“龙”，国家的领导人是“龙”，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的象征。正如歌里唱的：“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叫中国……”

清代晚期，龙旗成为大清国的国旗。同治年间，代表清政府出使欧洲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使用了龙旗，这是中国在海外升起的第一面国旗。1900年，列强入侵北京，恹恹病身的“真龙天子”携眷西逃，留守的皇弟载沣在联军统帅的协迫下“入德谢罪”，他手里打着的，也是一面作为大清国标志的龙旗。如今，这面

龙旗已作为落后挨打和含泪受辱的见证，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柜子里。了解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会明白港英政府为什么要在“香港徽章”上设计龙的图案，并且要将图案上的龙设计成病弱无力、萎靡不振的样子。



好在这样的龙已成为陈迹。像香港九龙的“金龙献瑞”灯饰那样，当今的龙已“扬弃”了过去的龙，成为象征民族团结、国家昌盛的吉祥物。它以盘旋、腾跃、飞升的形态，展示着一种奋发有为、努力向上的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在献给首届特区政府的“香港宝鼎”上看到了象征五十六个民族凝聚一心的青铜“龙鳞”，在电视上欣赏到了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和内地十家电视台联手拍摄的以长江黄河喻龙，以香港喻龙珠，以“二龙抱珠”喻华夏文化血脉相连的专题片，看到了文化部专为庆祝香港回归排演的大型歌舞《龙的光辉》，以及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龙灯、龙舞、龙图……尤其是端午节期间香港的龙舟竞渡，人人奋力，龙龙争先，桨影纷然，浪花激溅，彩旗如云，鼓呼雷动，那情景，那场面，实在令人振奋！

（刊于《西安晚报》1997年7月18日、《贵州都市报》1997年8月8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春风二月龙抬头

祥龙兆瑞春来早，转眼间到处都见绿色了。农历二月初二，是汉民族的传统节日——龙抬头节。这一天，北方农村普遍流行吃炒豆的习俗，并有“二月二，龙抬头”的传说，还有“龙抬头日兆”的俗信，认为这一天的阴晴可以预卜一岁的涝旱，天气晴好主旱，天阴下雨主涝。

传说是很有趣的了：一千多年前，玉皇大帝对武则天这位女士穿龙袍坐龙椅看不惯，就传谕四海龙王，三年内不许向人间降雨。司管天河的白玉龙，即《西游记》中驮唐僧西天取经的那匹白龙马——大概是一路上遍尝了人间疾苦吧，不愿意看到天下百姓因颗粒无收而饿死，就违抗天命行了一场雨，结果被玉帝压在一座山下，并竖碑一通，云：“玉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受惠的百姓多么想搭救玉龙啊！可金豆是什么豆呢？一个老婆婆背一袋包谷去街上卖，不小心撒了，看到一地的包谷粒金黄金黄，人们心头忽然亮堂了：这不就是金豆吗？炒一炒不就开花了吗？于是奔走相告，约定二月初二这天，各家各户都炒“金豆”，并将炒开花了的“金豆”，供在当院。

压玉龙的那座山原是太白金星的拂尘变的，太白金星人老眼花，见遍地金豆开花，就将拂尘收起。于是，玉龙重返蓝天，吸卷天河，普施好雨。玉皇大帝得知后，尽管有些生气，将太白金星批评了一番，终究无可奈何。从此，二月二炒包谷花的习俗便流行开来。有的还一边炒一边唱：“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在大巴山黄官一带，人们把二月二称为“春龙节”。为了喜迎春龙，山民们全家起大早，将居室内外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趁早吃龙须面，面拉得越长越好，意思是龙须绵长，象征吉祥。吃面时，由年长者率先端碗，站在堂屋中间，面向室外天空，念唱一段“二月二龙抬头，风调雨顺好年头；包谷棒子粗又大，高粱谷子舞龙头”之类的吉言歌诀。中午吃龙鳞饼，饼上有村妇们精心制作的“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等图案花纹。这一天还禁止妇女做针线活，因为传说神龙在这一天要抬头观望天下，使用针会刺伤龙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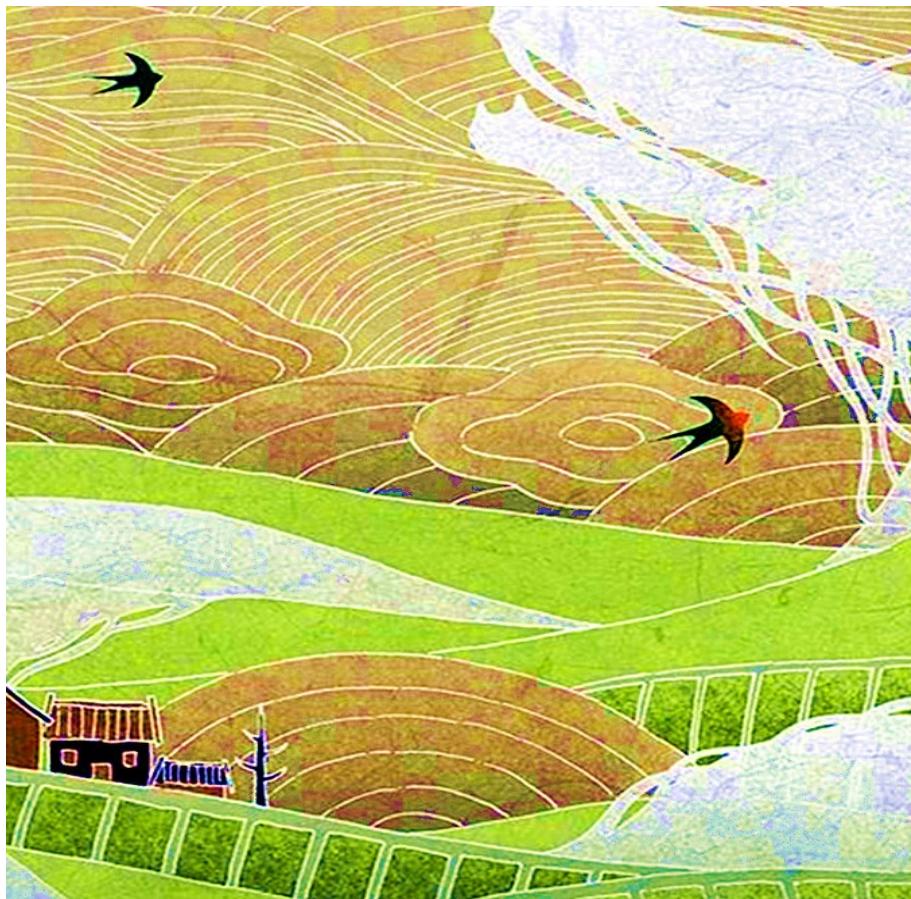
传说和民俗都有它诞生的依据。从节气上讲，“惊蛰”就在农历的二月初二前后。蛰者，动物冬眠也，是动物们对冬季寒冷且食物不足的外部环境的一种适应。春二月，天气转暖，春雷渐渐，蛰居了一冬的无脊椎动物，两栖类、爬行类动物，及许多哺乳类动物都受到了惊动，要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了。

龙是多种动物和多种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成的神物。在龙的集合对象中，不少动物都有冬眠的习惯，如蛇、鳄、蜥蜴等。随着春天的来临，它们从昏睡状态苏醒过来，要爬出洞穴，眨眨眼睛，抬头看看亮丽的天空了。我们说龙的集合过程是模糊的，这个“模糊”，既表现在集合对象的多元，即取材的多样性，也表现在集合结果和集合对象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代。这便是人们既将集合而来的神物称龙，有时又将蛇称龙，将鳄称龙，将蜥蜴称龙，将猪、鹿、牛、马称龙的原因。古书上讲的“畜龙”“豢龙”“御龙”“屠龙”“食龙”等，其龙当然不会是成为神物的龙，而是龙的某种取材对象，如蛇、鳄、鱼等等。同理，人们说龙抬头，实际上是说蛇、鳄、蜥蜴等动物抬头；反过来，说这些动物抬头，也就意味着龙抬头。

龙的集合对象，不光有动物，还有天象。云、雷电、彩虹等，都在龙的取材对象之列。所谓龙抬头，还含有地上的龙和天上的龙相感召、相会合的意思，或可言地上的龙已经昂首起身，就要飞升到天上去了，就要变成滚动的云团、叱咤

的雷电、壮丽的彩虹了。而云团、雷电、彩虹等都是和雨水密切相关的天象，这也就是说，龙一抬头，“贵如油”的春雨就要普降大地，润泽四方了。

于是，二月二的歌谣就可以这么唱了：二月春风龙抬头，春雷隐隐春雨稠；春龙在田耕作忙，年丰福满万家楼。二月春风龙抬头，春情浓浓春意悠；春龙在天祥瑞多，飞升看我华夏族！



（刊于《农民日报》2000年3月4日、《西安晚报》2000年3月7日、《大江晚报》2000年3月9日、《太原晚报》2000年3月21日、《佳木斯日报》2000年3月7日、《读者·乡村版》2004年第6期、《新华书目报·精彩阅读》2007年8月3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烟花璀璨话火龙

在五花八门的龙灯表演中，火龙是最好看的。

火龙，火龙，乃是有烟花焰火参与的龙。如果没有烟花焰火的参与，也就没有了民俗、庆典活动中的火龙。

我的这点认识，是看了几次火龙表演后得出来的。

第一次是世纪龙年到来的时候，在西安市北郊一个度假村看到的。那龙是静态的，两条，长度都在 50 米以上，一东一西高高地伸展在广场的两边。入夜，随着一声炮响，那两条龙被点着了，从尾巴烧起，迅速地红向龙首。但见两条喷着火花的筒形光带，比赛似地向前延伸，璀璨夺目，可谓要多好看就多好看。只是很短暂，一会儿就烧完了，那些被烧红的铁丝圈还绕着龙骨亮亮地转了几圈，才渐渐地黯下来。事后我从表演者口中得知，龙体内是装着烟花的，龙皮也在柴油里浸过。

第二次是出席首届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在开幕式上看到的火龙。那是接近终场的时候。主持人的声音未曾落地，激越的鼓点便响了起来，但见烟花焰火四处爆起，嗵嗵嗵地绽放在夜空中。十条彩龙奔舞进场。转瞬间，铁水花打了起来，哗，亮了一方天；哗，再亮一方天……火花助威，那彩龙行游、穿插、盘绕、翻滚、腾跃，做出种种造型，气魄之雄大，气势之磅礴，让人叹为观止。人们激动了，振奋了，全场响起阵阵叫好声，掌声如雷。偌大的体育场，一时间爆烈成一个璀璨、沸腾的龙世界。

第三次是观看大运会闭幕式，有四川省双流县火龙队的表演。这个县素有“火龙之乡”之誉。其龙长近 30 米，龙头高大威武，一出场，便大张其口，喷出熊熊火焰，然后紧追宝珠，做出倒海翻江、钻洞攀山、腾空揽月等等造型。彩龙四周，有手持焰火筒者，纷纷将焰火点燃，对着龙身喷射。于是烟花四起，光芒耀目，其龙便在五彩缤纷的火海中冲浪而舞，场面宏丽，蔚为壮观。这是在体育场

表演了，如果放在乡镇的土场水坝上，那龙舞到最后，是要被烧掉的，谓之“烧火龙”，寓意火龙升天，天遂人愿。那可是火龙表演的高潮，其气氛之火爆热烈，不难想象。

就火龙而言，烟花焰火的介入是有目共睹、不可或缺的，所谓“火龙不离火”。以我考察过的铜梁火龙为例：除漫天火，即打铁水花外，倘有导引火（火流星）、亮相火（松香火）、龙口火、龙脊火、龙体火、场中火、外围火、升天火等等十余种之多。这些火，实质上都是烟花焰火。就说龙脊火和场中火吧，前者是把焰火筒安放在每栋龙脊内，药捻露出，舞龙过程中点燃，一时焰火冲冒，嗬嗬作响，亮丽的火光随着腾挪旋舞的龙身而高低参差，煞是壮观；后者是在表演场内施放干花——焰火。有立柱花和环绕花之分：立柱花置放于地面或高台，形成高、大、久的高空火花；环绕花由手执竹夹（或铁夹）药筒的表演队员，随着火龙舞动前行作环绕式施放，形成灵活多变的低空火花。两种火花互相衬托，构成浓烈绚烂的火阵场景。



那么，烟花焰火之于火龙，有何意义呢？

这得从火对人类文明的作用说起。人类文明的起点便是取火。中国的燧人氏和西方的普罗米修斯，都因取火而为后人敬重。对原始人而言，火不但使熟食成

为可能，使食物易于消化和吸收，促进了人的身体特别是大脑的发育，而且可以用来御寒取暖、驱除黑暗、防御野兽。所以，我们的远古祖先不可能不敬畏火、崇拜火，且在敬畏崇拜的同时发明火、利用火。

在利用火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又在一千多年前发明了火药。作为我国古代科技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一问世就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先是将其入药，用来治疮癩、杀虫、辟湿气、瘟疫；后来，大概是南宋时期吧，人们又利用其能够燃烧爆炸的性能，制成炮仗和烟花焰火施放，借以驱除邪祟，招引祥瑞，营造节日气氛。所谓“花炮，始于唐，盛于宋，发源于浏阳也。”（《中国实业志》）由于早先人们是以焚烧竹根、竹节，使之爆裂有声的方式，达到驱除邪祟等目的的，从而有“爆竹”一说，于是人们缘用旧称，将具有同种功能的炮仗也继续以爆竹称之。

烟花爆竹的功能首先是驱邪除祟。这是由火的驱黑御兽功能和爆竹的震声祛鬼功能发展而来的。所谓“爆竹驱山魈”（东方朔《神异经》），“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刘禹锡《畲田行》），“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十声百声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范成大《爆竹行》），以及“李岐邻叟家，为山魈所祟，岐令除岁聚竹数十根于庭，焚之使爆裂有声，至晓乃寂然”（李畋《该闻录》）等等。

驱除邪祟和招引祥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邪祟驱除了，祥瑞也就临门了。因而烟花爆竹的另一个功能便是招祥引瑞。宋代的王安石似乎体察到了这一层，于是才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元日》）的佳句。而其同时代的郑樵似乎看得更透彻：“驹隙光阴岁已残，千门爆竹竞团圆。烧成焰焰丹砂块，碎尽琅琅碧玉竿。唤转韶光新景燠，碎除恶魈旧吐寒。主人从此占佳瑞，再入为霖洒旱干”。（引自梁克家《长乐记》）

营造气氛是烟花爆竹的第三个功能。中国人一年要过许多节日，既然是过节，就得有点气氛才好，冷冷清清、无色无彩、无声无响就无所谓节日了。烟花爆竹，可谓要色彩有色彩，要响声有响声，用来营造喜庆、欢乐的气氛是再好不过了。于是，逢年过节，无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城镇乡村，旱原水域，没有不燃放烟花爆竹的。近年来，一些大城市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但往往以施放焰火代之。至于大型庆典，更是离不开焰火，谓之“礼花”。礼花，礼花，典礼之烟花也。

烟花爆竹的第四个功能是可资娱乐。消遣娱乐是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可能只劳作，不娱乐。娱乐手段有许多种，燃放烟花爆竹是其一，它有绚丽的色彩可看，有震耳的音响可听，男女老幼、百姓官宦都可参与，一年四季、随时随地都能举行，可谓家家喜闻，人人乐见。

上述之外，烟花爆竹还应用于军事指挥、旅游探险、出口创汇等方面。

再来看龙。

作为对诸多动物和多种自然天象多元容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龙具备着通天、善变、征瑞、示威等神性，凝结、体现着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具有图徽和标志的意义。全世界的华人大多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对于老百姓的世俗生活而言，龙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吉祥物。舞龙是龙习俗、龙文化的重要内容了，它滥觞于汉代，传承、演变、发展到今天，已是品类丰富，方式多样，难以详述了。其用意，一曰祈雨求福，二曰驱邪除祟，三曰娱神乐己，四曰彰力显威，五曰兴丁旺族。

火龙实质上是龙与火的结合，即烟花焰火文化与龙文化、尤其是舞龙文化的结合。这样的结合是有机的、美妙的、卓绝的，既升华了龙文化，也升华了烟花焰火文化。通过结合，烟花焰火的种种功能，和舞龙的种种用意，以及中华龙的种种精神底蕴融会贯通，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在这里，整体是大于部分之和的。于是，吉祥味更浓了，娱乐性更强了，场面更富丽、更炫烂了，气氛更热烈、更火爆了。一旦舞起，常常是万人空巷，全城红火，盛况空前。可谓火助龙兴，龙借火威，龙火共进，相得益彰。

近年来，火龙还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舞到了国门之外，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这既是对和平、友谊的播洒，也是对蕴含丰富的烟火花炮文化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龙文化的宏倡传扬，功莫大焉！

（刊于《说古道今》2004年第2期；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狮子与龙

狮子原产于亚洲西部和非洲，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传入中国。起初，狮子作为珍稀动物，参与宫廷鸟兽舞的表演，后民间仿雕、仿舞，并在南北朝时随佛教的兴盛而趋于流行。

狮子在佛教文化中地位显要，常以护佛神兽的面目出现。经过漫长的传衍、丰富和发展，狮子的身上已具备了多重的象征寓意。如脚踏棋盘的瑞狮象征“足智多谋”；足登彩球的祥狮象征“好彩头”；狮头前额绘以“云头如意纹”，强调如意吉祥；活泼讨喜的对狮象征“富贵成双”；雄狮抬右爪玩弄绣球，即“狮子滚绣球”，象征“权力广大”；雌狮抬左爪戏弄小狮，象征“子嗣昌盛”等等。另外，狮还谐“师”音，因而，少狮、太狮即“少师”“太师”，象征“官运亨通”“富贵荣华”。一些民居建筑有“九狮砖雕”，“九”为最大阳数，意为多也、大也，“九狮”即多登高位、永享荣华之意。



舞狮俗称“耍狮子”，是融武功、杂技和民间戏剧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以地域、流派和表演方式的不同，有北狮、南狮、文狮、武狮之分。大体上是北狮、文狮，轻巧活泼一些；南狮、武狮，威猛刚健一些。

中华龙一直以容合的精神面对外来文化，对狮子亦不例外。狮子有雌雄之分，雄狮最显著的特征是从头至颈生有鬣毛，雄狮的威武，主要得益于鬣毛和大头阔脸、雄壮体魄的配合。龙对狮的容合，表现在形象上就是取其鬣毛。于是，便有了在头颈部、肢肘处生有鬣毛的龙。另外，一些龙鼻也取自于狮鼻。至于狻猊的出现，则是龙将狮整个儿地收编，作为龙所生的“九子”之一，狻猊“好坐”又“好烟”，于是，便让其见于佛座和香炉。



(2004年6月6日于西安慧雨庐)



有意思的形式

端午节到了，赛龙舟的锣鼓又敲起来了。

作为一种源远流长，且声势浩大、分布广泛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的起因有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纪念伍子胥和曹娥、纪念雨神金角老龙、纪念楚大夫屈原，及迎夏至、避恶日——认为五月是“恶月”，五月初五是不祥的日子等种种说法，以纪念屈原说最为流行。

其实，大凡民俗活动，都可视为“有意思的形式”。春节贴对联、吃饺子，清明节扫墓、烧纸钱，中秋节吃月饼，重阳节登高……端午节赛龙舟也不例外。

动物主要靠本能生活，人在本能之外，还靠意思生活，或主要靠意思生活。活得有没有意思，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意思是抽象的、理性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借助各种各样的、具象的、感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才能体现、表示出来，并传达、交流予他人。日积月累，约定俗成，在人们心目中，形式往往就成了内容、成了“意思”的组成部分。就像我们参加某对新人的婚礼，你总要呈上适当的“礼物”或“礼金”，而那大门口，一般也要坐个收礼记账的：

这个形式的本身，就是一种意思，祝贺和接受祝贺的意思。没有这样的形式，意思就没有载体。

作为神物，中华龙有喜水、好飞、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和兴云布雨、司水理水等神职。既然有这样的神性和神职，被生活在江渎四流、湖泊星罗的水乡各族人民所崇拜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崇拜就是一种“意思”，这样的意思，需要通过一些形式，即具体行为来外化。这些行为包括：祭神，将人间美味敬献给神灵，并伴之以香火，让其款款享用；娱神，歌唱、舞蹈，想着法儿让神快乐；拟神，模仿神的举止形态，表示自己和神物有密切的关系，自己身上已秉赋了神性，从而能够“神灵活现”“神采飞扬”。人们相信，通过声势浩大的竞赛龙舟，能使天上水中的神龙心神感应大娱大悦，从而焕发神性，克尽神职，保佑一方水土风调雨顺，稼渔丰成。同时，也使人们自身秉赋龙的神性，承膺龙的精神，像龙那样集结群英，容合多元，凝聚众力；像龙那样纳吉寓祥，和谐天地，嘉瑞四方；像龙那样强悍矫健，奋力拼搏，腾飞猛进。这大概是赛龙舟基本的、核心的“意思”了。

纪念屈原及其他人物的说法，当然也是“意思”，甚至是比较重要的意思。这样的意思是后来加上去的，之所以会通过赛龙舟这样的形式来体现、来表达，原因至少可以找到三条：一是赛龙舟一般选择在天暖水温，且夏忙刚过的农历五月初举行，这正好和屈原先生的投水之日相吻合；二是中国自古就有将杰出人物比龙、称龙的讲究，屈原品德高尚，才华横溢，堪称人间“善龙”“美龙”“刚烈、神奇之龙”，赛龙舟就是要赛出龙之善、龙之美、龙之刚烈、龙之神奇；三是人们常把逝去的人杰封为江水之神，屈原就有“江神即楚大夫屈原”之说；而龙本身就是江水之神的代表，这就等于说，人们愿意让屈原等人杰转化成龙神，从而具备龙的诸种神性并担当起司水理水、保一方丰稔、一方平安的神职。

看来，一种形式是可以承载、表达多种意思的。而且，形式和意思都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从这个意义讲，今天的屈原已不是过去的屈原，今天的赛龙舟已不是过去的赛龙舟，今天的端午节也不是过去的端午节了。

（刊于《西安晚报》2004年6月15日）

为中国龙落选而惋惜

在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吉祥物的遴选、设计过程中，许多人都看好中国龙。在吉祥物出台前夕，不少媒体也都把龙列为所猜测的候选对象之首。其原因大家都明白：龙是中华民族排在第一位的文化标志，“象征的是华人文化和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由于实体上并不存在，只要能够“设计得可爱，不落俗套，就一定能为大部分人所接受”（《三秦都市报》2005 年 11 月 11 日）。事实上，自征集活动开始以来，选龙的呼声就一直高居不下。且不说 2005 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那一天，设计小组一下子“开”了思路，“拿出了一个组合形象的设计稿”，即就是在 2004 年 12 月到 2005 年 4 月的多次举行的审阅评议会上，龙也在五六个候选对象之列。

那么，为什么最后落选了呢？北京奥组委的解释是“龙是中国图腾中最重要的形象，但是由于龙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作为奥运会的吉祥物，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新华社电讯稿）。之外，在方案公布前（2005 年 11 月 8 日）的答记者问中，吉祥物设计专家组组长韩美林先生也谈到龙的所谓“不足”：“中国龙过于威严，缺乏亲和力。”（《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 年 11 月 11 日）

龙的确有威严的一面，但也有和悦喜庆的一面。从远古到当今，威严的缺乏亲和力的龙有，和悦的不乏亲和力的龙也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见到过许多和悦可爱的新龙形象，如中国建设银行的“龙博士”。而且，对艺术造诣高深、思想观念也能与时俱进的中国艺术家如韩先生者，设计出吉祥和悦的、新颖独特的龙的形象当不算什么难事。所以，以“中国龙过于威严，缺乏亲和力”为由，将龙排除在奥运吉祥物之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值得重视的倒是前一种说法。

世界各地的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中国传出去的龙，一类是西方世界出产的“龙”。前者主要指与中国毗邻的亚洲一些国家的龙，因受中华文化的辐射

和影响，其龙也是其国民崇拜的对象。后者英文称“dragon”，汉语译作“龙”，或“恶龙”“毒龙”，象征暴力和邪魔，如《圣经·启示录》中的七头十角、等着吞食妇人孩子的大红“龙”，这条“龙”就被说成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比较可见，中国龙是对许多种动物和天象多元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产物，其神性大而丰富，西方“龙”只是对少数几种动物的集合，神性小而单一；中国龙主要代表善，西方“龙”主要代表恶；中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文化标志，是吉祥嘉瑞的象征，其地位是崇高的，其象征性和凝聚力是很大的也是无可取代的，西方“龙”不具备这样的意义，其地位和作用在西方文化中无足轻重。总之，两种象征物各有各的来由，各有各的说法，彼此没有源流承传关系，不是一回事。

可见，“龙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理解”之说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即将两种不同来由、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象征物混在了一起。这一“混”，就将中国龙排除于奥运会吉祥物之外了——这样的认识和做法实在令人惋惜！如果不这么“混”，而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意，让中国龙进入奥运吉祥物之列，会有什么问题呢？不会有有什么问题！或许有某位西方人会说：“‘龙’在我们那里是邪恶的化身呀！”我们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回答：“是的，那是你们的 dragon，我们的龙和你们的 dragon 不是一回事，就像我们的伏羲女娲不同于你们的 Adam Eve（亚当夏娃）。而且，本次奥运会是在我们中国北京举行的，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会尊重你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为什么就不能如我们去你们那里一样呢？”

迁就和妥协，于某些时候、某些问题，当然是必要的；而在有些时候、对待某些问题，大可不必！

（刊于《西安晚报》2005年11月29日）

熊猫与龙

在第 29 届奥运吉祥物的评选中，呼声一直很高的中国龙，公布时却令人意外地落选了。一天和友人谈及此事，我在一番惋惜之后，说好在这五个福娃，还都和龙有关。友人不解，说熊猫和龙有啥关系？我说你先听我讲段民间传说吧。

四川省汶川县卧龙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这里沟深林密，植被丰厚，是许多珍禽异兽的栖息地。相传当年大禹治水路过这里，有一条神龙欲投效立功，一下子冲到大禹面前。因来得突然，大禹受惊，连呼：“蛇！蛇！”神龙见大禹小眼观它，当即气绝，倒地化为今天的卧龙。龙的角冠变成了“四姑娘山”，龙须变成了松杉柏桧和山涧瀑布，龙鳞变成了平原沃野，就连身上的虱子，也变成了国宝大熊猫。

把熊猫说成是龙身上的虱子变的，有点荒唐。友人说。我说站在神话象征学的角度看，就不荒唐了。它至少说明，中国龙的容合性是多么的强！如果要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源自动物又高于动物的神灵，龙是当之无愧的。你看它连熊猫这样的稀有动物都吸纳了，其他动物就更不在话下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奥运组委会发言人对熊猫的解读：“‘福娃晶晶’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来自广袤的森林，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晶晶憨厚乐观，充满力量，代表奥林匹克五环中黑色的一环”。这样的解读可圈可点，比如，熊猫变成珍稀，环境的恶化是重要的原因；而人，尤其是生活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人，则是恶化环境的罪魁。人要是真正做到了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熊猫的数量肯定比现在多！还有“充满力量”一说，有点滑稽，一种被保护、被饲养的动物，力量何在？

倒是“憨厚乐观”和“憨态可掬”说得准确。有牛奶喝，有蛋糕吃，有小洋房住，生病有人医，子女有人管，还可以乘飞机、坐轮船漂洋过海，做外交筹码、友谊使者……如此这般的待遇，要是再不“憨厚”、再不“乐观”，就有些不识好

歹了。至于“可掬”的憨态，那可是苍天的垂怜，上帝的赐予。圆头圆脑，笨手笨脚，胖脖子胖腰。尤其是那黑白二色的运用，眼是眼，耳是耳，爪是爪，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枝不蔓，不涣不散，一切恰到好处，简单、鲜明、幽雅、高贵。不说别人，只说我那一岁半多的小女儿，先在识字书上与熊猫相遇，知道那叫“熊猫”，就喜欢得不得了。后来我陪其姥爷到北京办事，在长城上买回一只“熊猫”，更是爱不释手，亲呀亲的，自己吃也喂熊猫吃，自己喝也喂熊猫喝，连出门游玩都要抱着。孩子生来一双大眼，可每每在电视上一看到熊猫，那眼睛就更大了！

（刊于《华商报》2005年12月6日、《大江晚报》2006年1月15日；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羊与龙（二题）

1. 羊

我不知道动物学家为何要将藏羚羊归入“牛科”，看那形象，倒是更像羊。好在它们都属于“偶蹄目”中的“反刍亚目”，算是“近亲”吧。北京奥组委解释以藏羚羊为原型的“福娃迎迎”时，言其来自草原大地，“机敏灵活、驰骋如飞”“代表健康”。想那藏羚羊，生活在海拔4000米至6000米的高寒地区，整天面对的是荒漠、冰源、冻土和天敌狼，作为一个种群，身体要是不健康，没有耐高寒、抗缺氧、却疾病、食物要求简单以及快速奔跑的能力，怕早就存活不下去了。

然而，藏羚羊的“人文环境”却说不上健康。由于藏羚羊绒是有“软黄金”之称的最好的动物天然纤维，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昂贵，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批批盗猎分子潜入可可西里，将罪恶的枪口对准了藏羚羊。从未向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低过头的“雪域精灵”们，面临的竟是在两足动物的屠刀下皮肉分离的悲惨结局。仅仅十年时间，原有的十万只藏羚羊被毁灭了一半。可怕的是，这剩下的一半仍处于锐减之中，尽管近年来，国家投入了很大的财力、物力用于反盗猎行动。

关于藏羚羊的最感人的文学作品，是王宗仁先生的《藏羚羊跪拜》：藏北某地的一个清晨，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出现在老猎人的面前，当老猎人举起杈子枪瞄准时，那藏羚羊突然冲着他跪了下来。老猎人心头一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开了枪。次日，当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划开那只藏羚羊的腹腔时，吃惊得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已经成形的小藏羚羊！于是，他明白了为什么藏羚羊要弯下笨重的身子为自己下跪……于是，老猎人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它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

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杈子枪。

图片、荧屏之外，我没有亲眼见过野生的藏羚羊，但我喂养过羊。那是三十多年前下乡的时候，一村人家中的母羊下了两只小羊羔，我见到时已出月，浑身雪白，活蹦乱跳很欢势。我说这小羊娃真可爱，主人说那你就买一只养养吧，就给了人家三块钱还是五块钱，一根麻绳系上，把小羊牵回知青点。我为小羊割草、饮水、收拾粪便，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小羊认人，见了我就咩咩地叫。经夏过秋，小羊却不见长了，村人说怕是喂了煎面汤，把羊胃烫伤了，我回想可能有过这样 的事。冬天到了，快过年了，知青们都要回城了，羊也不好再养下去了。我自然下不了手，也不敢去看，当村中的刽子手提着尖刀向小羊走去的时候，我的心里一阵难受。

在人们的意识里，羊总是和“软弱”“怯懦”“温顺”“驯服”“盲从”“麻木”“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等联系在一起。汉语中有“虎入羊群”和“羊入虎群”的成语，前者喻强者冲入弱者中间，任意施威；后者喻弱者、好人落入强者、坏人手中，难逃厄运。还有所谓的“替罪羊”——人犯了错误、有了过失，杀一只可怜的羊来替罪。在小说《狼图腾》里，作者将草原游牧文明及西方文明称为“狼文明”，将华夏农耕文明称为“羊文明”，认为“中国病”的病根在于“温柔敦厚”的“羊性”太多、太重。这样的说法引人深思，尽管偏颇得让人不好接受。

（刊于《华商报》2005年12月13日）

2. 羊与龙的文化缘

在中国人的十二属相中，龙是自然界中没有的神物，是人们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多元容合”的结果。龙之外的十一个属相，都程度不同地进入了龙的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简称“容合”）的过程，这其中就包括了羊。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从距今约一万年开始，一直延续到距今四千年左右。这个时代是由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转化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主体形成的时代。龙诞生、演进于这个时代，是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转化和中华民族主体形成的参与者、

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而羊，也以其既可猎又宜牧的特性，参与了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的转化和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从而在源远流长的龙文化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族，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的前身是炎黄部落联盟，炎黄部落联盟的前身是伏羲女娲族团。伏羲是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转化的肇启者和代表者，有“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之誉，又因其“以龙名官”、创立龙图腾被称为“龙祖”。而伏羲的“羲”就是一个“羊”字头。这个“羊”字头，说明羊对于伏羲族团的重要性，伏羲族团是崇羊敬羊的，其生产生活是离不开羊的。

炎帝是炎黄部落联盟的第一位领袖。《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从这段具有神话色彩的记述中至少能解读出以下信息：第一，龙文化在炎帝母亲生存的时代就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能让这位母亲有“感”而孕。第二，炎帝是伏羲女娲族团的后裔，身上有龙族的血脉和龙文化的基因。第三，炎帝姓姜，姜姓以“羊”为字头，姜姓之祖是崇羊敬羊的。——有说法认为姜姓与古羌族有关。而古羌族则是当时居住在中国西部的以牧羊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故《说文·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第四，炎帝母亲是在“常羊”感神龙首孕生炎帝的，“常羊”是一座山名，山名“常羊”，至少说明此山常有羊，是崇羊敬羊人的生息之地。

中华民族的两位人文先祖都既与龙有关，也与羊有关。那么，在龙与羊的关系上，有没有文献之外的文物证据呢？回答是肯定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件属于商代的“爬龙柱形器”，其龙头就基本上是一个羊角上弯、羊须下垂的“羊头”，也就是说，这件文物是龙与羊的结合。出土于湖南宁乡，属于商代后期的“四羊方尊”，也是龙与羊结合的精美典雅之作：其器上下遍饰夔龙纹、龙面纹，其肩部四角突出四个犄角前卷的羊头，羊身延至尊腹，上饰龙鳞纹。出土于江苏徐州，属于汉代的“大吉羊龙凤呈祥画像石”，更是将羊文化与龙凤文化融为一体：对称的画面正中，是一个大大的气势撼人的羊头，羊面正向前伸，羊角对称下弯；羊头左右是两条瞪目张口、曲折回首、尾部穿璧而过，与对方身

体相交的长龙；画面上方有一对相对而卧的凤凰。双龙相交、凤凰成对，有阴阳结合、婚恋美满、生命兴旺有续的寓意。



羊与龙凤（江苏徐州汉画像石）

看来，龙至少吸纳了羊的三个文化意涵，或者说羊至少将三个方面的文化意涵贡献给了龙，这三个意涵可以精练为三个字：第一个字是“祥”。古文“羊”通“祥”，“羊之为言犹祥与”（董仲舒《春秋繁露·执贽》）“大吉羊”即“大吉祥”。为什么“羊”通“祥”呢？人们的膳食、祭祀、保暖等都需要羊，对以畜牧业为重要生存手段的人们而言，有羊就吉祥，多羊多吉祥。龙能够成为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吉祥物，其中就有羊贡献的成分，起码“祥”里有“羊”、“祥”来源于“羊”。第二个字是“美”。“美，甘也，从羊从大”（《说文·羊部》）。古人以“羊大为美”，即认为羊越肥壮其肉味越美。美由味而色而形而态，由外表美到内涵美，由情感美到思想美，中华民族是赏美爱美会美的民族，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龙之美体现、象征着中华民族之美。第三个字是“善”。“善”是会意字，从羊，从言。为什么“从羊”就“善”了呢？因为羊是温良的、和平的、乐群的、友好的。龙的精神追求，若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向上向善”，“向上”意味着刚健奋发、适变图强，“向善”意味着和平乐群、与人为善。这“向善”，就有羊的元素。

（2015年2月4日于西安龙凤院）

鱼

栎阳是关中平原上的一个古镇，我出生和成长在这个镇上的医院里。有位雷叔叔，不但病看得好，业余时间还喜欢钓鱼捕鱼。平原比不上江湖海边，那些年也少有人养，鱼资源是稀缺的。如果谁说那里有鱼，雷叔叔就会利用节假日，蹬着自行车，不辞劳苦地去钓去捕。有一回带着我，去数里外的一个荒芜的涝池，一网一网地撒下去，拉上来都是空的。可是有一天，我下晚自习回家，发现桌上放着一个用碗扣着的盘子，妈妈揭开那碗，顿时满屋子香气。妈妈说这是你雷叔叔专门给你留的。那是半条做得很好的带着尾巴的鱼，糖醋的味道，特别好吃。这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鱼，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吃鱼。

之后，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吃过多少次鱼，就像生活在西安城圈里的我看到过多少次钟鼓楼那样，说不清楚了。鲤鱼，鲈鱼，鲫鱼，小黄鱼，马面鱼……红烧，油炸，清蒸，水煮，生吃……酸菜鱼，辣子鱼，罐头鱼，老碗鱼，馋嘴鱼……即使到关中农村走亲戚，饭桌上也往往会上来一条鱼，如果在春节期间，便谓之“连年有余”；如果再端上来一只鸡，便“吉庆有余”了。或许有人不理解，“鱼”怎么就成了“余”呢？这就要用“谐音象征”来解释了。谐音象征是借重物事名称的发音相同或相近，以此种物事反映和表达别样的意思，如以“蝠”象征“福”，以“瓶”象征“平”，以“八”象征“发”，等等。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一天，我去相距不远的作家贾平凹家。那天，贾先生刚完成了一幅画，挂在书柜的边壁上。那画的上部是一条鱼，周围云絮飘飘，画的下部是一只鸟，周围水波粼粼。见我注目观赏，贾先生就近前解释说，你看，鱼飞上天就是鸟，鸟潜入水就是鱼。我说你这是互渗通替式思维。——作家要是有了这样的思维，其笔下要不神奇诡异都难！这样的思维其实古老而有趣，《山海经》里，就有不少长翅膀的飞鱼。生活中的鱼当然是没有翅膀的，但先民们让鱼儿长上翅膀，那么飞起来的，表面上看是鱼，实质上则是先民们贯通天地的一束

束思绪。

关注龙文化的人大概都知道，鱼是龙的模特儿之一，当然是“之一”，不是“惟一”。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就出土有距今七千年左右的鱼龙纹。那条鱼龙，以黑彩描绘在一个蒜头壶的肩部，头是方的，眼是圆的，头侧有锥状腮，背部有斑状花纹和迭弧状花纹，身躯弧形盘曲，作环游回顾的样子。另有内蒙古清水河岔河口发现的六千年前的黄土夯筑龙，也多取鱼的成分。还有神话传说中的《鲤鱼跳龙门》，也在说明鱼与龙的关系。在奥运会吉祥物的遴选中，中国龙令人惋惜地落选了。好在还有一个据称“来自江河湖海，代表繁荣”，其头部纹饰采用了新石器时代的鱼纹图案的“福娃贝贝”。——看到自己的一个模特儿入选，中国龙或许能得到些安慰。

（刊于《华商报》2005年12月20日、《大江晚报》2005年12月16日）



燕

我曾言奥运吉祥物都与龙有关，有朋友问：燕子也有关吗？答曰：有。飞龙是龙的一种，其翅膀就取自包括燕子在内的鸟类。还有，人们常讲“龙凤呈祥”，而燕子，正是凤凰的模特儿之一。史书记载，殷商族的先人叫契，契的母亲叫简狄，这简狄有一天和友人到小河里洗澡，有一只玄鸟，也就是燕子，从头顶飞过，将一枚卵蛋遗落下来，简狄捡起来吞吃了，于是怀孕生下了契。这便是有名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了。这个神话，将燕子与商族的氏族源起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而商族，被认为是崇拜凤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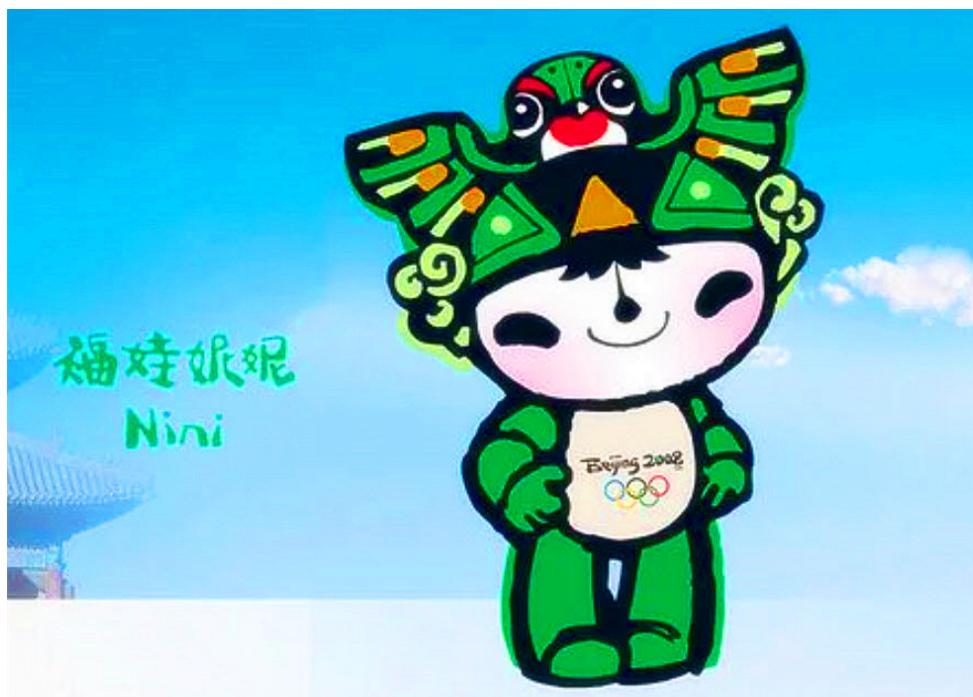
燕子有家燕、雨燕、树燕之分。雨燕中的“凤头雨燕”属珍稀品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种燕子，上体蓝灰，下体浅灰，尾叉比一般燕子长一些，腹部和尾下覆白羽，尤其是其额头和前顶生着漂亮的羽冠，雄鸟还长着鲜亮的草黄色或棕红色耳羽，这便有些“凤凰头”的意思了。树燕中的“凤头树燕”也比较珍贵，在我国云南西部、南部及西藏有少量分布。其形状、羽色与凤头雨燕相似，尤其是凤头竖起，益显精神。另外，还有将燕卵称“凤子”一说。唐人孔颖达在为《礼记·月令》作疏时，就将燕子的卵称为“凤子”。

北京奥组委在解释“福娃妮妮”时，称其“来自天空，是一只展翅飞翔的燕子”“代表幸运”“把春天和喜悦带给人们，飞过之处播撒‘祝你好运’的美好祝福”。还言“燕”还代表“燕京”，即古代北京的一个称谓。燕的象征义当然不止这些，“燕”通“宴”和“晏”，一是有“宴饮”“宴会”及引申的“娱乐”“快乐”之意，如宴饮游乐称“燕游”，以酒食祭神称“燕享”，如燕子般相偕的伴侣称“燕侣”，恭贺新婚称“新婚燕尔”等等；二是有“宴安”“安闲”“晴朗”“平静”等意，如“燕居”喻退朝闲居，“燕雀处堂”喻起居安适，无忧无虑。有“中国瓷王”之称的“霁青金彩海晏河清尊”是清代乾隆年间景德镇窑专

为圆明园海晏堂烧制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其通体“霁青”蓝釉，象征“河清”，配饰白釉“海燕”双耳，其寓意便是“海晏河清”。

我和燕子曾有过“亲密接触”。那是小时候的某一年，一对漂亮的燕子光临了舅家的厦子房。有趣的是，别的燕子一般都在房檐下、柱头边垒窝，而这对燕子却极富创意地将窝垒在了屋子里悬挂的电灯罩上。电灯下是大炕沿，为了不使燕粪掉在炕上，表哥用细铁丝在灯下悬了一个尺五见方的硬纸板。门是不能关的，黑天白日都得开着，以方便燕子伉俪的出入。我去舅家的时候，小燕子已经出壳，燕子夫妇轮流地飞出飞进，忙碌而欢快地照顾着新鲜的下一代。每当大燕子从外面飞回时，小燕子们就兴奋起来，吱吱地竞叫着，探出一排嫩黄的小嘴。灯罩上造窝有它的优长，大燕子一落脚，那窝就晃动得像摇篮一样，想必躺在里面的小生命是舒惬意的。但也有负作用，某一日，一只小燕子就被晃得从窝里掉了下来。大燕子见状，急得在屋子里团团飞转。我和表弟看见后，赶快从地上捡起小燕子，双手捧着，小心翼翼地放回窝内。大燕子很高兴，冲着我们连叫几声，然而一个大侧转，到外边觅食去了。

（刊于《华商报》2006年1月3日）



火

一提火，我便想到小时候玩的游戏：找一块红颜色的石头片，谓之“火石”，附上用棉絮做的“火绳”，用小铁饼嚓嚓地快速击打，使火星迸射，点燃火绳。这样的游戏是模仿大人的，那时候还没有打火机，用火柴嫌费，农村人抽烟，尤其是抽那种咕嘟咕嘟的水烟，就采用这样的办法。这样的办法其实很古老了，生活在原始部落的人们大概就使用过。相传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其原理相同——都是通过摩擦使其生热起火。

和东方这种取火方式有别，西方有盗天火一说。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将火种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有意不让人类使用。一位名叫普罗米修斯的青年和宙斯对着干，他将一根又粗又长的茴香秆伸向飞奔而过的太阳车，点燃后带回地面，使人间有了宝贵的火种。宙斯发现后大为震怒，将其绑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派老鹰啄食他的心肝，直到被英雄赫拉克勒斯救出。从此，普罗米修斯便成为受到后人崇敬的，为了人类的福祉不惜牺牲自己的文化英雄。

作为人类文明的起点和工具，火对物质生活的意义任你怎么说都不会过分。当今的人们，没有哪个人敢说他离开了火能够生存。词典里将火定义为“物体燃烧时所发的光和焰”，其实不仅是光和焰，还有热，还有色，还有声，还有气势。于是，火常常超越物质层面的意义，有了某种状态和精神的象征义。比如，说某某商品卖“火”了、某某人“火”了一把。如果再与其他词汇组合起来，那象征义就更丰富了。如“你上火了”“正在火头上”“火气真大”“十万火急”“火红的年代”“火热的情怀”“热火朝天的事业”“火树银花不夜天”，等等。北京奥组委在解释“头部纹饰源自敦煌壁画中火焰的纹样”的“福娃欢欢”时，言其“以奥运圣火为原型”“代表激情”。这“激情”，就是火的引申义。

那么，火与龙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啦。龙是由多种动物和多种天象容合而成的神物，这多种天象中就包括着火。龙名取自雷鸣之声，龙形吸纳了闪电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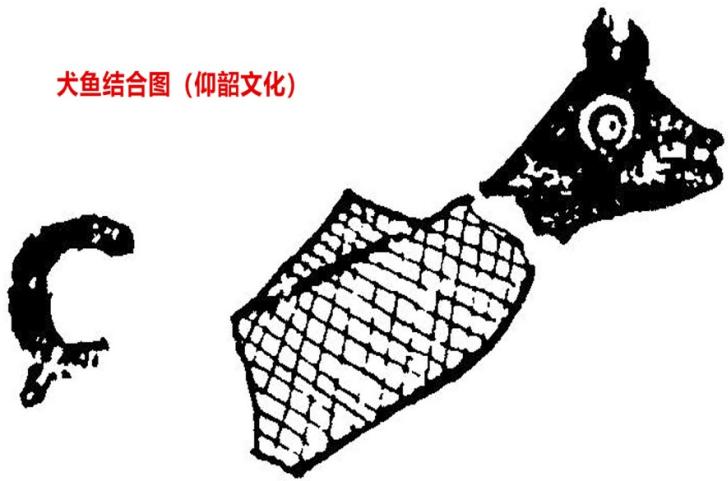
民间则将雷电砸人称作“龙抓人”，而闪电，换个说法就是放火——枝状闪电是伸展的火枝，球状闪电是滚动的火球。古书中记载的某某地方，雷雨暴风中，有火龙从天而降，经田掠地，将数百亩庄稼全都烧焦的故事，那火龙，实际上就是闪电落地后引起的一场大火。

天造的“火龙”之外，还有人造的“火龙”——龙灯、龙舞中的火龙表演。这样的火龙实质上是龙与火的结合，即烟花焰火文化与龙文化、尤其是舞龙文化的结合。这样的结合是有机的、美妙的、卓绝的，既升华了龙文化，也升华了烟花焰火文化。通过结合，烟花焰火的种种功能，和舞龙的种种用意，以及中华龙的种种精神底蕴融会贯通，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在这里，整体是大于部分之和的。于是，吉祥味更浓了，娱乐性更强了，场面更富丽、更炫烂了，气氛更热烈、更火爆了。一旦舞起，常常是万人空巷，全城红火，盛况空前。可谓火助龙兴，龙借火威，龙火共进，相得益彰。

（刊于《华商报》2006年1月17日；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犬鱼结合图（仰韶文化）



犬与龙

我曾言龙是中国古人对诸多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神物。那么，这诸多动物里，包括不包括犬呢？回答是肯定的。在渭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纹中，有犬首、鱼身、犬尾的图案——将龙的主要取材对象鱼与犬组合在了一起。在浙江平湖林埭镇良渚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人犬合葬的现象，同时还发现了五个犬的祭祀坑。在古代中国，对任何动物的祭祀和崇拜都与龙崇拜相关、都会被龙崇拜所容合。这似可说明，早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犬就已进入龙的容合过程，只是不如蛇、鳄、鱼、猪、马、鹿进入得那么直接、那么鲜明罢了。

民间亦有犬化为龙的传说。江苏省泗洪县半城镇是古徐国国都所在地。据《博物志》等书记载，徐国的第三十一世国君徐某的宫人，十月怀胎后产下一枚肉卵。徐君以为是不祥之物，命人将其弃之于水滨。徐君家孤独母有犬名鹄苍，将所弃之肉卵咬开，发现是一男婴，即衔回交于孤独母，母将其育养成人，是为徐国第三十二世国君。由于鹄苍衔卵救偃王有功，受到偃王厚待。这鹄苍临死时，头上长出角来，变成了一条九尾黄龙。于是，便将葬犬之处称作“龙墩”。据说当地百姓对鹄苍十分崇敬，将其视作吉祥嘉瑞的象征，年年岁岁供奉香火，向其祈安。

求福并为其添土修坟，使“龙墩”千百年来一直高耸于该县陈圩乡大新庄境内。

《列仙传》记，有仙人牵着两条茅狗来到凡间，一个卖酒的老婆子和一个名叫呼子的男人一人骑了一条，那茅狗就变成了龙，驮着二人飞走了。《一统志》记，宋代建隆年间，池州府有一条狗爬到树上化为龙，风雨随之兴起。此龙穿山而行，于是便有了一个名为“龙穿”的山洞。《宣室志》记，有一个名叫卢君畅的判官，一日到郊野散心，忽见两条白犬，腰长腿丰，飘然驰奔，一同跳入湫中。湫浪泛腾中见两条白龙从水中跃起，云气噎空，风雷大震。卢氏十分害怕，赶快鞭马回家，未行数里，衣衫尽湿。

传说都是人编的。犬龙之变自然界中不会发生，只能发生在人们的想象、幻觉中和文艺作品里。问题是人们为何要编排、演绎出这样的传说呢？简言之，是人们的神话思维使其然，而神话思维，乃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精神圣宴中的重要内容。将犬，以及将蛇、鳄、鱼、猪、鹿、马等动物龙化，反映的是人们升华凡俗生活的愿望和理想。

犬与龙的关系还反映在少数民族的族祖崇拜中。“盘王节”是瑶族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一种说法认为，盘王即汉族神话中的开天辟地之神盘古。《五运历年纪》云：“盘古之君，龙首蛇身……”；一种说法认为，盘王（盘瓠）与盘古有区别，属于族源神。在瑶族传说中，此犬是一条“像条蛟龙迎风击浪”的“五色龙犬”，曾力助平王平息叛乱和外族入侵，立下战功被封为盘王，并许三公主为妻。盘王准备七七四十九天变回其英雄俊男之貌。无奈第四十八天时，三公主思夫心切，悄悄偷看，导致已变人身的龙犬剩下头颅不能再变。婚后他们生了六男六女，是为瑶族十二姓之祖。畲族代代相传，其族为盘瓠“龙犬王”之后。全族敬拜描绘着龙犬咬敌王之首立功，被招为驸马，繁衍出盘、蓝、雷、钟四姓子孙故事的“祖图”，规定对犬不得打骂，更不能杀食。

更多的情况是以“龙”来名犬。从古到今，将自己的爱犬称为“龙”者不在少数，如大龙、小龙、白龙、黑龙、飞龙、天龙，等等。其用意，无非是让犬秉点龙气，沾点龙光，满足将凡俗人生神化、美化的欲念。

（刊于《西安晚报》2006年1月10日；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中国人的聪明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民族，大都有自己的崇拜物。这些崇拜物，有植物，有动物，有自然天象，其中以动物为多。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和自然天象崇拜，在中国民间也都有丰富多彩的存在，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这些崇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的神物崇拜，这便是对龙、凤等的崇拜。这样的崇拜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间，是不多见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多崇拜自然界中存在的东西，而中国人则是既崇拜自然界中存在的东西，更崇拜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尽管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是以存在的东西为基础、为发源、为模特、为参照、为化身的。

崇拜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和崇拜自然界中存在的东西，哪个好处更多呢？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们不妨看看和我们毗邻的印度、尼泊尔两国的牛崇拜。

在印度，牛被奉为神牛、圣牛。“圣雄”甘地在世时曾言他尊重母牛的圣洁，犹如尊重自己的母亲；还说他崇拜奶牛，并将捍卫这种崇拜。除两个邦外，印度其他二十三个邦都禁止杀牛，对待奶牛，则是全国禁杀。许多印度教徒认为牛屎可以净化人的肉体和灵魂、用母牛粪灰涂抹额头可以祛灾辟邪，并希望自己来生

能投胎转世成为一头牛。而信奉印度教者，占了印度全国十多亿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印度教的僧侣每年还要主持一次名为“波高”的敬牛仪式，要给牛戴花环、涂颜色、洒清水，还要四肢触地，在牛前睡下四次。在尼泊尔，牛的形象出现在国徽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尼泊尔人认为，牛是无比圣洁的，不得宰杀和拴缚，其肉不能食，其革不能用，甚至不准用牛耕田。加德满都一座古寺的门口，悬挂着醒目的警告牌，写着“身上有牛革制品的人不准入内”。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上述两国，随处可见大大小小、不同花色的牛，它们既可以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地吃草、交欢，也可以在街巷中优哉游哉地散步、追逐，甚至可以摇头摆尾地横穿马路、广场，或旁若无人地卧在通衢大道上，一边反刍食物一边晒太阳，车辆和行人碰到后也必须停下来或绕着走。由于牛的数量只增不减，生病的、年老体弱的牛往往被主人放生，于是便出现了大量的流浪牛。有报道称，印度全国目前有老牛两亿多头，占全球牛数量的近四分之一，而仅在首都新德里城区就有四万多头牛，其中大部分是流浪牛。这些牛不但是疾病和垃圾的“制造源”，还给城市交通带来了麻烦和隐患，尤其在上下班时的高峰期——曾发生过“流浪牛大街上撒野，两行人被踩死”，和“流浪牛溜达到机场跑道上，把印度东北部的航空交通完全搅乱”的事件。

看来，“牛满为患”的问题，已成为当地政府大伤脑筋又难以找到良策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神牛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阻力。这样的状况，在我们中国就不会出现。龙、凤等神物，永远不会“流浪”到交通要道上，给市政管理部门添麻烦。而且，作为容合起来的神物，龙、凤等，从远古到当今，七八千年来，一直呈现着开放的胸襟和纳新的气魄，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与时俱进，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不断地增加着与时代前进的脚步相吻合的新鲜活泼的质素。这就是神物的优势了，若是崇拜具体的动物，如印度、尼泊尔的牛，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无论外在形象还是文化内涵，人们似乎已不能给牛再增添多少新东西了。所以我说，中国人的聪明，从创造龙、凤这样的神物上，就已经显示了出来。

（刊于《西安日报》2005年12月24日、《汉中日报》2006年1月1日；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云房”照人碑

临潼博物馆的碑廊里竖着一通略呈正方形的石碑。碑体右半部原刻飞白草书“云房”二字——“云房”指僧道或隐者所居之室，说明此碑有些来头。左半部有九行小字题跋，其中有“金承安四年，岁在己未冬至日”等。金承安四年为公元1199年，说明此碑至少有八百多年历史。这些字迹，现在都已看不清楚了。碑上可见明显的碎裂纹。据临潼博物馆的考古专家赵康民先生讲，1958年“大炼钢铁”时，此碑曾被文化馆一工作人员砸碎，好在立即受到县上一位领导的制止和批评。于是得以重新粘接，并保护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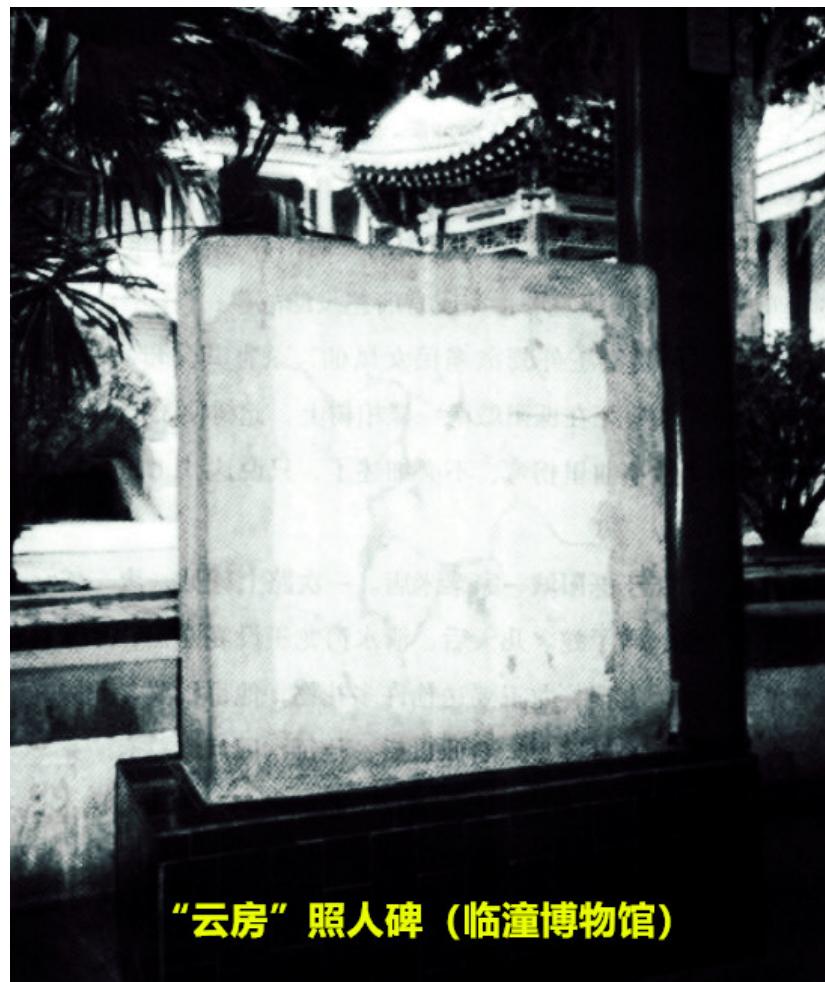
此碑原镶在古城栎阳的东城门洞中，是1954年栎阳城拆毁后移到现址的。栎阳是我的出生地。小的时候，常听栎阳人念一首歌谣：“东门外照人碑神通广大，西门外一夜间堆座宝塔，南门外凤凰柏无人不夸，北门外一口井水映莲花。”歌谣的第一句，说的就是这通碑。

据说栎阳古时有一县令，为官清正廉明，深得百姓爱戴。栎阳城北清水河中的龙王闻知，就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变作平民去考察。两龙子故意在街头打架，然后撕拉至县衙之内，让县令公断。县令三盘六问，两龙子前言不搭后语，终被县令看出破绽，不得不从实招来。县令便判以无事生非的罪名，各打四十大板，轰出公堂。

两龙子回水府向龙王报告，龙王确信县令是一个好官，就让两龙子抬着一通神奇的石碑送到县衙，让其放在公案前面。此碑石质如玉，光亮如镜，好人坏人碑前一照便见分晓：好人的形象端立着，坏人的形象斜倒着。县令用此碑来协助断案，善恶分明，从不冤枉一个好人。后来，这个县令任满调走时，将此碑镶在栎阳的东城门洞里，过往的人们免不了要照一照，效果如前所述。这就有了扬善祛恶的警示作用。

对这个故事，我是这样看的：碑子确实有，也确实能照出人影来，但能够分

辨好人坏人的功能是人们附加的，它反映了老百姓的良好愿望。这样的愿望，现在的老百姓也有，其强烈的程度不亚于古人。比如我就想过，中国如果能有一大批这样石碑该有多好，各级政府门口都栽上一通，让出来进去的人都照一照，相信贪官污吏会因此而大大减少。



(刊于《西安晚报》2003年9月9日；收入《大悟骊山》，庞进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关于《中华探源》

这是一部意义重大，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书。作者采用双重证据法，力图将神话传说与考古发现“无缝对接”，以解决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我们说中华文明是一条未曾断流的大河，那么，追溯、考察泉之根、水之源、河之流就是必须做的事情。看得出来，李侃良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成就丰富厚重，其观点新颖独步，其精神让人感佩。

当然，一些具体观点还可以再讨论、再商榷。比如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到底是“同源一体”，还是“多元一体”？李先生认为是“同源一体”，甚至明确地说“同源”于黄河流域，“华山——中华之源的地标”，那么，如何看待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发生的文明？如果说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发生的文明都源于黄河流域，这样的观点要使人信服，目前看来，还需要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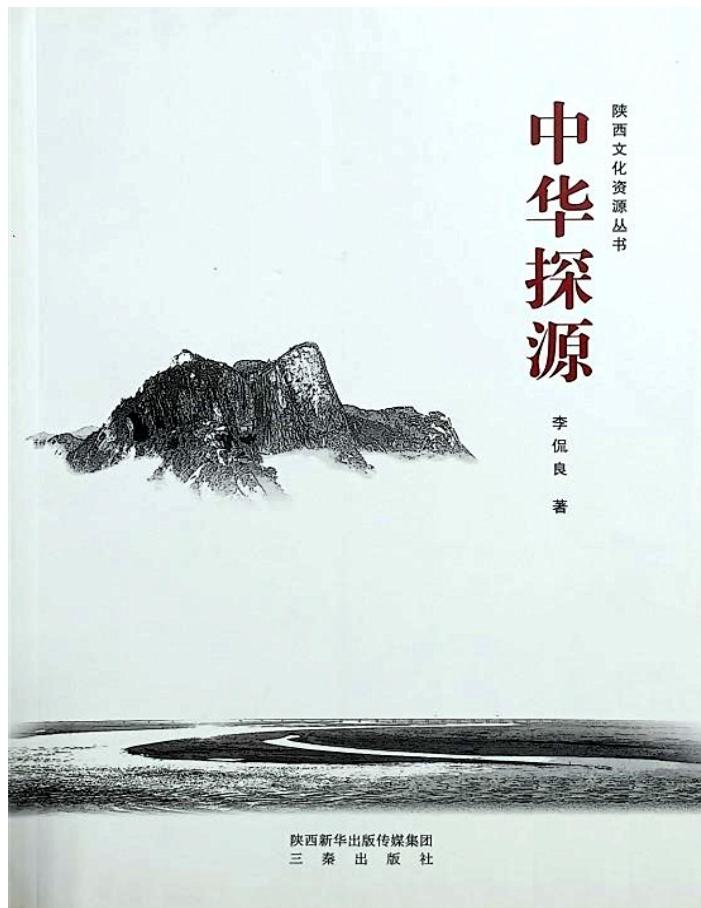
我在研究龙凤文化的过程中，也思考、考察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在“2014 中华伏羲文化论坛”上，我提出了“前三皇”（有巢、燧人、华胥），“后三皇”（伏羲、女娲、炎帝）和“大伏羲”的概念；将伏羲时代定位在公元前 8000 年（距今约一万年）至公元前 3500 年（距今约五千五百年）；认为伏羲既属于黄河流域，也属于长江流域、辽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初祖。指出龙的容合过程，也即龙意识、龙崇拜的产生过程，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华胥开始，由新石器时代的伏羲、女娲、炎帝及其后的黄帝沿袭继承并发扬光大。龙崇拜的形成，反映了伏羲、女娲、炎帝氏族部落不断容合的历程，龙是部族凝聚、强大的标志；伏羲文化是贯穿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以龙为标志的农牧渔猎文化。认为，人们通常说的“上下五千年”可以理解为“上五千年”和“下五千年”；“上五千年”由伏羲开创，“下五千年”由黄帝开创。

我的上述观点，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其中有与李先生一致的地方，如对“上下五千年的理解；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李先生将伏羲时代定位在公元前 6000

年（距今约八千年）至公元前 5000 年（距今约七千年），即伏羲时代只延续了一千年。而我的观点是伏羲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延续了四千五百年左右。李先生将炎帝时代定位在公元前 5000 年（距今约七千年）至公元前 4000 年（距今约六千年），即炎帝时代也延续了一千年。而我将炎帝时代定位在公元前 3500 年（距今约五千五百年）至公元前 3000 年（距今约五千年），即炎帝时代只延续了五百年左右。

《中华探源》书稿中，出现有繁体字、异体字、简体字混杂的情况，及一些错别字和笔误，出版时当注意校对、改正。

（2014 年 7 月 8 日于西安龙凤堂。《中华探源》，李侃良著，三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



写在《王氏家谱》面世时

几个月前，同楼办公的王军民先生说他正在修家谱，于是将初稿拿给我看。基于几十年来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我深知家庭、家族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意义。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是由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家族构成的，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座宏伟大厦的话，那么，渗透、体现在家庭、家族之中的伦理文化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

眼前这部家谱，从图腾文化、姓氏文化和延川县的建置沿革等写起，介绍了王姓的历史，排出了贺家河村王氏一族人的谱系，写出了王氏家训和七世族人的生平，等等。从一段段文字、一幅幅图片、一览表表格，可以看到王氏族人的生平、事功，看到社会和时代对人的影响，领略到百年来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气息。

为了这部家谱，几个月来，常见王军民下班后、节假日还在办公室忙活。这件事，让我看到了体现、焕发在王军民身上的一种发奋自励、克难攻坚、有恒有为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与王氏先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也与王军民自小上进、青年时从军获奖的经历分不开；当然，传统文化持续升温、“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的社会认知得到强化的环境因素也在起作用。

在中国，王姓是大姓。古往今来，王姓之外的其他姓氏，大概没有哪个姓氏和王姓没有姻亲的关联。其他几个大姓如李、张、刘、赵等，也都如此。也就是说，王姓人的身上有其他姓人的基因，其他姓人的身上有王姓的基因，王姓人和其他姓人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血脉互渗的大家庭，我们大家都是中华儿女、龙的传人。从这个角度看，王氏家谱，以及任何一个姓氏的家谱，都是中华民族大家谱一部分，都是巨龙身上的一片鳞。

（2014年10月9日于西安龙凤堂）

龙凤：和谐的象征

“和”有“协调”“舒适”“和平”“和解”等意，“谐”有“配合适当”“妥贴”“匀称”等意，合在一起，“和谐”的意思就可以概括为“协调舒畅，配合适当”八个字。

在中国，龙凤的形象同“协调舒畅，配合适当”八个字是吻合的。由众多的动物、天象，容合成一个和谐生动、神奇万方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又进而同众多的动物、天象，及人事相和谐，这便是龙凤。而龙与凤，也有阳阴契配、雄雌谐悦、男女合好、力美互济等意，所谓“龙凤呈祥”。那么，可不可以用龙凤来象征“和谐”呢？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是生动活泼的、内涵丰富的、不可多得的。龙凤是“容合”的产物，体现着“容合”的精神。而“容合”与“和谐”有内在的一致性——由兼容、包容、综合、化合，达到“协调舒畅，配合适当”。

“容合”的前提，是承认多样，承认差别，承认不同，没有多样、差别和不同，你容什么？合什么？又何谈“协调舒畅，配合适当”？承认多样、差别和不同，就意味着承认矛盾、冲突，甚至对抗。那么，要“和谐”，就有一个如何面对、怎样处理矛盾、冲突，甚至对抗的问题。这里，老祖宗的“和而不同”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指导。

“和而不同”的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前 800 年左右的西周末年，当时郑国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周语》）的思想。到了公元前 500 年前后的春秋末期，齐国的晏婴以“和羹”“琴瑟”为例，进一步阐明了和与同的差异，认为只有承认不同，才能“相成”“相济”，否则，“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与晏婴同时代的孔子，采纳了这种和同思想，将其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准，谓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儒家讲的“和而不同”，其意思似可这样理解：君子重义，可以与他人和平相处，但坚持着自己的良知和操守；小人重利，为利可放弃良知和操守而结成同盟，所谓结党以营私。而这样的同盟，往往因争利或利去而分崩离析。如三国时的儒士何晏所言：“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则同，然各争利，安得而和？”（《论语集解》）所谓“和因义起，同由利生”。（刘宝楠《论语正义》）

作为一种文化观，“和而不同”给我们的启示是：天下事物，多元多样，可以和谐相处，容合共生，互补互济，但不能苛求同一。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文化观，在龙凤身上体现得很到位。按一般的说法，龙取了马或驼的头、鹿的角、兔或龟的眼、蛇的项和体、蜃的腹、鱼的鳞、鹰的爪、虎的掌、牛的耳；凤取了鸡的喙和冠、燕的颌、鹤的颈、鸳鸯的腮、蛇的颈、鹏的翅、鱼或孔雀的尾。显然，龙凤的取材对象是多元的，如果只取一种动物身上所有，比如龙只取蛇，凤只取鸡，那么，世上就只有作为动物的蛇和鸡，而没有了成为神物的龙和凤；那么，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还没有走出具象的框圈，就还没有摆脱单调和乏味。可见，龙凤是“和而不同”的典范。

龙凤各有其眼、耳、鼻、舌、头、身、足、尾，正是由于这身体的各个部件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构成了一个生动、协调、连贯、通达的整体。所以，和谐意味着秩序。这也就是说，你要和谐，就得把矛盾、冲突、对抗等等不和谐因素，规范、保持、调整、缓解、转化在“秩序”的范围内。要达到这样的状态，起码需要几个方面的支撑，这便是体制的合理、法律的适用、道德的强化和调节的有效。显然，这样的状态，目前还只是理想，还需要全体公民，做持久不懈的努力。从这上角度说，用本来就寄寓着国人诸多理想的龙凤来象征“和谐社会”也是恰当的。

（刊于《西安晚报》2005年3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6月8日、《青岛日报》2005年6月17日；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慧雨庐观凤

1、北首岭凤

你是早期的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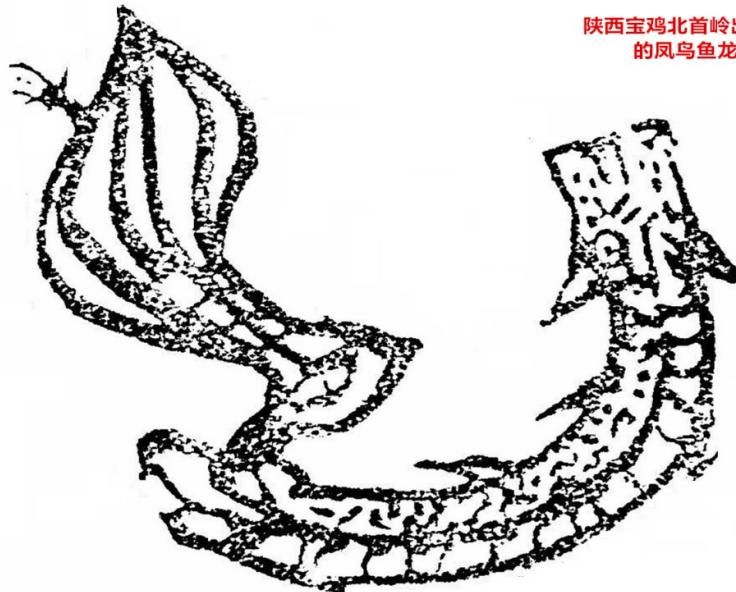
你长相俊美，大方朴素。尤其那眼睛，大大的，长长的，翘翘的，人说凤眼凤眼，你之后所有的凤眼，都以你为榜样了吗？你那条纹状的羽衣，是飘起的花裙了，妙龄花裙，总让人思绪翩翩。

你最早对龙产生了好感，你是主动追求者。主动了好啊，有句话说得好：活就活个胆，畏畏缩缩，羞羞答答，扭扭捏捏，推推让让，机会就错过了，往往什么事都干不成！

你呷住了龙的尾巴，好像在说：龙啊龙，看你往哪儿跑？

一个是天上的凤鸟，一个是水中的鱼龙，你要把龙带到天上去吗？

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的蒜头壶上的凤鸟鱼龙纹（仰韶文化）



2、余姚双凤

人说雄为凤，雌为凰，你们是幸福的一对了。幸福总要成双成对呀。你们高昂着头，眼睛看到天上，多么骄傲，多么自豪啊。

我看到了，有一枚又圆又大的火球正在你们中间升起，那光轮是旋转的，那光焰是蒸腾的，显然是一轮太阳了。你们把太阳捧到胸前，太阳在你们的尊奉中升高——你们喜爱太阳，呼唤太阳，向往太阳，投奔太阳，实在是太阳鸟啊。

太阳是光明的化身了。没有通透磊落的心胸，怎么敢面对太阳？

太阳使你们身被五彩，太阳使你们满面春光。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河姆渡文化）



3、妇好玉凤

打眼一看，你身材颀长，占了一个“秀”字；玉体宛约，占了一个“柔”字。

“秀”和“丽”近，是“清丽”不是“艳丽”；“柔”和“媚”近，是“妩媚”不是“狐媚”。花冠峨峨，峨然着高贵和典雅；圆目澈澈，澈滟着朴洁和真纯。要说最好看啊，还是尾裙一袭，长，洒，飘，逸……

你出自一个叫“妇好”的人家，你是一个好妇人了吧？

仔细再看，不禁惋惜：翅羽太短了，是被裁削了吗？这么短的翅羽，怎么高飞？不能高飞，就和高渺的蓝天无缘了。身体太弯了，是被压迫着吗？年纪轻轻

的，腰就圈得像一个老头，你的头和腰还有挺直起来的那一天吗？你那眼神，有朴洁，有真纯，似乎也有难言的无奈和委曲呢！

这样的妇人，还能算“好”吗？

4、战国彩凤

一看见你，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大步流星奔小康。

时代造就了你的风采。那时候，社会放得开，你步子就迈得开；社会进步大，你步子就迈得大；社会宽容百家，你就呈现出多彩的羽色，多姿的体态。你挺着胸，高扬着头，面向远方，带冠飘起来，长翼张起来，嘴抿着，抿出一条弧线。你在长跑吗？看到你迈开的长腿，我就想到了体态健美的运动员。腿长腰不弯，真好。

（1999年6月写于西安慧雨庐；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凤与朱雀

朱雀又名朱鸟，是凤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或者可以说，朱雀或朱鸟，不过是凤的一个别称罢了。那么，朱雀是如何成为凤家族成员的？凤为什么又要别称朱雀或朱鸟呢？这得从“二十八宿”说起。

大约从殷商开始，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就在黄道赤道附近，选取了二十八个星官作为观测天象和日、月、五星在空中运行情况的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平均分为四组，每组七宿，与东、北、西、南四个方位相配。相配后还得有个称呼，于是，就按这些星宿在空中排列的大体形状，即串联起来看，将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想象成一条龙，称为“苍龙”；将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想象成蛇缠龟身样子，称为“玄武”；将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想象成一只虎，称为“白虎”；至于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就可以想象为一只鸟——大概是一只“鹑鸟”（井鬼二宿为鹑首，柳星张三宿为鹑身，翼轸两宿为鹑尾），称为“朱鸟”或“朱雀”了。龙、虎、武（龟蛇）、雀在这里都是神化了的动物形象，称为“四象”。四象修饰以“色”，即标以色别，大概是在春秋战国五方配五色的说法流行后实现的。因东方属木，尚苍（青），就称苍龙或青龙；北方属水，天寒夜长，尚黑，就称玄（玄即黑）武；西方属金，尚白，就称白虎；南方气候炎热，属火，尚赤，就称朱雀或朱鸟。

为什么不直接称朱凤呢？我们猜测一下，大概有四：一是约定俗成，起初有那么个人称了朱雀或朱鸟，大家也就跟着叫了下来；二是凤是一个大概念，雀或鸟是小概念，以大呼小，似乎不恰切，尽管小属于大的一部分；三是凤的家族里已有朱凤（即丹凤）、青凤（即青鸾）和白凤等，再称朱凤容易搞混，因为两个朱“凤”毕竟有区别；四是当时创造朱雀的人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朱雀可以归入凤的范畴，也即没有意识到朱雀的出现和凤的模糊集合过程部分融合部分同一。

有朱雀参与的“四象”也称“四灵”或“四神”。(如果再加上麒麟，就是“五灵”或“五瑞”，其图纹便称“五灵纹”或“五瑞图”。)其形象在汉代的陶器、青铜器、玉器、砖石、瓦当等材质上有比较丰富的表现。典型的有四神纹瓦当、四神纹玉铺首、规矩四神纹铜镜、博局纹四神镜、四神纹炉、镶嵌四神纹带钩等。四神纹瓦当 20 世纪 60 年代出土于古城西安汉城墙遗址。其朱雀挺胸扬头，口含宝珠，阔大的翅膀向上展开，体覆鱼鳞，尾羽弯曲翘向头部，一足抬起，是即将飞起时的形态，显得既神奇怪异，又生动可爱。



四神纹瓦当之“朱雀”(汉)

博局纹四神镜是新莽时期的照容用具。镜的中圈为博局纹，其间饰青龙、白虎、朱雀四神，四神之间，配饰八乳、羽人、鸟兽、鱼纹等。镜的外圈有篆书铭文六十四字：“新有善铜出丹阳。冻(炼)冶治银锡清而明。尚方御镜大母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祥)，朱雀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福昌。寿敝(比)金石如侯王兮！”看来，至迟在汉代，四神就有了寓意吉祥的用途。其“朱雀玄武顺阴阳”一句，正确的顺序应该是“阳阴”：朱雀处南方，属阳，玄武处北方，属阴。

除了和其它三神一块出现的情形——这样的情形比较多外，朱雀有时也和龙（尤其是青龙）配对出现，这时候所喻示和表现的，就是“龙凤呈祥”的意思了。如陕西绥德东汉墓出土的朱雀铺首图石刻。这副石刻出现在墓室石门的门扇上，朱雀在上部展翅欲飞，下面是铺首衔环，左边刻一条行走的青龙。石刻刀法简练，风格古朴粗犷。再如河南北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龙嬉朱雀玉佩。此佩近似矩形，中有镂孔。两端分别雕着一条身躯庞大的龙和一只体型小巧的雀，首尾相衔，身肢缠绕，雕法精细，玲珑剔透。

朱雀成对出现或独自出现的情形也不少。朱雀成对出现，有“凤凰于飞”即阴（雌、女）阳（雄、男）和谐的意思，其图案称“对朱雀纹”。朱雀单独出现的图案称“朱雀纹”。由于朱雀就是凤凰，因而对朱雀纹和朱雀纹也常常被称作“双凤纹”“对凤纹”和“凤纹”“凤鸟纹”。

朱雀的形象常常被“古为今用”，如西安市搞文化艺术节，就将朱雀作为吉祥图案和吉祥物，取“凤鸣长安，再现辉煌”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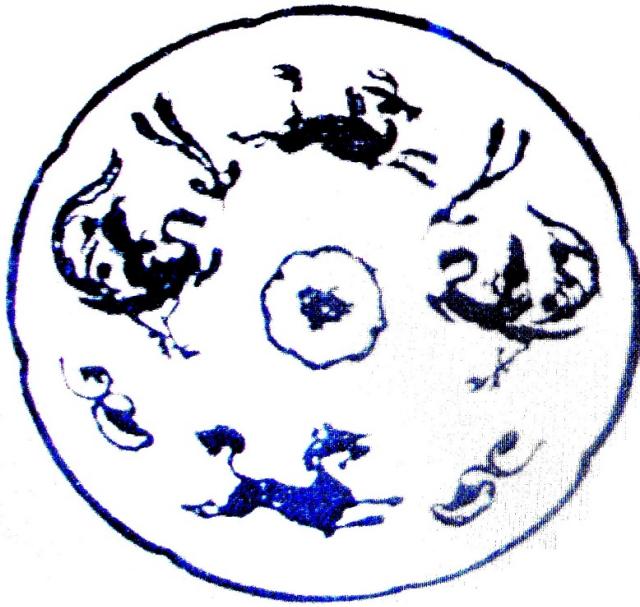
（刊于《西安晚报》1998年10月9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鸾

对于鸾，古人的看法不一。《禽经注》曰：“鸾者，凤鸟之亚，始生类凤，久则五彩变易，故字从鸾省。”《说文·鸟部》曰：“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采，鸡形，鸣中五音，颂声作则至。”《山海经·西山经》曰：“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按此三条记述，鸾的羽色是五彩的，但以赤色为主，又是“鸡形”“状如翟”，看来其主要取材对象是红腹锦鸡。然而，也有不同的说法，《小学绀珠》言“五凤”：“赤者凤，黄者鶡雏，青者鸾，紫者鸞鷟，白者鹄。”《决疑注》亦记如下故事：“辛鑛，字公文。治春秋，识讖纬。隐居华阴，光武征不至。有大鸟，高五尺，鸡头，燕颌，蛇颈，鱼尾，五色备举而多青。栖鑛树槐，旬时不去。弘农太守以闻，诏问百寮，咸以为凤。太史令蔡衡对曰：凡象凤者有五，多赤色者凤，多青色者鸾，多黄色者鶡雏，多紫色者鸞鷟。多白色者鹄，今此鸟多青，乃鸾非凤也。”如此看来，鸾是“五色备举而多青”，其取材对象大概主要是孔雀。

笔者的看法是两者可以并存。因为，凤也好，鸾也好，都是古人以模糊思维对自然生物和天象进行多元容合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既具有多元性，也具有模糊性。对凤、龙，还有麒麟这些神物的形象，不能太叫真，太叫真往往不得其真。

鸾常常被用来借喻贤人、君子。楚大夫屈原曾感叹“鸾鸟凤凰，日益远兮”（《楚辞·九章·涉江》），王逸注曰：“鸾凤，俊鸟也。有圣君则来，无德则去，以兴贤臣难进易退也。”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也有“凤靡鸾叱历几时，茫茫大地欲何之”（《将去日本示从亡诸子》）的浩叹。这里用了一个典：“凤靡鸾叱，百鸟瘞之”（《禽经》），什么意思呢？“凤死曰靡，鸾死曰叱，禽鸟啄土以瘞藏之”（《符瑞图》）。这就明白其叹的意思了：贤才君子们为变法献身已有多年了，茫茫神州你该向哪里去？



双鸾双麟镜（唐）

因有如此喻义，一些有志之士便以鸾为名号。如古代南宋末大臣马廷鸾，近代的周恩来、张季鸾等。马廷鸾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后因权奸贾似道猜忌而罢政，曾主持编修《武经要略》。观其作为，差不多可算南宋朝廷中的一“鸾”。周恩来幼年时小名“大鸾”，字“翔宇”，天津求学期间，还用“飞飞”做笔名，体现了这位革命家青少年时期的远大抱负——像鸾凤一样翱翔九天。张季鸾是著名报人，曾任旧《大公报》主笔，创办和主持《北京民立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等。

鸾还被用来代指女性爱人，这大概是因为鸾生得美丽，发音又与“恋”相近的缘故。唐诗中有“今日已成秦晋约，早教鸾凤下妆楼”（卢储《催妆》）“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李商隐《当句有对》）的句子，成语中也有谓男女欢爱如鸾凤般相谐相伴的“鸾俦凤侣”“鸾凤和鸣”，有喻夫妻或情侣离散的“鸾分凤离”“鸾孤凤只”等，其鸾，指的都是与凤（喻男性）相对的女性。

（1998年10月18日于西安慧雨庐）

双凤朝阳纹瓦当（秦）



向阳的凤凰

在凤凰所具备的诸多神性中，向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的。这是因为凤凰的集合对象主要是鸟禽，而鸟禽绝大多数都是喜欢温暖、喜爱阳光的。有的鸟禽就直接被称为“阳鸟”或“阳禽”。《尚书·禹贡》提到古扬州时有“阳鸟攸居”之语。为什么称“阳鸟”呢？孔颖达解释道：“日之行也，夏至渐南，冬至渐北，鸿鹄之属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日，阳也，此鸟南北与日进退，随阳之鸟，故称阳鸟。”阳鸟当然不仅鸿鹄之属，如鸡，也是“火阳精物”，有“积阳”之象，民间有“太阳里有一只公鸡”之说。因此，太阳快出来的时候，鸡便有了“类感”，就特别高兴，喜于即将相见而振翅鼓翼，喔喔啼鸣。所谓“雄鸡司晨鸣，报尔东方旭”（李益《闻鸡赠主人诗》）。再如乌鸦，也是“日禽”“阳鸟”“阳精”，所谓“乌在日中”“日中有三足鸟”。为什么两只足的乌鸦到了太阳里，就变成“三足”了呢？古人认为，奇数属阳，偶数属阴，“二”是阴性偶数，和“阳鸟”的称号不相吻合。因此就添上一足，由二而三，由偶而奇，让其成为“阳数”，所谓“三阳开泰”。总之，鸟儿们、禽儿们一个个都那么喜欢太阳，凤凰作为它们的代表，岂有不“向阳”之理？

凤凰向阳的神性，在历代流传的凤凰图案中多有表现，所谓“朝阳啸的凤，姿势欲翔腾”（《中国民间画诀》）。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象牙饰件，饰件的正面阴线雕刻着一组图案，中心为一组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沿刻有

炽烈火焰，象征太阳。两侧有两只鸟儿，昂首欲飞。构图对称和谐，线条生动流畅，给人以欣喜向上的感受。这个图案可称作“凤凰向阳图”，它至少反映了河姆渡人对鸟（可谓原始凤凰或早期凤凰，在中国，鸟崇拜和凤凰的形成过程具有同一性）与太阳关系的认识。瓦当图案中，也有出土于战国秦地一幅“双凤朝阳纹”。两幅纹图，都鲜明地表示了凤凰和太阳的关系。在古人眼里，凤凰和太阳是彼此依恋、依存，相互渗透、对应的。太阳中有凤凰，太阳喜欢凤凰，吸引着凤凰，凤凰呼唤太阳，飞向太阳，甚至驮载着太阳。

凤凰之“向阳”，使凤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太阳鸟”。

凤凰既是“太阳鸟”，也是“火鸟”——古人常常把太阳和火看成一回事。所谓“凤鹤火禽”“火离为凤凰”“凤凰火精”，等等。之所以会如此，盖因为凤凰的集合对象多为“火鸟”“火精”。如鸟有“赤鸟”“朱鸟”“火流鸟”之称，鹤“因金气，依火精”，鹤乃“火之禽”，以及“火离为孔雀”，等等。有一则民间传说，可以帮助我们对凤凰“火精”的理解——

说是古时秦岭山区凤凰岭一带，曾有一段时间环境恶化，阴风霉气笼罩着光山秃岭，撒下种子长不起庄稼，人们衣食无靠，只有四下逃亡。忽有一夜，一只金凤凰从远方飞来，落在青峰山上，扬头振翅，响亮地叫了起来。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了奇迹：阴风不刮了，霉气飘散了，光山秃岭被茂盛的草木覆盖了，清泉涌流，鲜花盛开。逃亡在外的人们闻讯，纷纷返回家乡。大家趁着春光，耕耘播种，秋天大获丰收。从此，这一带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安居乐业。于是，人们就把这座山叫做凤凰岭，并在岭上建了一座凤凰祠，祠里敬奉着一块据说是金凤凰化身的石头。后来，消息传到山下一个大恶霸的耳朵里，这个恶霸便带着人马上山，将石凤凰强行抢走，供奉在自家的祠堂里。每天三拜九叩，祈求凤凰给他家带来好运。但是事不如愿，没有好运不说，有一天凤凰还双翅一振，似要腾空飞去。恶霸急了，拔出刀来，就去砍凤凰的翅膀。不料刀锋和凤凰的身体一碰，就轰地爆出一团火苗，转瞬便成大火。好一场火呀，熊熊勃勃，烈焰弥天，祠堂被烧成一堆瓦砾，贪婪的恶霸也没能逃出葬身火海的命运。而那只凤凰，则从大火中腾空而起，飒飒地飞到天上去去了。

（刊于《西安晚报》2005年8月16日）

达天的凤凰

凤凰具有“向阳”的神性，而“向阳”也就意味着“达天”，因为，太阳高悬在天上，飞向太阳，也就等于飞向了蓝天。——即使不向着太阳飞奔，天也是凤凰翱翔的空间，因为凤凰源于鸟禽，而鸟禽们一旦展翅飞起，必定达天、在天。正像一首歌唱得那样：“只要有翅膀，就会有飞翔；只要有飞翔，就会有天堂。”

凤凰达天的神性，早已为古人所观察和论述。《论语摘哀圣》言凤凰有“六像”，其第一像便是“头像天”，接下来的“目像日”“背像月”“翼像风”等，都可谓天之象。《诗经·大雅》言“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这个“傅”字，在这里为“附着”“挨着”“挨近”之意。《韩诗外传》讲得要形象些：“夫凤凰之初起也，遥遥千里，藩篱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少阳，一屈一伸，辗转云间，藩篱之雀，超然自知不及远矣。”还有贾谊《吊屈原赋》：“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而《庄子》，就讲得更夸张了：鹏（凤凰的集合对象）“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他如“王者上感皇天，则鸾凤至”（《春秋感精符》）“天枢得则凤凰翔”（《春秋运斗枢》）等等，也都隐语着凤凰达天的神性。于是，《韩诗外传》总结说：凤凰能“究万物，通天地”。

在一些神话、仙话和民间传说中，高渺神秘宽广的天，往往是和红尘相对的理想居住地，那里无束无缚，无压无迫，无需为衣食住行发愁，自由而自在。如记载于《太平广记》引《仙传拾遗》中的襄阳人“蔡女仙”——其人自幼心灵手巧，擅长刺绣，颇得邻里们夸赞。有一天，忽有一老翁来蔡女家，请她绣一对凤凰。并说绣成之日，他会来指导云云。几天后，蔡女将凤凰绣成，果然五彩焕然。老翁即来，教蔡女为凤凰安上眼睛。俄而完工，凤凰当即腾跃飞舞。于是，老翁便同蔡女一个乘凤、一个乘凰，升天而去。《太平广记》引《续仙传》中，还记有“有五云盘旋，仙女奏乐，白凤载玄静升天”之事。



人物龙凤
帛画图案（战国）

凤凰达天的内容，在出土的帛画、壁画上也有反映。如出土于在长沙南郊陈家大山楚墓的《龙凤人物帛画》，其画面描绘的，就是一个细腰长裳、仪态端庄的女子，在一只展翅欲飞的凤鸟和一条足爪划动的青龙的导引下，准备飞上天国的情状。洛阳面粉厂西汉墓出土的《卜千秋墓壁画》，描绘的也是女墓主捧鸟乘三头凤、男墓主持弓乘龙升天的景象。

凤凰之所以会具备达天的神性，一是鸟飞于天给人们的启示；二是人们敬天、畏天的情结；还有第三——此条也许更重要：人们厌倦了世俗的、恒常的、被限定、被压迫的生活，渴望摆脱束缚，超越红尘，到无拘无束、可以充分释放自己的天界仙国里去。达天的神性，可以使人们“乘凤凰，去天堂”。

（刊于《西安晚报》2005年9月6日）

自新的 凤凰

凤凰的自新，
与其属于“火雀”
“火鸟”有关。

中国现代文



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根据相关资料，将中国的凤凰和古阿拉伯的神鸟“菲尼克司”（Phoenix）嫁接、融会在一起，创作出了著名的诗章《凤凰涅槃》。据说，“菲尼克司”是天方国的古神鸟，这种神鸟满五百岁后，要集香木自焚，然后再从死灰中复生。恢复生命后的“菲尼克司”就“鲜美异常，不再死”了。于是，中国的神鸟凤凰也要像“菲尼克司”那样，先集香木以“自焚”，然后从烈火中“再生”。

按照郭先生的描绘，凤凰涅槃的时间，是在新年到来之际。“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飞来在丹穴山上。”这时候的丹穴山，梧桐已枯槁，醴泉已消歇，寒风凛冽，冰天雪地。凤凰将香木一枝枝地堆集起来，然后由凤啄出火星，凰则用翅膀将那火星扇成香烟和火苗。很快，山上香烟弥漫，火光弥漫。香烟和火光中，凤跳起了低昂的舞蹈，凰唱起了悲壮的歌谣。一群凡鸟，也从天外飞来观葬。凤音“即即”，凰声“足足”，它们诅咒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茫茫宇宙，将其比作“屠场”“囚牢”“坟墓”和“地狱”，质问它“到底为什么存在”。它们也诅咒五百年来漶漫、沉睡、悲哀、衰败的生活，说这样的生活没有“新鲜”，没有“甘美”，没有“光华”，也没有“欢爱”，只有“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净的污浊，浇不熄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为了和这一切诀别，为了重新获得青春，它们毅然决然地跳入熊熊烈火之中。经过一番浓烈悲壮的燃烧，“死了的凤凰”连同“死了的

宇宙”一起更生了。更生的凤凰踏火而歌，“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还有“热诚”“挚爱”“欢乐”“和谐”“生动”“自由”“雄浑”“悠久”，都伴随着凤凰的新生而新生了。“火便是你。火便是我。”“我们欢唱，我们翱翔。我们翱翔，我们欢唱。”诗人以炽热饱满的激情和汪洋湍急的笔调，表达了一种积极主动地同旧世界决裂，积极主动地毁弃旧我、再铸新我、创造新生活的决心和愿望。这首诗是郭沫若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开山作之一，影响深远。

有趣的是，在凤凰涅槃的过程中，凤凰的几位重要的容合对象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面对凤凰的集香木自焚，它们高兴地笑着，说着风凉话：“哈哈，凤凰！凤凰！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它们幸灾乐祸，不相信，也想不到这位百鸟之王死后还会复生。它们盘算着凤凰死了以后各自的私利，岩鹰想着它就可以做“空中的霸王”，孔雀想着“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鵠枭已闻到了不知从哪儿来的“鼠肉的馨香”，家鸽只想保持“驯良百姓的安康”，鹦鹉高叫“从今后请听我们雄辩家的主张”，白鹤要让大家都欣赏它们“高蹈派的徜徉”。这些当然都是诗人的借喻和象征了，意在批评现实生活中的浅薄、猥琐、丑恶和庸俗，从而进一步反衬出凤凰的高洁自律、超拔壮美的精神境界。

郭沫若先生将菲尼克司的传说移入中国的凤凰传说，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凤凰的形象。过去，中国凤凰是不讲“涅槃”的，现在，不但可以“涅槃”，还可以“再生”。我们注意到，凤凰的“涅槃”和“再生”，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己完成的，没有人强迫它。据此，中国凤凰便有了一个新的神性：自新，即自我更新。

凤凰自新的品性，也反映在其形象的与时俱进、更新不已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凤凰。新石器时代有早期的简单稚拙的“原凤”，商周时期有神秘抽象的“夔凤”，秦汉时有雄健粗犷的“朱凤（雀）”，唐宋时有刚健与柔和并存的“瑞凤”，明清时有复杂华丽“金凤”……进入现当代后，美丽的凤凰身上又吸取、集纳了人们的一些新的思考、新的理念、新的期望，于是我们看到了“生态凤”“时尚凤”“品牌凤”……

（刊于《西安晚报》2005年9月20日）

崇高的凤凰

崇高是凤凰具备的一个很重要的神性。

不错，凤凰来自众多的鸟禽，但凤凰从不把自己等同于、混同于一般的鸟禽。

《史记·日者列传》讲“凤凰不与燕雀为群”，民谚也有“凤凰不入乌鸦队”之说。它“出游必择地”“奋翅凌紫氛”“羞与黄雀群”。为什么要这样呢？道理很简单，源于一般鸟禽的凤凰早已高出了一般鸟禽，它已“出类拔萃”，已“出污泥而不染”。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鸟禽可以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穷凑合、混日子，凤凰不行，崇尚高洁、追求超越的心性使它不愿意降低品位，同那些平庸之辈搅在一起。

这样看来，凤凰似乎有脱离群众的危险了——脱离就脱离吧，没有高山，不显平地；甘于平庸者永远不能理解追求卓越者的心怀和志趣。是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但不能因为应和者寡了就不要阳春白雪。阳春白雪代表着文明的高度。没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品位永远也无望得到提升。——人都说“自古神仙皆寂寞”，岂不知“自古神仙多崇高”“只有高洁才寂寞”呢！

关于凤凰之崇高，战国时的宋玉有过很好的阐发。他说：“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窈冥之中，藩篱之鶡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宋玉对问》）这段话讲的是很好的，是啊，凤凰飞越层层云雾，背负浩渺的蓝天，活动范围是何等的广阔和远大！你一个小小的只知道在藩篱之下觅食的鶡雀，怎么能和凤凰坐在一起谈天地之高呢？又怎么能理解凤凰的胸怀和抱负呢？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玉悲秋”是很有名的。作为才华横溢的一代辞家，宋玉所抒发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悲叹，足以引起历朝历代无数遭受专制王权压抑和打击的知识分子的共鸣和认同。《九辩》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在这篇著名的辞章里，他多处用高洁的凤凰自比。“凫雁皆唼夫梁藻兮，凤愈飘翔而高举。”——野鸭子和大雁都在争着抢食，凤凰却高高地飞举而去。“众鸟皆有所登栖兮，

凤独遑遑而无所集。”——众鸟都有自己歇息的树枝，惟独没有凤凰的容身之地。

“谓骐骥兮安归？谓凤凰兮安栖？”——千里马的归宿究竟在哪里？凤凰又该到何处栖身？诗人对愚昧的君王有诸多埋怨，但又把出路寄托在君王的身上。这是宋玉的局限了，——大概也是历朝历代文人的局限。他不懂得，文人的解放，有赖于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更要靠文人自己，靠自己起码从精神上摆脱依附，获得独立。那些君主帝王，不管是贤的还是愚的，都是靠不住的。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崇高是指一种美的事物、美的对象，具有形象上或精神上的伟大、卓越的特点，令人灵魂震撼，心驰神往，仰慕不已。在这里，崇高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壮美”。用壮美的标准来衡量，凤凰也是够格的，无愧的。从形象上来看，凤凰虽算不上高大伟岸，却是卓越的，优秀的。它取众禽之长，集羽族之美，五彩备举，美丽华贵。从精神上看，它向阳喜火，秉德兆瑞，也曾不惜拔光自身的羽毛以救众鸟，也曾集香木自焚以求新生。想想看，自己燃起烈火，自己再投进烈火之中，其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可谓前无古人！



（刊于《西安晚报》2005年10月25日）

改生肖“属鸡”为“属凤”

在中国农历的丁酉鸡年（公元 2017 年）到来之际，我郑重发出一个倡议：改生肖“属鸡”为“属凤”。说：凤和龙一样，都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神物，经过至少八千年的演进、升华，凤和龙一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汉语中的“龙凤呈祥”“龙飞凤舞”“龙凤和美”等，均有阴阳比对、男女和谐的引申义。中国人的十二属相中有龙无凤，但有鸡。倡议将生肖属相中的“鸡”改为“凤”。理由：一，鸡是凤的重要的取材对象，所谓“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二，鸡在中国人的话语中，尽管有不少好的指称、寓意，但也有贬义的指代，而凤的文化精髓是和美，几乎没有贬义；三，属相属于生肖民俗。民俗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习俗。民俗有传承性，也有变异性。既然大家能“约定俗成”属鸡，也就能“约定俗成”属凤；四，将属鸡改为属凤，有利于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利于男女平等、社会和美。

这个倡议在媒体亮相后，反响热烈，许多人表示赞同，如：“太阳鸟”：“非常有价值的倡议”；“康凯鹏”：“初闻感到突然，细想却十分必要，十分适时，大力支持”；“天净月自明”：“言之有理，全力支持”；“白云子”：“改鸡为凤属相新，专家庞进倡议深。龙凤呈祥中华喜，鸡鸣狗盗贬意真”……

鸡的种类有多种，如金鸡、野鸡、家鸡等。金鸡又称“锦鸡”“红腹锦鸡”。雄金鸡头部散覆着金黄色的丝状羽冠，后颈部围生着金棕色的扇状羽，形如披肩，脸、颈、喉及前颈均为锈红色。周身羽毛，上背是浓绿色，羽缘带黑，中背和腰部是浓金黄色，至腰侧又转为深红色。尾羽超过体长二倍以上，大部分由黑褐、桂黄相间成斑状，到端部又逐渐地转变成赭石色。如此漂亮的羽衣，与凤的“五色备举”相一致。野鸡又称“雉”，有环颈雉、孔雀雉、长尾雉等多种。雉的羽

衣很华丽，黑白红褐黄各色间呈，有的长尾雉尾羽达一米以上，舒展漂亮，接近于“凤凰尾”。

关于凤的形象，《说文》是这样综述的：“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腮，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从鸟，凡声。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字。”

按《说文》所言，鸡是将自己的长喙尖嘴贡献给了凤。其实不仅如此，鸡和凤还有更多的关系。郭璞注《尔雅·释鸟》称凤为“鸡头”（原话为：“凤，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乐叶图》称“凤凰至，冠类鸡头”，这是说凤头上的冠类似于鸡冠。陕西商州丹凤县的凤冠山就亦称鸡冠山。《桂海禽志》载一种“乌凤”，其“颈毛类雄鸡”。雄鸡善鸣，有司晨的功能；凤也善鸣，所谓“凤凰鸣矣，于彼高冈”（《诗·卷阿》）。汉代李陵有“凤凰鸣高冈，有翼不好飞。安知凤凰德，贵其来见稀”（《太平御览》引）的诗句，这“有翼不好飞”，也该是鸡的特征。中药里有一味能“润肺开音止咳”的“凤凰衣”，其实就是家鸡蛋壳内的干燥卵膜。而在中华传统菜肴中，大凡以“凤”为名的，一般都是鸡。如鸡爪被称为“凤爪”、鸡翅被称为“凤翅”、鸡腿被称为“凤腿”等。

整体上以凤为鸡或以鸡为凤的情形也多有所见。《山海经》载，丹穴山上有一种鸟，“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徐整《正律》称，“黄帝之时，以凤为鸡”。《淮南子·览冥训》言“轶鵠鸡于姑余”，高诱注：“鵠鸡，凤皇之别名。”（“皇”同“凰”）《孝子传》记，“舜父夜卧，梦见一凤凰，自名为鸡”。《吕氏春秋·古乐》中有“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的话，天翟即天雉，也就是天上飞来的野鸡。《拾遗记》载，唐尧在位的时候，某小国献来一种重明鸟。这种鸟“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人们口谚中的“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凤凰落架不如鸡”等，都既说明凤和鸡是有区别的，又说明凤和鸡是相近的、相关的。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是说鸡可以升华、“神化”为凤；“凤凰落架不如鸡”，是说凤也可以降格、“俗化”为鸡。

一些学者在鸡与凤的关系问题上，持凤源于鸡说。如：“凤为太阳鸟的神圣标识”，“鸡是太阳鸟的世俗化身”，“什么是凤凰？‘其状如鸡’也！”（陈勤建）

“凤凰就是南方的鸞雉。”“鸞雉（俗通称为野鸡）。”（刘俊男）笔者认为，尽管鸡在凤的容合对象中占有重要的，甚至可以列为第一的位置，但它只能是凤的众多取材对象之一，而不是惟一，除鸡之外，凤的取材对象还有许多。——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区域类型文化中，不仅发现了鸡型凤，还发现了鹰型凤、鸟型凤、鹤型凤等。



鸡形凤纹
(北魏石刻)

凤的品性可以用向阳、喜火、达天、自新、秉德、兆瑞、崇高、好洁、示美、喻情、成王来概括。这些品性，除向阳、秉德外，鸡都不具备。凤文化的精髓是“和美”。凤的取材对象大都是自然界中的生物，凤的出现，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种种生物理解、尊重、敬畏、爱恋、审美的结果，这便与道家强调的“天道自然之和”，即“天和”相一致；凤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将自己的种种道德理想付于其身，比如舍己献身，比如崇尚高洁，比如百鸟朝凤，等等，这当然与儒家强调的“人伦道德之和”，即“人和”有一致之处；凤源于鸟禽又高于鸟禽，既能在红尘中立足，又能飞至红尘之外，其能量和本领，来自人们解脱困

惑、放飞心灵的愿望，这便与佛家，尤其是禅宗所追求的是“心性觉悟之和”，即“心和”相吻合。凤不仅是“和”的产物、“和”的表征，还是美的集合、美的体现、美的反映、美的化身。从发生美的角度看，凤的容合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美的因素被发现、被选择、被采纳、被综合、被升华的过程。锦鸡的彩羽、孔雀的靓丽、鹰雕的巨翅、鹤鹳的长足、鸵鸟的高大，以及燕子的知春、天鹅的高洁、乌鸦的反哺、鸳鸯的匹俦……凤是一个个美的因子、美的质素、美的单元，走出了它们的原本所属，走向了一个新的集体。从内涵美的角度看，凤至少具备：一，祥瑞美。凤是祥鸟瑞禽，人们将求吉利、求顺遂、求可心、求如意、求生活富足、求社会安定、求爱情美满的愿望，再再地寄托在凤的身上，所以，祥瑞美实际上就是理想美。二，新异美。新是创造，异是不同。凤是求新求异的结果，凤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有自新自变的性能；而且，从古至今，大凡新的时间和空间必有新的凤出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也必有不同的凤。三，崇高美。作为审美范畴之一，崇高指的是进入审美视野的，那些在物质形式、精神品质或二者兼有的特别伟大、特别出众的现象。凤的崇高，主要表现在精神品质上，在中华大地、各民族的众多的凤传说中，描写凤扶危解难、舍己救众、勇于献身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例。凤不仅是出类拔萃的百鸟之王、羽族领袖，还是大义薄天、精魂恸地的英雄。上述这些，鸡都不具备。

再说十二生肖。一般认为，最早完整记载十二生肖的文献是东汉王充的《论衡》。其实，在湖北云梦睡虎地 11 号秦墓（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即公元前 217 年）出土的简册甲种《日书·盗者》篇中，就有十二生肖，只是其十二生肖，有“鹿”无“狗”——这至少说明，十二生肖在出现初期，就是有变化的。而中国少数民族的十二生肖，显然是受到了汉族十二生肖的影响，但也有一些变化，如桂西彝族，其十二生肖为“龙、凤、马、蚁、人、鸡、狗、猪、雀、牛、虎、蛇”；海南黎族的十二生肖为“鸡、狗、猪、鼠、牛、虫、兔、龙、蛇、马、羊、猴”。说明十二生肖可因地制宜、因俗有变地做适当调整——这也为笔者倡议改生肖“属鸡”为“属凤”提供了论据。

（刊于《西安晚报·文化纵横》2017 年 2 月 5 日）

凤凰与竹

凤凰和龙一样，也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文化标志和精神符号。作为一种“多元集合”而来的神物，人们将许多美好的品性寄托、投注到了凤凰的身上，比如说它“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等等。

那么，凤凰为何“非竹实不食”呢？

作为多年生的禾本科木质常绿植物，竹有修长、挺直、空心、有节、经冬不凋、枝条畅、叶繁披等自然品性。这些自然品性和人们向往追求的理想的人格精神、道德操守、生活状态相吻合。于是，自然品性被人文的精神之光关照，竹就有了内容丰富的象征意味。修长，是美好的姿态；挺直，是立身的榜样；空心，意味着谦虚不狷；有节，是贞操的标志；经冬不凋，是意志坚定、毅力顽强的表征；枝条畅和叶繁披，呈显的是潇洒的风度和旺盛的生命力。另外，竹还有“刚柔忠义”之说：“劲本节坚，不受雪霜”，体现了一个“刚”字；“绿叶萋萋，翠筠浮浮”，体现了一个“柔”字；“虚心而直，无所隐蔽”，体现了一个“忠”字；“不孤根以挺耸，必相依以擢秀”，体现了一个“义”字。竹有如此这般的品性，难怪它能与松、梅一起，成为人们推崇的“岁寒三友”。又能与梅、兰、菊一起，成为绘画作品中的“四贵”。历代文才俊彦，也多爱竹、植竹、赏竹、画竹、赞竹。魏晋时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位文士，喜欢作“竹林之游”，因此被世人誉为“竹林七贤”。宋代大学士苏东坡也特别恋竹，留下了“宁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名言。

竹有如此美好的象征意味，身为“羽族之美”的凤凰是不可能不喜欢、不眷顾的。山青了水就秀，山穷了水就恶，好马吃好草，好鸟恋好木，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人们理解自然现象、崇拜自然力量、创造自然神话的规律。这样的规律，也反映在古人的诗句里。所谓“来风韵晚逐，集凤动春枝”“凌雪劲节无人见，终日虚心待凤来”。有名的“王子晋吹笙引凤画像葵花镜”上，就有竹子两

棵。

再说竹实呢，有两解，一是指竹子开花后所结的果实，状如小麦，又名竹米。一是指生在竹根节上的菌类，一般若弹丸大小，又名竹肉、竹蓐、竹菰、竹蕈。不知我们的“百鸟之王”吃的是哪种竹实，也可能两者都吃吧。不过，前一种竹实是不易得的，因为，据说竹子是六十年一易根，易根之前才开花结实，实落土再生根。竹子开花的情形不常见，——一旦开花，就意味着死亡，所结之实就更少见了。

如此看来，“非竹实不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说明凤凰超越了一般凡鸟，具有崇高尚洁的品性。当然了，凤凰这个神物是人创造出来的，凤凰爱竹是人间爱竹的升华版，凤凰的品性正是人间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品性。

王子晋吹笙引凤
画像镜（唐）



（刊于《重庆晚报》2001年5月21日、《西安日报》2001年8月21日）



凤凰为何恋梧桐？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家有梧桐树，引来凤凰住”——这是古往今来的人们常常引用的俗语。诗词中也有“苍苍梧桐，悠悠古风，叶若碧云，伟仪出众；根在清源，天开紫英，星宿其上，美禽来鸣”（宋·晏殊《梧桐》）“凤随天风下，暮栖梧桐枝”（明·方孝孺《感怀》）等佳句。

那么，凤凰为什么要选择梧桐而栖呢？

凤凰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以鸟禽为主的多种动物和太阳、风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神物。经过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升华，凤凰同龙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精神象征、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凤凰的容合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也是不可多得的。老祖先创造这样一个文化符号，是要它承载自己对苍茫世界的种种认识、种种感觉、种种猜想、种种期愿的。于是，凤凰便具备了向阳、喜火、秉德、兆瑞、崇高、尚洁、示美、喻情等等基本神性。

而梧桐又有哪些品质呢？

首先，梧桐喜光，属“向阳花木”，所谓“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还有“昔也植朝阳，倾枝似鸾鷺”“阳柯泫绿水”“欲待高鸾集”“梧禽激响于朝阳”等说

法。这便和凤凰向阳的神性相吻合了。其次，梧桐生长快，木质轻而韧，用途广泛，属于“美材”范畴，和作为“美鸟”的凤凰有某种质的一致。再次，据说梧桐这种树能“知月”和“应时”。“知月”是说它每枝生十二片叶子，和每年十二个月相对应，如果有闰月，叶子就是十三片。“应时”即应德政之时，所谓“王者任用贤良，则梧桐生于东厢”“君乘火而王，其政平，梧桐为常生”。这第三条，又和凤凰兆瑞的神性相一致。

以上三条，是我在写《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一书时对梧桐的考察。有这三条，梧桐便成了吉祥之木、嘉瑞之树、惠润之材，从而“远延凤翮，遥集鸾步”“停公子之龙驾，息旅人之行肩，瞻华实之离离，想仪凤之来翔”。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考察算不上全面，梧桐的另一个重要品质让我给漏掉了，这便是它的绿化、净化功能。

梧桐科是一个大家族，全世界约 68 属，1100 种，我国有 19 属，84 种。青桐、泡桐、法国梧桐、英国梧桐等是我们常见的几种。梧桐树干端直，树皮光滑，树冠多呈伞状、枝条繁茂、叶大形美、绿阴浓密，且寿命较长，适于草坪、庭院、宅前、坡地、湖畔孤植或丛植。尤其可贵的是，梧桐常常用它那又大又美的叶子，把许多对人体毒害很大的气体，如二氧化硫、氯、氯化钠、氟化氢等都吸收了。所以，哪里空气污染严重，哪里就适合栽种梧桐。

梧桐的这一功能可是太好了，有了这个本领，梧桐便成了能消除污染的净洁之树。这样的净洁之树，被凤凰看中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凤凰是百鸟之王、羽类之俊，它虽源于凡鸟，却已超越了凡鸟，超越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具备了一般凡鸟达不到的近乎苛刻的“尚洁”——“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换句话说，凤凰的洁癖使凤凰成为凤凰，而这样的洁癖又使凤凰在众多的佳木俊材中选择了梧桐——谁让梧桐是净洁之树呢？

当然了，现实生物中是找不到凤凰的，能找到的是恒河沙数般甘于平凡的，和不甘于平凡的芸芸众鸟。凤凰是虚拟的，梧桐树却是真实的。真实的梧桐树栉风沐雨，绿意盎然，那上面，栖落着我们对高洁品性、优美环境和理想世界的追求与向往。

（刊于《山西环境报》2001 年 11 月 1 日、《西安晚报》2001 年 10 月 31 日）

凤茶

最早和凤发生关联的茶大概要数产于湖南沅陵的碣滩茶。相传唐朝时，高宗第八子李旦曾被母亲武则天贬至辰州（今湖南沅陵一带），流落到一个胡员外家，隐姓埋名做了佣人。期间和员外之女胡凤娇产生了感情。后来，李旦回朝称帝，派官船接凤娇进京。船到碣滩，沿途百姓纷纷以茶叶相送。此茶带到长安，李旦将其赏赐百官，获得普遍赞赏。于是被定为朝廷贡茶，一时名扬天下。茶因人贵，人取凤名，这茶就是间接的凤茶了。

直接以凤为名的茶，大概以宋代的“凤饼”最早。此茶是福建北苑出产的贡茶，一般做成饼团状，上印龙、凤、花、草图案。“凤饼”属其中一种，和“龙团”并称，有“茶之品莫贵于龙凤”“龙团凤饼，名冠天下”之誉。另有产于广东的凤凰单枞，是乌龙茶的主要品种之一，也比较出名。

紫阳凤凰茶，最早产于陕西安康紫阳县洄水境内的凤凰山。该山实际上是一座狭长不高的土丘，其形状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凰。很早很早以前，该山长有三株老茶树，采下的茶叶泡在碗里直立不倒，特别清香，人们都把它叫“凤凰茶”。相传清朝时，地方官还将其作为向皇帝献贡的宝物。

紫阳凤凰茶泡在碗里为什么直立不倒呢？有段动人的传说。

相传凤凰原是如来佛身前的一只侍鸟，因不甘佛门寂寞，羡慕人间欢乐，便偷偷地逃出天竺的梵宫，冲破牢笼，飞到人间，化为一个聪慧、贤淑又美丽的姑娘，与憨厚诚实的牛郎结为夫妻。小两口每日种田务茶，和睦相处，十分恩爱。不料这事被如来佛察知，如来佛勃然大怒，认为凤凰私逃红尘，违犯佛门戒规，大逆不道，便令沙陀和尚赶来惩处。沙陀用五雷轰塌田庄，用天火焚烧了茶林，将牛郎点化为青牛山。凤凰姑娘正欲与沙陀决一死战，以报杀夫之仇，不料被沙陀抢先下了毒手，用神针钉死。现在凤凰山山腰有根大石柱，据说就是那根神针。

紫阳县洄水境内的这三株茶树劫后余生，直立不倒，是凤凰姑娘宁死不屈、

蔑视神威的象征。在凤凰山嘴，有一口甜水井，据说是凤凰的血泪凝成，数九寒天，不冻不冰，炎夏酷暑，清凉爽心。凡来往行人走到这里，都要坐下来歇一歇脚，喝一口由井里的甜水泡的凤凰茶。

此传说将凤凰与佛教相联系。传说中的如来佛，是作为凤凰的对立面出现的，代表着权威，也代表着邪恶；而凤凰，形象很美好，故事也感人，但仔细分析，不过是中国本有的“七仙女”传说的移花接木、改头换面而已。

再看《君山凤羽茶的传说》：在很久以前，岳阳君山有位心地善良，专为别人做好事而不求报答的小伙子，名叫张顺。有一天，洞庭龙王太子变为一条鲤鱼在湖中游玩，忽被一渔翁扎了一钢叉捕获。恰巧张顺路过此地，大动恻隐之心，花高价买下了这条鱼。他把鱼带回家，给鱼上了药又将其放归洞庭湖。龙太子伤好后化为一小伙子来感谢张顺，被张顺谢绝。太子感恩，走时留下一颗珍珠，张顺捧着珍珠不知所措。这时，从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叼了珍珠就跑，张顺拨腿就追，追呀追，追到一座小山上，凤凰把珍珠扔在一条石缝里就飞走了。第二年春天，这条石缝里长出了一棵闪着金光的茶树。张顺辛勤地培育这颗茶树，制出了名扬天下的茶叶，取名为“龙鳞”，也有人叫它“凤羽”，大概是为了纪念龙太子和凤凰的缘故吧。

这则传说字数不多，却内涵几重，除山水气候、阳光雨露等自然条件外：1. 茶与救生行善有关。2. 茶与知恩图报有关。3. 茶与龙有关。4. 茶与凤凰有关。5. 茶与人的辛勤培育有关。说明：好茶、名茶都既是植物茶，也是文化茶，或者说更是文化茶。

贵州省苗岭云雾茶名称上没有凤凰，但其优异的品质却与凤凰有关。传说云雾山上有座凤凰坡，满坡种茶，有一对凤凰常在茶树上梳洗羽毛，昂头鸣唱。清代乾隆年间，按照惯例，朝廷每年向苗家索取“贡茶”，苗家百姓一年辛苦，往往就这样被官府剥夺得精光，生活十分困难。而贡茶数量年年增加，苗家百姓实在无法活下去了，于是有人说，这样下去，不如毁了茶树，也可免交贡茶了。秋冬来临，山上茅草被寒霜打得白乎乎的，纷纷枯萎了，而茶树依旧郁郁葱葱。可怎样才能叫茶树也像茅草一样枯萎呢？有人说，我们大家烧开水，用开水浇在茶树上，烫焦茶树，就说是遭霜打的。于是大家一齐动手，烧水浇茶树，烫得茶树一片焦黄，然后去禀报官府。县官听了不信，到茶山一看，果然如此，气得大发

雷霆，要抓人去惩办。愤怒的百姓提着刀、棒，从四面围了上来，吓得县官连忙答应禀报皇上，免去贡茶，然后匆匆逃去。茶树枝叶虽然枯萎了，但根还活着。那对凤凰见茶树枯萎伤心极了，一边飞，一边哭，凤凰泪滴在茶树上，没有多久，茶树转青复活，枝叶又显得绿葱葱了。凤凰坡的茶树经过凤凰泪的浇灌，品质就更加优异了。

云雾茶的出产地不少，江苏云台山、江西庐山、浙江天台山、福建武夷山等地都出产云雾茶。贵州贵定苗岭云雾山出产的云雾茶与凤凰发生了关联。在上述故事中：1. 云雾山上有凤凰坡，凤凰坡上有凤凰，凤凰在茶树下梳洗羽毛，在茶枝上昂首鸣唱。2. 凤凰以泪救茶树，使枯死的茶树复活、茶山转青。于是，云雾茶就因了凤凰的贡献而成为来之不易的、吉祥珍贵的凤凰茶。

2001年6月中旬，四川省成都市曾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这次会上，泸州凤羽茶脱颖而出，荣获金奖，可谓一举成名。泸州凤羽茶产于泸州纳溪区花果镇绍坝岩上。这里长年云雾缭绕，水土、气候都适宜茶树生长。这里的茶，采摘时间比江浙早三十天左右，比成都早十五天左右，是全国最早采摘的茶，故又称为“泸州早茶”。春节过后五六天，“泸州早茶”就长出了第一个嫩芽。这时的嫩芽没有病虫害，没有农药污染，水珠晶莹欲滴，清香之气氤氲。凤羽茶便是采摘这第一个嫩芽精制而成的茶。

凤翅绞股蓝茶是一种药茶，产于湖北省神农架北麓海拔1700米的桥上乡境内。这里山青水绿，气候宜人，植被丰富，没有污染。此茶是采摘野生的绞股蓝嫩叶，采用传统中医秘方加工制作而成。其形若凤翅，汤色清绿，气味芳香，甘甜可口，具有抗衰老、减肥胖、降血压、降血脂功效。同属药茶的还有天凤苦丁茶和乌鸡白凤茶。前者有调节血脂的功效。后者的功能略同于乌鸡白凤丸，适用于妇女病症。药茶减弱或失去了生津止渴、防暑降温、醒脑提神等一般茶所具备“茶性”，因而是不能当一般茶喝的。

龙凤高桩茶名为茶，却不是茶，是重庆市长寿县出产的一种造型糖点。此糖点历史悠久。当地风俗，每逢男女婚配，男方必用糖制成双塔，塔上分别盘龙栖凤，名为“龙凤高桩茶”，作为婚礼，以示“下茶行聘”。

（2010年8月10日于西安慧雨庐）



龙飞凤舞

石兴邦

感谢庞进同志的邀约，今天来参加他对图腾制度研究的成果研讨会，感到高兴和荣幸。首先我对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

我在看了他的材料后，感触颇深。他在图腾制度的研究上颇有佳绩。他执着的追求和奋博的耕耘，并创造性的科学实践，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仅专著就有八部，论文、文章百余篇，总汇近三百万字，并创建并主持着“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可以说硕果累累，值得我们感谢和敬佩。

在我的记忆里，数十年来中国研究图腾问题而富创佳绩的学者是不多的。有一位孙作云先生，20世纪50年代，我们曾在北京开会一起学习过，他原在河南开封师范学院，后来调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他是专门研究图腾问题的，有关这方面问题，我常请教他。我们都称他为“图腾专家”。可惜在20世纪60年代

不幸去世，年仅四十余岁。他留有不少成果在世，也是我们值得纪念的先行者之一。

看了庞进的代表性著作《凤图腾》等之后，我觉得他研究的面很广，牵涉到的领域、能找到的资源、资料，都用上了一一民族学、民俗学、工艺学、文学艺术作品无所不包；他探索得深，能抓住问题所在和实质，使人读后，很有启迪和获益。

今天这个会是很有意义的专题会议，对我们研究图腾问题的学者和朋友来说，是一次丰盛的学术会餐，是很难得的机会……对我个人来说，更是求之仅得的一次学术机缘，因此很感兴趣，并抱很大期望。因为我是研究原始社会范畴的学术问题的，图腾问题是其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研究与图腾有关的问题，就文化、文明的溯源而言，是追源求本的基本研究；而就人类群体的区分而言，那是归宗认祖的主要途径。过去以图腾识别族群，就和现在以姓氏认祖一样。图腾是一个符号，标示着族群的分野和聚合。原始人对待图腾和我们文明时代的人对待祖先一样，有图腾崇拜、图腾祭祀、图腾禁忌等一系列相当严格而信守的信念和制度。

我从庞进同志研究图腾问题的事绩，得到一个启示就是，以庞进同志为楷模，以他的研究模式和方法，再次进入图腾世界，做体系性的研究和发掘，以解决我国氏族社会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我国在古史研究上是一个弱项，不被人们所重视，这方面还不发达，因此有不少历史问题解决不了或解决得不彻底。

在我接到通知后，庞进同志叫我写上几个大字，把研讨的气氛搞得活跃热烈些，我想了一下，写了“龙飞凤舞”四个大字。我的寓意是不论哪个图腾（是龙或是凤），都活跃起来，都能生龙活虎地表现在历史画面上、历史的进程中。现在的时代特点也允许而且有条件进行这样的研究。

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是要建立起完整的体系。文化是庞杂的综合体，图腾体系是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我们的姓氏，是文明出现后，从图腾制度演变下来的社会文化模式。我们中华文化有百家姓，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构成的细胞组织。百家姓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起到司徒司空……百家姓终，有完整的体系，得到了全民的认知和遵守。但图腾种姓的研究，我们还不完备，还没有形成体系，需要我

们来进一步努力。氏族社会究竟有多少个图腾？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承传型的还是分离型的？都需要追根求源，将它们发掘研究一翻，使之形成体系。

究竟氏族时代中国有多少图腾，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仔细调查研究和统计。我们能知道的《山海经》中记了一些，古史传说中记了一些。我想一定很多。

《左传》记少昊氏部落就是一个崇拜鸟图腾的部落。

现在是研究的好机会，文化探源工程的启动，炎黄文化研究的繁荣崛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探寻和重视，浮在社会上的、深埋在千年尘封的文化沉积都出现了，都为人们发现和重视了。如甘肃的伏羲、陕西的女娲、河南新郑等地的黄帝遗迹等。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研究空前的热烈，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趋势良好。各地同志纷纷起来探索研究，形成时代气氛，坚持下去，深入下去，一定会有得。

（石兴邦 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学会原会长。此文系作者 2006 年 3 月 25 日在“龙凤之魅——龙凤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上的发言）



学者化的作家

——记著名龙文化研究专家、作家庞进

秦音

最近一次见到龙文化研究专家、作家庞进先生，是在他来海南出席东方市“龙文化艺术节”的时候。他是作为国内少数几个龙文化研究专家的身份应邀而来的。这是他第二次来海南。他自东方市返回海口短暂逗留，我与之相见，谈文论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庞进回去后，将在东方市“龙文化艺术节”的见闻写成一篇文章《龙起东方》发表，向读者介绍了东方市的龙的传说，以及东方市的民风民情民俗，并且把他的一本龙文化专著的书名也起名为《龙起东方》。可见，古称为“九龙县”的东方市的“龙文化艺术节”给庞进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相距遥远，我和庞进平时多是书信、电话联系，见面的机会很少。

前些天又收到了庞进先生的新作《大悟骊山》。这是一部列入“作家地理丛书”的图文并茂的专著。用了四五天的业余时间读完了全书。阅读之余，深感庞进先生的勤奋、刻苦和才气。这些年来，他在做编辑之余，潜心创作，以每年一本书的速度，不断推出新作。他一有新书出版，都忘不了寄赠于我。他送我的《兵马俑狂想》《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创造论》《慧雨潇然》《灵树婆娑》《龙起东方》等十多部文化专著和散文集，展示了一个学者、作家丰硕的创作成果和精神之旅。

庞进先生的《大悟骊山》是一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风格的书。他在书中以骊山为叙述主体，以骊山人的独特的视觉，用学者的思考、作家的感悟和对故乡的深爱，向读者全方位描绘骊山、解读骊山，对骊山的钟情贯穿全书。骊山是一座什么样的山，让庞进先生魂牵梦绕，用几十万字来解读它、品评它、向世人宣传它？

出西安东行约三十公里，便可望见一座秀丽的山峰，那就是位于西安市临潼区内的骊山。此山春夏郁郁葱葱，秋来满山秋色。“骊山晚照”是关中有名的八

景之一。它是秦岭的一个余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山不在高有历史文化则名。伏羲和女娲的遗迹、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烽火台、秦皇陵兵马俑、唐玄宗杨贵妃盟誓的长生殿和沐浴的海棠汤，以及纪念西安事变的兵谏亭、五间厅等古今历史文化名胜都在骊山和骊山脚下。这些构成了骊山浓厚的历史人文氛围，使它名扬天下。我也曾多次登临过骊山。庞进出生在骊山脚下，曾生活和工作在这一方土地上，对这里怀有深深眷恋，有一种赤子般的情感。骊山在庞进先生的眼里已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一座山。他在书中对骊山的风土人情、民俗、景物，尤其是对骊山周围的秦的遗迹的深层思考，以当代人的目光，从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乃至哲学的层次，去认识挖掘这座历史名山，对发生在骊山的历史事件和事件中的人物再评价，并将历史人物同现代人物相比较，提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他对人类对社会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意识，使这本书充满人文精神。庞进以优美的描述、深刻的解读、多方位的思考、独特的见解，使一个神秘的“人文骊山”展现在读者面前。他认为，骊山上发生的故事，浓缩着华夏民族的兴亡史；骊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相当重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笔下的骊山是座美丽的山、历史的山、文化的山。这使《大悟骊山》有了思想厚度和文化深度和历史深度。他在书中提出了“读懂骊山，就等于读懂中国”的不凡见识。作为作家，他还用文学体裁表现骊山，书中收入了他创作的关于骊山的散文、小说、随笔。这本书有多幅插图，内容十分丰富。通读全书可以从中看到他在骊山这块土地上的成长过程，字里行间透着他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对于一个有追求有才华的作家来说，不断创新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作为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西安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庞进先生在文学创作之外，又开拓了新的领域，开始了龙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填补了国内龙文化研究的诸多空白，成为龙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他提出的龙凤文化起源的“模糊集合说”，以及对龙的神性与民族文化心理、龙的精神、龙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等创见，都引起学界的重视。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我们是龙的传人，龙文化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几千年。研究总结龙文化，对于增强凝聚力，发扬民族龙的精神，振兴中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今他已出版关于龙文化研究专著多种。他还在网上建立了国内第一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的“中华龙文化网站”，成立了陕西龙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他应邀参加了海

南东方、河南濮阳、辽宁阜新、重庆铜梁的龙文化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媒体对他的龙文化研究做了介绍。

庞进先生多年来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勤奋耕耘，无怨无悔，并在创造中让精神得到了升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物欲膨胀的环境中，庞进先生能坚守其志，潜心写作，执着追求，是十分不易的。这使我想到他在《大悟骊山》中讲述的一个令我震惊的真实的事：一个日本女青年在游览了陕西的古迹之后，因被陕西和西安深厚历史积淀、文化底蕴所震撼，认为日本的文化源于陕西西安，这里是安妥灵魂的地方，心甘情愿为这样的文化献身。她留下遗书，竟然从西安市中心的钟楼跳下自杀。这位日本姑娘为一种文化而献身虽然过激，但令人感动。庞进先生是另一种为深厚的中华文化的献身者，那就是用自己的全部的智慧和才气在文学和文化中不懈探索追求。可以说庞进先生是一个学者化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实绩和龙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说明了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文学创作一直保持强劲势头。辛勤耕耘迎来丰硕的成果。他的作品文字优美，风格独特，多次获奖，有多篇被收入各种选集，至今已出版了十多部著作。庞进认为：“说来我是主张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的，也主张文化和文学交融互映，平时朝电脑跟前一坐，也总是努力的将形象和抽象两个翅膀都扇动起来，使自己的文学作品有文化品位，使学术成果有一个让读者易于接受的形式。”这种认识和努力使庞进先生成为了一个不多见的学者化的作家。

庞进姓中有一个龙字，他就是从骊山飞出的一条“龙”。

（刊于《海口晚报》2002年6月7日。秦音 本名刘德安，作家，原《海口晚报》编委办副主任、文艺副刊部副主任）

井深水旺

——庞进与他的龙凤文化研究

陈长吟

200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我与庞进去西北大学宾馆看望北京来的王兆胜先生，畅谈至深夜。告辞出来，月辉清影，凉风习习，我俩沿着环城南路往回走，边聊边行。聊起文坛上的许多事端，感系良久，不过我们都是旋涡中心之外的“闲人”，就有了一份坦荡和从容。我与庞进是同校不同系也不同级的同学，大学时，曾共同为一份叫《渭水》的学生文学刊物效过力，原本是很熟的。但毕业后二十多年来，各干各的事，他编报纸，我办杂志，都为着衣食饭碗而忙碌，尽管后来还住在了一个大院，可一直没有集中地深入地聊过天。一次好的谈话也是需要机缘的，时间、地点、对象、心态的和谐才会形成一种畅所欲言的气氛。

那天晚上聊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生短暂，诱惑太多，但每个人，只能集中精力干好一件事，找准一个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切入点，尤如打井一样，锲而不舍地钻探下去，让它出水，井越深，水越旺，真正到了地层深处，许多资源都融会贯通了，形成一股流，泉涌不断。其实人生如此，写作如此，研究如此，你的贡献和社会的承认也如此。

庞进首先是个作家，已出版过《慧雨潇然》《灵树婆娑》等几本散文专集，还多次获奖，但对他来说，具有独特品牌和标签性质的，还是龙凤文化研究。十多年前，他就开始了这方面的钻研，先后出版了《龙的习俗》《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等多本文化专著，还创办了全球第一个“中华龙文化”网站，使龙凤这种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凭借互联网，在全世界得到认知和宣扬。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闻名海内外的龙凤文化专家。浙江龙游的龙文化主题公园，就邀请他做策划和指导；海外的一些华语学者，也到西安来找他探讨求教。最近出版的《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一书，更是精密细致、大气纵横，

生动有趣，文笔优美，史料丰富，令人大开眼界。既是一本学术文化专著，我觉得也是一本赞美凤凰的散文长卷。

社会荣誉社会活动，学术成果学术价值，给庞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承认。

庞进做事认真踏实，不事张扬，他喜欢低头去打一口深井。

庞进的庞字，广之下有龙；进字，走车之上有井；龙长啸、井出水，他研究龙凤文化，又掘出深井成果丰硕。名在先，事在后，而今名副其实，这实在是一种天意也。

（刊于“中华龙凤文化网”2006年3月8日。陈长吟 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散文学会会长、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文学院院长。）



为了和美的世界

——读庞进《凤图腾》有感

陈望衡

龙凤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图腾，在龙凤身上集聚着中华文化的精髓。研究龙凤文化，对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庞进先生在这个领域内多年开拓，诚为可贵。他的研究明显体现出两个特色，一是力求全，他搜集的材料非常丰富，仅就我手头的这本《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来说，属于理论上的探索就有十三章，另加上《凤凰文献资料》《凤凰著述目录》可谓洋洋大观。二是注重理论上的分析。庞进有比较好的哲学、文化学功底，他关于龙凤文化的论述是相当有见地的。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虽然龙凤并提，但就社会影响来说，大抵上，龙超过凤。我们一般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却未见说是凤的传人。这个原因，主要来自封建文化的宗法制，按宗法制，父系为尊，龙是父系的代表，凤是母系的代表。宗法制奠定封建社会的基础，作为一国之君的皇上，自然是龙，而皇后就是凤。这里似是显出尊卑之别了。

然而如果追溯龙凤图腾的源头，我们则可以看到，龙与凤两大图腾其实并没有尊卑之别。庞进这本书第四章谈凤凰与族祖崇拜，说炎帝族在崇龙的同时，也崇凤，两者“一开始，就交融互渗，彼此影响的”。属于炎黄部落的大舜，更是被认为是凤凰化身，舜祭祖，“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中国夏商周三代，商代是崇凤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至于周，也有“凤鸣岐山”的佳话。周代特别是西周的青铜器的纹饰中凤凰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作为青铜器标志性的饕餮纹在此一时期则少见。更有说服力的是，凤崇拜与中国的太阳崇拜合一，传说中的“太阳鸟”即为凤凰，出土文物中，河姆渡的“双鸟朝阳纹”更是佐证了太阳与凤凰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太阳崇拜几乎是人类共同的崇拜，而且也可以视

为人类的第一自然物崇拜。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周及周前的青铜器纹饰中，不仅没有发现龙与凤争斗的图案，倒发现一种龙凤同体纹。这一图案有力地说明了中华民族中多民族的亲和性、统一性。庞进说，凤凰形象是中华民族文化尚“和”的产物，是“和”的表征，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我要补充的是，龙也是，龙凤之间的关系也是。

龙凤之间尊卑区别，可能受阴阳文化的影响，中国的阴阳文化始于《周易》，不过，《周易》中《易经》不直接谈阴阳，但隐含阴阳，《易传》则大谈阴阳。《易传·系辞上传》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按《系辞传》体系，乾为阳，坤为阴。这样，阴阳就见出尊卑了。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易传》产生于战国。而《易经》则产生于商周之际。按《易经》文本，阴阳并无尊卑之别。《易经》开头两卦为乾和坤。乾虽为纯阳，它的卦象系列中，居第一位的并不是龙，而是马，其下是天鹅、狮、象、最后才是龙。而坤卦的卦象系列居第一位的是牛，也有牝马，没有鸟，当然也没有凤。可见将龙归属于乾，凤归属于坤，不是《易传》的思想，是后人的思想。可见，虽然《易传》中已有阳尊阴卑的思想，但《易经》没有。尽管如此，从乾坤两卦的卦爻辞，我们还是能隐约见出先民对阳与阴的情感区分。我将这种区分概括成“崇阳恋阴”（参见拙作《中国文化中崇阳恋阴情结及其美学开显》，《境外谈美》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崇”与“恋”不等于“尊”与“卑”。“崇”与“恋”都属于“尊”。按《周易》的体系，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那么，“崇阳恋阴”可以申发出“崇天恋地”“崇父恋母”。从这个意义上，我倒是觉得龙与凤在中国文化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龙象征着天、父，凤象征着地、母。这样，“崇阳恋阴”“崇天恋地”“崇父恋母”就体现为“崇龙恋凤”了。“崇”与“恋”不能对立起来，“恋”中也有“崇”，“崇”中也有“恋”。只要不去钻牛角尖，当不会发生误解。

龙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翼，它们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神，如果从龙凤文化原初的象征拓展开去，是不是可以将它们的文化涵义排成两个相对的系列：龙：天、帝、父、权利、凶悍、战斗、伟力、进取、崇高、威严、至尊……；凤：地、后、母、幸福、仁慈、和平、智慧、谦让、优美、亲合、至贵……。龙凤的精神其实也可以乾坤二卦来象征：乾卦的精神是“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坤卦的精神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龙代表中华民族刚毅、进取、万难不屈的一面；凤则代表中华民族仁慈、宽厚、智慧灵动的一面。龙凤文化相对、互补、相渗、互含、合一，演化出中华文化的大千世界。可以说，在龙凤身上，寄寓了中华民族自帝王将相到市井百姓、农家小院全部的人生理想。龙与凤像两面鲜亮的旗帜，高扬在中华民族漫长的艰难奋进的历史征途上。

亦如乾坤、天地、父母，缺一不能存在一样，龙与凤也缺一不能存在。不仅如此，二者也不能有尊卑轻重之别。从中华文化的源头来看，至少在孔子时代，龙凤二者亦无尊卑高下强弱轻重之别。《论语·微子》云：“凤兮，凤兮，何德之衰。”邢昺疏：“知孔子有圣德，故比孔子于凤。”如此说来，凤凰在中华民族先民中的地位不会在龙之下。

然而，自封建社会始，实际上存在有重龙轻凤的现象。帝王为了显示君临天下的威严，以龙自居。在宗法等级秩序井然的封建社会，不仅是帝王，就是普通百姓也倾向于龙文化，谁个不想出人头地？“鱼跃龙门”遂成为为士人最高的人生理想。这种宣传，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宗法等级观念，它的副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我倒是觉得更应重视凤文化，因为凤文化更多地体现中华民族宽厚、仁慈、祥和、安宁、幸福的一面，更多地具有平民的性质，这些其实也正好是世界文化的潮流。

庞进先生将凤的文化精神归结为“和美”，说得非常好，我们这个世界，不仅需要高科技，而且需要和美，这和美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美，而且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内心情感与理性的和美。建设一个和美的世界，是人类世世代代的伟大理想，更是当今人类的伟大使命。任重而道远！

（2006年5月31日。陈望衡 著名美学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庞进答《中年》杂志社问

一. 龙文化是什么？凤文化是什么？

答：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多种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品性的神物，其实质是先民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所谓龙文化，就是有关龙的文化，如龙的起源、发展、变衍、文物、民俗、精神蕴涵、当代意义、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等。

凤是凤凰的简称，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鸡、燕、鹰、鸟、鹤、鸿、孔雀、鸵鸟等多种鸟禽，和太阳、火、风等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具备双翼，尖喙，大多有冠、有足、有羽、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向阳、达天、秉德、兆瑞、崇高、示美、喻情等品性的神物，其实质是先民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凤和龙一样，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所谓凤文化，就是有关凤的文化，如凤的起源、发展、变衍、文物、民俗、精神蕴涵、当代意义、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等。

二. 你为什么选择研究龙凤文化？从何时开始的？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进行了哪些研究？

答：我走进龙凤文化研究领域有一个“契机”。那是 1988 年初，公历已进入新年，而农历还在丁卯年腊月，属于兔子尾巴上的某一天。单位上的一位同事举行婚礼，我应邀参加。婚礼宴会上，我有幸与在西北大学历史系执教的韩养民先生坐在一起。韩先生当时正在主编一套“中国风俗丛书”。席间，韩先生扭头对我说：“再过几天就进入龙年了，龙的习俗这么多，到处可见，还没有人写，你能不能写一本《龙的习俗》，作为中国风俗丛书中的一本？”韩老师的话说得有点突然，我当时是略有迟疑，但随之就答应了下来，说：“让我试试看。”就这么一句话，使我一脚踏进了“龙文化”，这样一个神奇万方、魅力无穷的领域。而且，恐怕差不多一辈子都要在这个领域“扑腾”了。

回头思考，韩先生当时之所以会对我讲这句话，表面看是顺口说出，仔细想想，还是有铺垫的。这个铺垫便是，我从 1977 年考上大学后，就开始从事写作，至 1988 年，已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散文《兵马俑狂想》《孩子，你还在襁褓中》、小说《香火明灭》《孔雀飞到骊山上》、报告文学《一个日本人和他的中国妻子》《桥》、论文《佛教的“禅”与文学的“悟”》《唐庆山寺舍利塔碑文校注全译》等，反响都不错。这些情况，韩先生想必是了解的。

而我能比较爽快地答应下来，也与对自己的写作功力比较自信有关，毕竟已磨练了十年，时下干的也是副刊编辑的活儿。还有便是，我大学读的是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1982 年 1 月毕业，取得的学位叫“哲学学士”。政教系全称为“政治教育系”，现在叫“政治经济学院”了。该系学的专业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心理学等，之外，我还自修了文学，常到中文系听课，这样，应该说文史哲的功底打得还算扎实。

人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我这一生，肯定要从事社科人文方面的工作，也一定离不开“写作”二字，这是由上大学学的是文科，又特别爱好写作决定的。至于写些什么，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就有许多随机的偶然的因素了。比如那天，如果我因事未去参加同事的婚礼，或者韩先生在见我之前已把写龙之事委托给了别人，那我可能会成为另外某个领域的专家，而与龙文化及凤文化无缘了。

从 1988 年 1 月接受任务，到同年 5 月底将书稿交给陕西人民出版社，期间

的五个多月，我几乎投入了全部的业余时间。搞文化研究离不开资料，我的资料来自三方面：一是陕西省图书馆，通过主题检索的方式，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适逢龙年，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龙文化的文章，单位资料室有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报纸，除一些大报大刊保留外，其余档期一过就卖了废纸，我就将这些报纸全搬到宿舍，一张一张地翻，发现哪篇有用就剪贴下来，这便有了厚厚的两大本；三是到书店选购相关书籍，市中心的钟楼书店、南院门的古旧书店等，都是常去的地方。王大有先生的《龙凤文化源流》，就是在西安古旧书店买到的。

我的龙凤文化研究力求系统、全面、独到、出新，比较而言，精力在以下几个方面花得比较多：

一是龙凤的起源。对这个问题，前人已做过研究，有龙源于蛇、源于鳄、源于猪、源于闪电、源于图腾合并，凤源于鸡、源于燕、源于鹰、源于孔雀、源于鸵鸟，等等观点。我则从考察原始先民的思维特征入手，提出了“模糊集合——多元容合说”。即认为：古人，尤其是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基本上是以模糊思维面对身外世界的。直觉把握、整体关联、神秘的非逻辑和群体意象，是模糊思维的特征。这样的思维导致了古人不清晰、不精确、不唯一地将身外世界的种种对象，“容合”成一个“神物”，然后加以崇拜。龙凤就是这样的神物。我的观点建立在学理分析的基础上，兼容了诸说，又有各地出土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具有不同取材对象特征的龙凤纹作物证，比较有说服力。

二是龙凤的神性及其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这方面，前人几乎没有几乎涉列。我通过考察和分析，将龙的神性总结概括为十六个字，即“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兆祸”“示威”；指出龙是“畏惧”“飞离”“合和”“悖逆”“彰力”“求吉”等六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对应、外化、体现和释放。对凤的神性，我用二十个字来概括，即“向阳”“喜火”“达天”“自新”“秉德”“兆瑞”“崇高”“尚洁”“示美”“喻情”；认为凤的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求明”“献身”“负任”“敬德”“尚和”“爱美”“重情”“惜才”的心理诉求。

三是龙凤的精神内涵。我总结概括为十个字，即“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指出这五种基本精神，可以作为龙凤学的五大理论“基石”，即：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世界观、方法论；福生——价值观、幸福

论；谐天——天人观、生态论；奋进——人生观、强健论；和美——理想观。它们不仅能够为国人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道德规范、话语系统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智慧参照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作为公理和原则，在处理国际事务和构建新的人类文明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对国人，可以致和美；对世界，可以开太平”。

四是龙凤的发展阶段。指出：龙凤经过了从最初的自然物容合、升华为神物（龙为司水灵物、通天神兽；凤为太阳鸟、司风神），再由神物发展至兼备人物符号（指代帝王后妃、喻比人杰俊才）和吉祥瑞征；再发展至民族标志（代表华人，象征中国）兼备吉祥瑞征三个阶段。

五是龙的“扬”“汰”“建”。提出了继承、弘扬“容合龙”“福生龙”“奋进龙”，清理、滤汰“帝制龙”“灾祸龙”，创建、新增“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的观点。

另外，对龙凤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图徽、炎黄子孙为何称龙凤传人、龙凤与绿色中国等问题也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观点。

三. 研究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非议？工作在何时进行（因你要上班）？怎样面对解决？

答：困难有，比如研究凤文化的著作曾遇到过“出书难”的问题，但后来被我克服了。非议也有，比如有朋友知我原来是搞文学创作的，就说你现在把大量精力用在龙凤文化研究上了，文学创作肯定会受到影响。甚至劝我说：你还是从“龙潭”中跳出来吧，再沉浸下去，你的文学天才就要被淹没了！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首先，在我走上文坛的时候，不说全国的状况，在陕西，已形成三个高峰，大体上可以以地域特色来划分，贾平凹代表着陕南聪灵秀逸派，路遥代表着陕北苍凉雄浑派，陈忠实代表着关中淳朴厚重派，而且他们都以写农村生活见长。我想，我不能跟着他们后面走，我得走出我的路子，这个路子，便是做学问和搞创作相结合的路子。这个路子，以前有人走，如鲁迅、郭沫若，当今也有人走，如季羡林、余秋雨，但在陕西，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走的人都很少。这条路子，尽管相对于只做学问或只搞创作，难度要大一些，对素质的要求也要

高一些，但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于我的。我在大学读的是政教系，主课是哲学、经济学等，后来又读了文学的研究生，这便为我做学问打下了基础。其次是龙凤文化传衍了近万年，承载着无数人的聪明和智慧，富含大量的信息，牵扯众多学科，彼此渗透，相互勾连，常常一个线头，一扯就是一堆，其林也深，其果也繁，其味也浓，其趣也多，一旦钻进去，新发现、新收获就接二连三地朝你脑门上撞，让你欲罢不能。还有第三，就是我这个人做事，不做则罢，做就想做到自己的最好。而且，借鉴古今中外无数成功者的经验，我认识到，人一生其实做不了几件像样的事，能把一件事做到别人做不到的地步，就很不错了，贪多嚼不烂。当然，也有过动摇，毕竟此前的用力点在文学创作上，小说散文都写了、发表了不少。于是一旦看到文坛上冒出了优秀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比如《白鹿原》，比如《沧浪之水》，心里就有些痒痒，想着我若将主要精力用在创作上，说不准也能写出个传世之作呢。但终归没有被“摇”走。一来我发现，写出一部好作品并非易事，陈忠实写《白鹿原》，押上了大半辈子的生活积累，而我这些年来，本职工作之余，精力多放在了龙凤文化上，若改弦写长篇，别的不说，生活积累就远远不够。还有，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据说近千部，而够得上经典、吸引着你读两遍的少到寥寥无几。那么，与其写出一部平庸之作，不如不写。当然，文学不能丢，而且最好让其与文化研究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努力让“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两个翅膀都扇动起来，达到“文化使文学深刻隽永，文学使文化喜闻乐见”的效果。于是，在文化研究的同时，我一直坚持写散文随笔，至今已收集出版六种，其中的《灵树婆娑》还获得了首届冰心散文奖。

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节假日、晚上，多年来，午夜前睡觉的情形很少，也常有睡一觉爬起来再干的情形。平日不打麻将，很少串门；也散步锻炼，散步锻炼时正好思考问题——不少提法、想法都是在环城公园散步时冒出来的。出外旅行，总有几根神经为龙凤敏感着，看到相关的文字、图片、实物等，就记下来、拍下来，然后逐一地揣摸、研究。二十年来，接触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可以说，凡是能找到的我都找到了、阅读了、梳理了、研究了，拍摄的图片大概有数千张，刻了若干个光盘。

2007年10月，我与兰州龙文化研究院共同策划，并参与主持了“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论坛办得很成功，海内外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在开幕式

当天的晚宴上，大家纷纷离开座位，前来向我敬酒，与我合影留念。一位来自四川的代表还当众弯腰，向我深深地鞠躬，说：“你的书，我读过好几本，你的文章，我读过好多篇，也常登陆你主持的中华龙凤文化网。你是在为咱们中华民族做事啊，请接受我的敬意！”那情景，真是让人感动，眼眶不由得就湿润了。

四. 什么时候开始出成果？现有哪些成果？影响如何？

答：《龙的习俗》是 1988 年 12 月出版的，这便是出成果的起始标志了。之后，出版的著作有：《龙的习俗》（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获西安市政府第二次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 1995）、《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华夏文明探秘丛书之一，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获西安市政府第三次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一等奖）、《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获西安市社科联·西安文学研究会 2001 年创作二等奖）、《龙起东方——迈进世纪龙文新作》（重庆出版社 2001 年版，获西安市政府第四次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三等奖）、《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5 年版）、《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6 年版）、《龙子龙孙龙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 年版）、《中国龙文化》（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中国凤文化》（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等；另外还与张克复先生合作主编了《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

发表的重要论文有：《龙习俗的特色》（《中国跨世纪市场战略》1993, 1）、《龙的基本神性与民族文化心理》（《人文杂志》2000, 1；获重庆·首届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优秀论文奖，收入《中国龙文化与龙舞艺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 2000 年版）、《绿龙当立》（《今晚报》2000, 4, 29）、《龙灯的意蕴》（获重庆·首届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优秀论文奖 2000，收入《中国龙文化与龙舞艺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 2000 年版）、《龙文化的哲学思考》（《江汉论坛》2001, 6；获建国五十五周年优秀论文获奖文库征文特等奖）、《龙文化与饮食民俗》（获镜泊湖中国民俗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2001）、《炎黄二帝与龙文化》（在宝鸡国际炎帝文化研讨会上发言，收入《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

2003 年版)、《龙起源的模糊集合说》(在河南濮阳中国龙文化研讨会上发言, 收入《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 2003 年版)、《龙的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唐都学刊》2004, 2; 获中国新时期人文优秀成果征集评选一等奖)、《炎帝与龙文化》(《唐都学刊》2006, 4)、《有关龙标志的几个问题》(《文化月刊》2007, 1)、《中国龙文化解读》(《光明日报》2007, 3, 23)《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情感纽带——中华龙的定位》(收入《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论文集》,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龙凤文化: 为世界开太平》(在河南濮阳“2007 龙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收入《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论文集》,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龙企业龙产品与龙文化》(在重庆铜梁龙文化产业研讨会上发言, 收入《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论文集》,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舞龙的创造学考察》(在湖南炎陵龙文化论坛上发言, 收入《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论文集》,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西安晚报》2007, 10, 22) 等。

影响应当说是比较大的, 有“保护、开发民族文化源头之美的绿色工程”, 是“为龙凤传人奉献的一份文化盛餐”; “已为龙凤学的创立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之誉。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河南卫视、陕西卫视、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文汇报、环球华报及新华网、新浪网、国际在线等数百家传媒曾上千次予以报道和介绍, 数十次出席或参与主持全国性及国际性的相关研讨会、论坛, 作主题演讲。其观点多为海内外学者引用, 文章有二百多篇被转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读到我的系列著作后, 于 2005 年 8 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约见了我, 询问了我的研究、工作情况, 并欣然题词: “研究龙凤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今年春天, 有龙文化爱好者在互联网上提出“中华龙文化当代十杰”推荐名单, 我的名字排在第一。

影响还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来, 这便是近些年来, 我的著述多被抄袭。涉嫌侵权的正式出版物多达十余种, 而网络上的侵权就更多了, 有的在转载之前通报一下, 征得同意和授权, 更多的则是不打招呼, 一转了之。有的在转的过程中, 转掉了我的名字, 有的干脆将我的名字换成了别的名字。遭遇这样的情况你该如何对待呢? 个别的有些来头的网站, 发个帖子、指出一下, 更多的则是无法追究,

也顾不过来。前些日在网上又发现了几处被侵权的情况，我和夫人谈及，夫人说：“这说明你的观点已变成公理了，你看那些数理化公式，大家都在运用，谁还管原发明人是谁？”

五. 目前龙凤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中外有何争议？怎样容合趋同？

答：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从提高和普及两个方面来讲。就提高而言，龙凤文化研究发展到现在，著作已面世了不少，许多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但还缺少一部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与当代文明相吻合，足以“为国人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道德规范、话语系统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智慧参照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作为公理和原则，在处理国际事务和构建新的人类文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性著作。就普及而言，尽管这些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许多国人还是对龙凤文化了解得还不全、不深、不透，对其重要意义也认识不到位，不少人还有这样那样的糊涂认识，这就需要继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有关龙凤文化（主要是龙）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龙曾象征帝王皇权。

有人认为，龙曾是帝王皇权的象征，从而是专制强权的象征，文明社会不需要专制强权，所以也就不再需要龙。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1，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帝王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比帝王皇权要早得多。2，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3，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打龙拳；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4，帝王对龙的垄断，仅限于元、明、清三朝，之前的岁月里，帝王可以称龙、

用龙，有才能的人，甚至一般老百姓也都可以称龙、用龙，如三国时的诸葛亮、魏晋时的嵇康比称“卧龙”，宋时的李公麟别号“龙眠居士”，江南胡某将自己的儿子依次取名为“元龙”“跃龙”“虬龙”“见龙”等。5，元、明、清三朝对龙纹做了垄断，但这样的垄断，一是只垄断了五爪龙纹，其他四爪、三爪龙纹则没有垄断；二是即便是对五爪龙纹的垄断，执行得也并不严格，民间照样有五爪龙流行；三是真正因龙纹而冒犯帝王，从而被杀头者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6，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一些帝王龙也做了许多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事好事，不能一概否定。如有“祖龙”之称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分裂；应“赤龙”之兆的汉武帝的开通丝绸之路；有“龙凤之姿”的唐太宗的和蕃之举；对龙情有独钟的康熙皇帝奠定了现在的中国版图，等等。总之是对龙曾象征帝王皇权的事实，要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看，该清理就清理，该批判就批判，该肯定就肯定，不能因与帝王有关联就全部打倒、全盘抛弃。

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民俗传说中的恶龙、孽龙？

有人认为，龙不全是好的，民俗传说中就有恶龙、孽龙，所以不能以龙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在龙文化中，的确有许多造福众生的善龙、祥龙，也有一些祸害人间的恶龙、孽龙。善龙、祥龙是人们赞扬的对象，是龙族中正面的、居主导地位的力量。恶龙、孽龙是人们贬损的对象，是龙族中负面的、居次要地位的力量。恶龙、孽龙虽横行一时，但一般都会受到善龙、祥龙的惩处，其祸害人间的行径，反倒衬出了善龙、祥龙造福众生的可贵。我们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标志，其龙当然指的善龙、祥龙，而不是恶龙、孽龙。就像我们选中国人的形象代表，肯定会选择那些德才兼备、功国惠民的好人，而不会选择那些德缺才寡、祸国殃民的坏人。我们不能因为人群中有坏人、恶人，就不讲“以人为本”了；不能因为中国人中有一些作恶多端的败类，就说中国人整个都坏了；同理，我们不能因为龙族中有恶龙、孽龙，就把龙文化整个地否定了。

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龙与西方 dragon 的区别与容合？

2006年年底到2007年年初，一场“弃龙”风波从上海滩刮了起来，其起因，

是有人没有将中国龙与西方的 dragon 相区别。其实，两者无论从起源、形象、文化背景，还是功能、地位，都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象征物，是不可混同的。

西方的 dragon 是对鳄、蛇、鹰、蝙蝠等少数动物的集合，具有喷火、吞人、破坏、护宝等神性；表象丑陋，主要代表恶，可以说“充满霸气和攻击性”；如《圣经·启示录》中的七头十角、等着吞食妇人孩子的大红 dragon，这条 dragon 就被说成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中国龙是对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多种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天象等经过多元容合而产生的神物，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表象神奇，主要代表善，少有所谓的“攻击性”；如以尾划地、协助大禹治水的应龙。中国龙有神圣威严的一面，更有和悦可亲的一面。

西方的 dragon 有海洋文明的背景，是暴力和邪魔之怪，由此产生了许多英雄屠戮 dragon 的传说，如英国的圣乔治就是一位战胜 dragon 的英雄；中国龙主要以农耕文明为背景，是水利和农业之神，由此产生了许多祈祷龙神以求风调雨顺的习俗，如过“二月二龙抬头节”，等。dragon 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不高，无足轻重，中国龙经过漫长时间的集合、演进和升华，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是吉祥嘉瑞的象征，其地位是崇高的，其象征性和凝聚力是巨大的、无可取代的。

龙与 dragon 相混，很大成分上是过去的误译造成的。所以，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曾郑重建议：将 dragon 直译为“劫更”“拽根”或其他汉语名称，将龙英译为“Loong”（拼音 long 英文发“朗”音，所以要多加一个“o”，且将第一个字母大写）以示区别。

在将中国龙与西方 dragon 相区别的同时，还要看到两者的容合。美国影片《龙心国王》是受到广泛欢迎的一部好莱坞大片。片子中的 dragon 就一改其象征邪恶的负面力量的传统，成为舍生取义、除暴安良的象征正面力量的英雄。在另一部播放得很火的美国大片《龙骑士》中，dragon 也是一个正面的角色。片中一句有名的台词便是：“神奇的 dragon 将为英勇的 dragon 骑士重生，而 dragon 骑士将带领人民冲出黑暗，得到自由！”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看到当地电视台播放的动画片，里面的 dragon 就与小兔、小狗、小象等一样，是正面的、可爱的形象。西方的 dragon 由负变正、由坏变好，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龙文化对

西方 dragon 文化产生了影响，说明中西方文化在交流和碰撞中互相吸收，走向容合。

六. 龙凤文化研究前景？你还有哪些打算？

答：龙凤文化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龙凤是可以不断吸纳新的智慧系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龙凤。作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龙凤是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而前进的，中华民族不可能不进步，龙凤也就不可能不进步，中华民族发展到什么地步，龙凤就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这也就是说，龙凤不仅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

步入 21 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称为“再兴期”，即再次兴盛的时期，用“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这样的人们熟悉的词汇来形容实不为过。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令耳膜振动的声音，如“复兴儒学”“和谐世界，以道相通”等等。在我看来，就国学而言，龙学，或者说龙凤学更有希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儒学、道学、佛学尽管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优长多多，给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华文化以广泛深刻的影响，但也都有一定的和当代人、当代社会不相适合的缺陷。而龙学，或者说龙凤学，本质上是一种容合之学，它可以容合既包括儒学、道学、佛学，也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公平、正义、理性等在内的古今中外一切学问的优长，而对其缺点和局限则予以不取。

至于我的打算，仍然是两个方面：提高和普及。从提高的一面说，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的深邃化、系统化、理论化，争取花上几年时间，写出一部有份量、有深度和高度的《龙学》或《龙凤学》来。从普及的一面说，是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手段，努力将现有的研究成果向大众推广、向海外推广，网站要办得更活些、更好些，还要多写、多发表一些普及性的文章，上电视台、大学及各种讲坛作演讲。总之是按既定方针办，四句话：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

（2008 年 7 月 1 日于西安慧雨庐）

“龙=dragon”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误读

——答《文化艺术报》记者魏韬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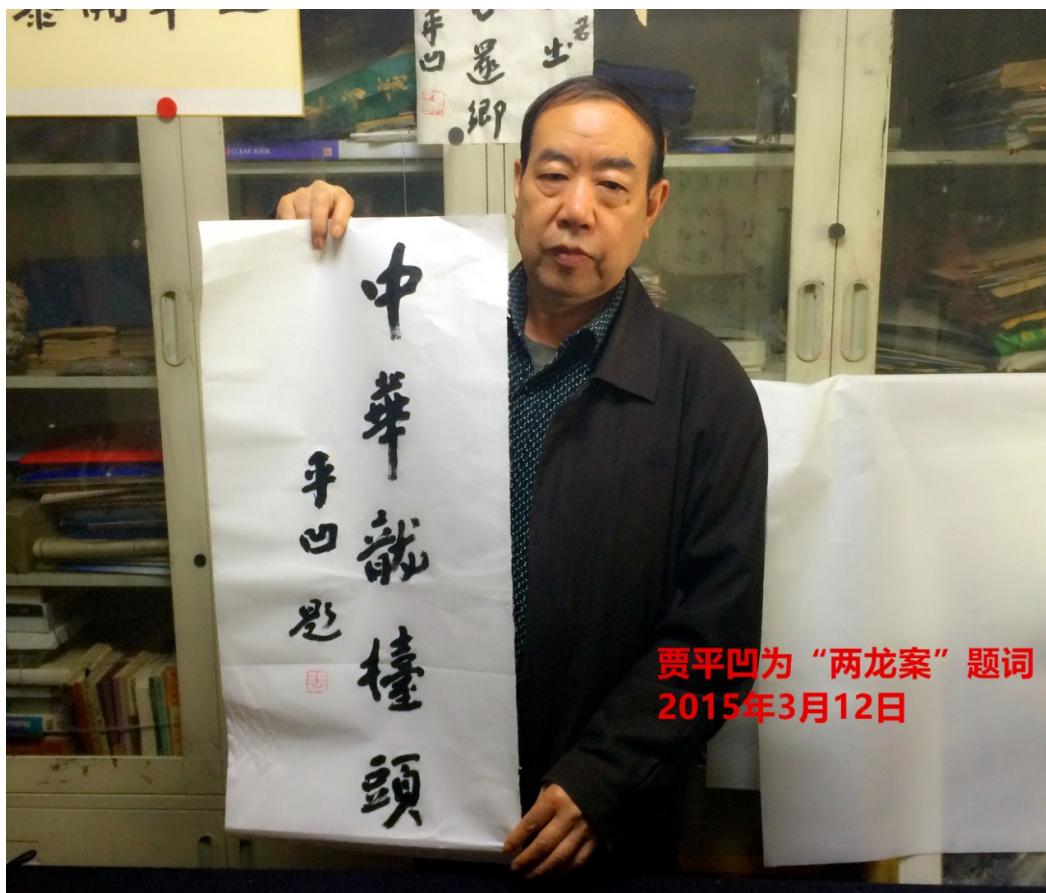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自己提案中对于英文中“龙”的重新翻译与概念的重新界定进行了阐述，这也使龙文化的诸多问题进入公众视野。龙文化包括哪些具体精神内涵？为什么中西方观念中的龙文化会产生错位？重新进行概念界定将会怎样进行？《文化艺术报》记者魏韬就此专访了龙凤文化研究专家庞进。

问：贾平凹先生近日提出了关于重新翻译龙的概念的提案，您对于这一提案持怎样的态度？

答：当然是坚决支持了。2015年春天，我们启动了“腾龙起凤”工程。经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策划，全国政协委员岳崇携《关于纠正龙与dragon翻译错误的提案》晋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之后，岳崇先生又两次将此提案上呈全国政协会。纠正龙与dragon翻译错误的建议、提案登上全国政协会和全国人大，标志着“为龙正译名”进入国家议事程序。

问：您之前写过的文章着重描述贾平凹先生的“龙凤情结”，这是否与此提案相互关联？

答：是的。贾平凹先生生肖属龙，是1952年的“壬辰”之龙。他住院治病，用“龙安”的化名；家中收藏有许多砖雕龙、根雕龙、陶器龙、书画龙。2006年，“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召开，他到会讲话，对我的研究工作予以肯定并多有褒赞，并在我提出的“将龙凤文化整体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倡议上第一个签名。2015年春天，他专门题词“中华龙抬头”，支持“为龙正译名”的政协提案及相关活动。



问：贾平凹先生提到，关于重新翻译龙的概念，与您就此进行过交流，具体的交流内容是什么？

答：我向他介绍龙概念被误译的历史，龙与西方 dragon（音“杜拉根”或“拽根”）在形象、内涵、功能上的重大区别，为龙正译名的必要性，对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意义，以及相关提案上两会的情况、进展等等。他也给我讲了他对龙的认识，说中国人崇拜自然物，而崇拜到图腾地步的只有龙。经过交流，我们一致认为：龙与 dragon 的翻译错误，可谓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大错案，现在已经到了纠正这个错案的时候。

问：您是研究龙文化的专家。中华文明中龙的概念，在您看来包括哪些具体的文化内涵？

答：龙的精神可用“容合、福生、谐天、奋进”来概括。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是世界观、方法论；福生，即造福众生，是价值观、幸福论；谐天，即与大自然相和谐，是天人观、生态论；奋进，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

适变图强，是人生观、强健论。

近年来，我还提出了以“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为宗旨的内涵，基本理念目前已提出四个字：“尊、爱、利、和”，四个字对应着四句话：“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尊”是处世观、交往论；“爱”即感情观、关系论；“利”是互利观、共享论；“和”即理想观、境界论。

问：西方文化中的 dragon 为什么会出现怪兽恶魔这样与中华龙强烈反差的形象？两者为什么会产生文化错位？产生错位的源头是什么？

答：从起源上讲，中华龙取材对象众多，是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展现的神物，其实质是先民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神化；西方 dragon 取材对象较少，起初只有毒蛇，后来加上了蝙蝠、鳄鱼等，是对少数自然物的魔怪化。从产生的地缘上讲，中华龙产生于相对封闭的中国大陆，天然地具备内敛、平和的质素；西方 dragon 产生于相对开放的欧洲海滨，天然地具备外向的质素。从文化背景上讲，中华龙受道家、儒家文化的影响和滋养，以“天人相合”为哲学依据，彰显着容合等精神；西方 dragon 受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影响和浸染，以个性张扬为文化本位。

问：重新翻译龙的概念，您从自身的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有什么专业性的建议？

答：我的建议有三：一是继续通过各种媒介，宣传“将龙译为 loong”的方案，让此方案广为人知；二是对民间主动采纳、使用译龙为 loong 者，予以关注、支持；三是继续以多种方式建议、促进国家主管部门采纳“将龙译为 loong”的方案，使其早日得到公布并推行。

问：龙文化在现今传播中华文化时承载着重要的意义，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应该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

答：龙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开放型的、可以不断纳新的文化系统。至于龙文化的创新问题，可从三个方面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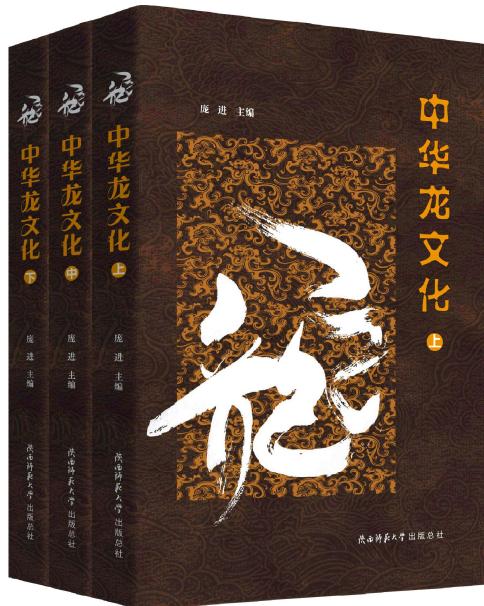
一是“新瓶旧酒”，即以时尚的、新的形式展示传统的内容。如运用国际互联网等新的传播手段，传播、宣传龙的文化，推广、弘扬龙的精神。

二是“旧瓶新酒”，即以传统的形式展示时尚的、新的内容。如以书法、绘画、雕塑、戏曲、影视剧等，书写、描绘、展示、表演、诠释新时代的环保龙、科技龙、人文龙等。

三是“新瓶新酒”，即超越局限、弥补短板。使原来没有或弱有，变成有或强有。如人类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大关系之上，还有一个人与超验的问题。

(刊于《文化艺术报》2018年3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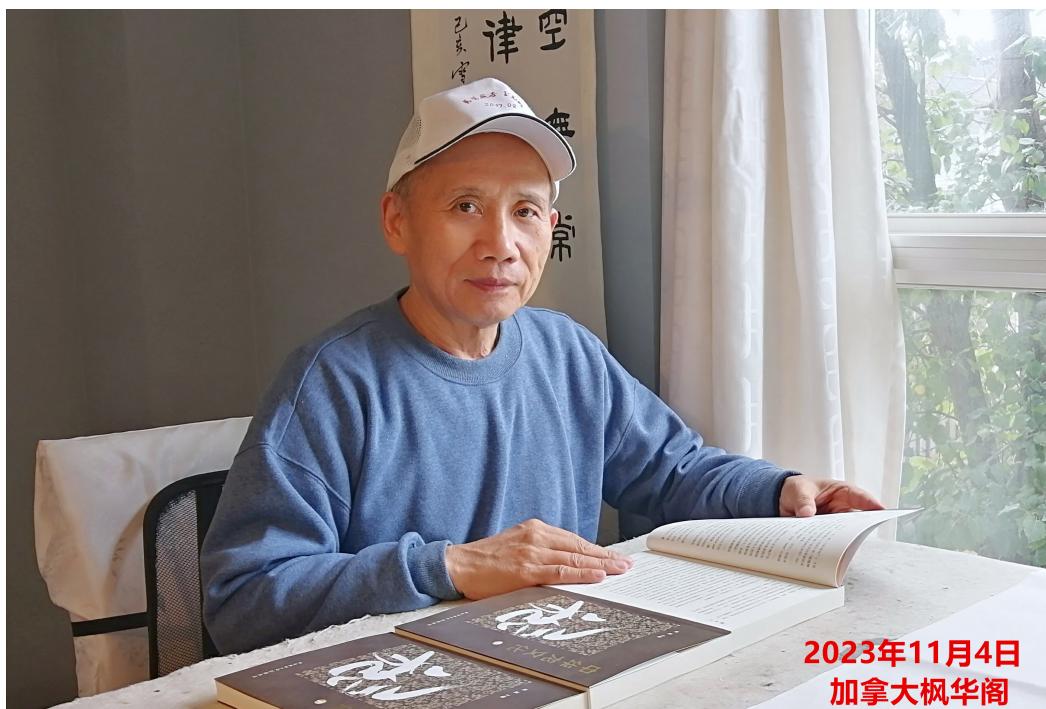
《庞进文集第十二卷·说龙谈凤》后记

整理本卷书稿的时候，辽阔枫原的秋色已浓烈到斑斓的程度。工作的间歇，免不了要出门散步、赏秋。于是有了一首《七绝·醉秋》：“南北东西品异同，观山览水瞰流风。开心四季皆良日，目醉斑斓怒放中。”

期间，还去离住地不很远处看了一条河。见有扇动着白翅的鸥鸟，啄食躺在水中不再游走的三文鱼，这鱼大概率是洄游途中遇难的，不禁感慨鱼们为了完成使命的执着和不怕牺牲的壮烈。望着清冽的秋河，我想到了《孟子·离娄上》中“有孺子歌曰：‘沧浪（láng）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窣禄勤那国》中“水色沧浪，波涛浩汗”的话，于是吟出一首《七绝·秋河》：“秋河淌冽眼睫凉，两岸萧萧渐赤黄。壮烈洄鱼香鸟喙，清冷沁我品沧浪。”

由我领衔主编并撰稿，北京大学、华东师大、陕西师大、西安交大等高校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撰稿的《中华龙文化》（上中下三册、九十八万字）一书，今年7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隆重出版，身在海外的我，只是看到了该书的网传靓照。8月，加拿大陕西师范大学校友会会长张志立先生回西安探亲，期间微信

通话，张先生说他国庆节后返加，问我有没有要捎带的东西，我说你若方便，给我带一套《中华龙文化》。2023年10月29日，欣逢加拿大高校文学社一次盛会，张先生将《中华龙文化》带到了会场，郑重地交给我。作为倾注多年心血于该书的我，见了它们，如同见到了自己的孩子。煌煌厚厚三大本，是比较重的，张先生说先是放在行李中的，过磅时超重了，就取出来随身背着。于是，上下飞机凡四次，千山万水，它们从地球的另一面飞到了我的面前。这真是：“焚膏继晷探幽微，古雨今风日月晖。最是神龙高兴事，千山万水喜张飞。”——此诗最后两句一语双关，既表达对张先生的谢意——带书“飞”来，又喻“神龙”张展身体、腾飞于“万水千山”。



本书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以电子书和纸质书相结合的方式出版发行。电子书通过“中华龙凤文化网 (<http://www.loongfeng.org>)”首发，有兴趣的读者可登录免费下载。（龙凤）